

春明外史

第一集

上册

世界日報叢書之一



自序

余少也不羈，好讀稗官家言，積之既久，浸淫成癖，小齋如舟，床頭屋角，纍纍然皆小說也。既長，間治詞章經典之書，爲文亦稍稍進益，試復取小說讀之，則恍然所謂街談巷議之言，固亦自具風格，彼一切文詞所具之體律與意境，小說中未嘗未有也。明窗淨几之間，花晨月夕之際，胸懷曠達，情有不能自己者，竊嘗拈毫伸紙，試效爲之，亦復悠然神會，輒中繩墨焉。於是又感小說如詩，亦足爲慰情陶性之作，不必計字賣文，強迫而出此，更不必以此儕於著作之林，作爲不世之業以爲之也。年來湖海消沉，學業之事，百凡都已頽廢，惟於小說一道，尙愛好如恆。吾友舍我知其然也，當其主辦世界晚報之始，乃以撰述長篇相託，余因之遂有春明外史之作，余初非計字賣文，亦未敢自儕於著作之林也。夫太玄之篇，且覆醬瓿，左思之賦，幾蓋酒甕，而此雕蟲小技，又烏足以自鳴耶，金聖歎批西廂，自謂爲人生消遣法之一，余竊引以自况焉。容亦讀者所許歟？

民國十四年十月十日張恨水序



凡例

- (一) 是書原登世界晚報夜光欄，乃逐日撰述發表者，付梓時，經作者加以刪飾，故與原書文字，不無略有出入處。
- (一) 是書第一集分訂上下兩冊，爲讀者携閱之便，非文義上又分上下也。
- (一) 是書印刷所需時間，出於預算計劃以外，趕事校對，恐未能十分精細，訛錯之處，料所難免，讀者諒之。
- (一) 原書加標點，爲句讀之便，非敢效法時彥，以此附庸新文藝，故「」——「」等標點，似非必要，均未引用。
- (一) 是書得世界晚報社之同意，版權歸於作者。因此書原係在世界晚報發表，仍作爲世界日晚報叢書之一。

春明外史目錄

- 第一回 月破黃昏殘梨涼客夢
天泮寒食芳草怨歸魂
- 第二回 平地春雷驚濤喧孽海
客窗夜雨剪燭話吳山
- 第三回 春意撩人約花明時後
春心撩亂客來月落時
- 第四回 密約桑中師生訂紅顏
銷魂花下事業誤白顏
- 第五回 疑雨疑雲釵光驚一瞥
疑空疑色貝葉祝雙棲
- 第六回 塵海晚唱寄月書懷藥
瓜棚遲晚唱咏月書懷藥
- 第七回 一笑躑躅波客來猶不憐
孤燈照淚影我見猶不憐
- 第八回 隔座分香聽歌憐翠袖
爲花請命煮酒謝黃衫
- 第九回 舞袖笑郎當典衣終痕曲
晚裝悲薄泣粉衣成痕曲

春明外史第一集 目錄

第十回 好夢難醒人海途老英蕩雌子

第十一回 覆水空收垂淚遠珠

第十二回 紙醉金花謝情海記歸槎影

第十三回 滿室香花收骨來荒邱

春明外史第一集

曉潛張恨水著

第一回

月破黃昏殘梨涼客夢
天涯寒食芳草怨歸魂

春來總是負啼鵲，披髮逃名也枉然！除死已無銷恨術，此生可有送窮年？丈夫不顧嗟來食，養母何須造孽錢。遮莫聞鷄中夜起，前程終讓祖生鞭。

這首詩，是個蕩旌下士所作，雖然說不出什麼好處來，你看他滿腹牢騷，却立志甚佳，在作書的的這部小說裡，他却是個數一數二的人物呢。這人是皖中一個世家子弟，姓楊名杏園。號却很多，什麼綠柳詞人啦，什麼滄海客啦，什麼寄尸啦，因塵啦，朝三暮四，日新月異，簡直沒有一個準號；因此上人家都不稱他的號，都叫他一聲楊杏園。在我這部小說開幕的時候，楊杏園已經在北京五年了。他本來孤身作客慣的，所以這五年來，他都住在皖中會館裏。這皖中會館房子很多，住的人也是常常擁擠不堪，只有他正屋東邊，剩下一個小院子，三間小屋，從來沒有人過問。原因這屋子裏，從前住過一個考三次落第的文官，發瘋病死了，以後誰住這屋子，誰就倒毒。一班盼望陞官發財的寓公，因此連這院子都不進來，誰還搬來住！楊杏園到京的這年，恰好會館裏有人遭之患，他看見這小院子裏三間屋，空堆着木器傢伙，他就叫長班騰出來，打掃褻糊，搬了進去。會館裏也有人告訴他，說住不得的。楊杏園笑道：我本來倒毒，不搬進去，不見得走運；搬進去到落得清閒自在，住一個獨院子了。人家見他如此說，也就由他，其實這個小院子，到實在幽雅。外邊進來，是個月亮門，月亮門

裏頭的院子，到有三四丈來見方，隔牆老槐樹的樹枝，伸過牆來，把院子遮了大半邊。其餘半邊院子，栽一株梨樹。掩住半邊屋角，樹底下一排三間屋子，兩明一暗。楊杏園把他收拾起來，一間作臥室，一間作書房，一間作爲好友來煮茗清談之所，很是舒服。一住五年，他不願和人同住；也沒人搬進來。說到這裡，正是三月初旬的天氣。北地春遲，這院子裏的梨花，正開得堆雪也似的茂盛。窻明几淨，空院無人，對着這一捧寒雲，十分清雅有趣。楊杏園隨手拿了一本詩集，翻了幾頁，正看到那惆悵東欄一株雪，人生看得幾清明之處。忽聽見有人喊道：杏園在家嗎？楊杏園丟了書本望外一看，却是他影報館裏的同事何劍塵。連忙招呼道：請進來坐。請進來坐。何劍塵看見他桌上放了一本詩集，笑道：你到興復不淺；其實我們難得有這一天假期，應該出去逛逛才是。杏園道：何嘗不是呢！但是我就想不出一個消遣的地方來，二來我這院子裏的梨花，正開到好處，多賞玩一會，我覺比逛那龍蛇混雜的遊藝場，却好得多。何劍塵道：難道北京之大，就沒有你消遣之所嗎？這未免矯情太過了，這樣罷，我來作個小東，請你吃小館子，吃完了，我們去看中國電影裏兒，好不好？楊杏園道：吃小館子我到贊成，那家好呢？這却是個問題。於是彼此討論半天，後來是何劍塵硬行主張，要到九華樓去。楊杏園道：九華樓的揚州菜，到有幾樣不合糊，就是地方窄小得不堪，老是有座位。何劍塵道：去早一點，總可以不至於等座位的。楊杏園道：吃館子要等座位，那也是個虐政，不過我常見一班吃學專家，越是窄小而又擁擠的地方，越是愛去，好像有什麼學問似的。於是開館子的人，他有展開局面的機會，他也不展開了。何劍塵笑道：你能看到此廚，也就於吃學三折肱了。說說笑笑，不覺已是七點鐘，二人便坐着車子向九華樓

而來。楊杏園一進門，便覺油香酒氣，狂熱撲人。那雅座裏面，固然是烏壓壓的坐了一屋子人，就是雅座外面，櫃台旁邊，三三兩兩的包月車夫，有的拿着氈條，有的披着洋毯，排班也似的站着。楊杏園回頭對何劍塵道：「如何？我不說是無望嗎？那櫃上掌櫃的，不待何劍塵回話，便道：樓上有座位，二位請上樓罷。何劍塵對楊杏園道：且上樓看看，二人上得樓來，見那三間單間，早放下了簾子，裏面杯盤爭響，人語喧嘩，圍成一片。外面散座，四張桌子，也全坐滿了人，二人大失所望。正想下樓，一個夥計正從一個單間裏出來，見了何劍塵，滿面堆下笑來道：三爺，您好久不來了呵。說時，順手撥兩張凳子過來，把他肩膀上的手巾拿下來，就是一頓亂擦。口裏說道：您二位請坐，這單間已經在算賬，說話就得。說到這裏，何劍塵正要問話，只聽見左邊屋子裡，一陣筷子敲盤子聲，嚙嚙的直响，意思是叫夥計，或者催菜。那右邊屋子裡又喊道：夥計！拿花捲來。這夥計接連答應了兩個喂字，轉身就走。楊杏園笑道：這夥計的職務，要是叫我幹一天，我必然肝腦塗地。虧他三百六十天。朝朝如是，居然樂此不疲。何劍塵道：什麼樂此不疲，也是爲吃飯二字所迫罷了，好像夜靜更深，人家都睡的甜密密的，我們還是睜着兩隻大眼睛，在那電燈底下，什麼內閣問題，什麼國會風潮，把人家瞎眼，正研究得個不了。擠而充之，彼此境况，都是一樣啊。楊杏園道：言歸正傳，你看還是等一等座位呢，還是另走一家。何劍塵道：我是幾天想這裏的松鼠魚和燒鴨炒芽菜，還是等一會罷。楊杏園沒法，也只好坐下來等，不免用目光射到散座上去。只見西角席上，坐了兩個人，一個四十多歲的，穿了一身的嘩嘩衣服，胖胖的臉兒，嘴唇上養一撮短鬍子，神氣很足。一個年紀輕些的，穿了一身西裝，帶了一副茶青色的克羅克斯眼

鏡，頭上分髮，梳得光溜溜的，一絲不亂，雪白的一張臉，一根鬚子也沒有。楊杏園正在打量他們，那個穿西裝的也回頭向這邊看來，他見了何劍塵，忽然站起來道：何劍翁好久不見了。何劍塵一看，原來是內務日報的主任凌松塵。便也站起來道：久違！久違！凌松塵道：你是兩位嗎？我這席上正有兩個位子，這面坐罷。何劍塵道：不必，不必，各便罷。凌松塵那裏肯，再三再四，硬要何楊二人坐下，何劍塵沒法，只得坐上這邊來。大家介紹之後，才知道那位小鬍子係樟腦局局長，他的職務係在福建地方專辦樟腦事宜。姓江名大化是。是把南洋華僑資格來作官的。這時添了杯筷，凌松塵點的菜，一碗一碗送上來。凌松塵對何劍塵道：我雖然是福建人，就愛吃江蘇館子，北京空有幾家閩菜館，全不是那一回事。劍翁對於江蘇館子，自然是內行了，請你點幾樣罷。又對楊杏園道：我們雖然初次見面，却不必客氣，請楊先生也點一兩樣。何楊頭裏少不得謙遜一番，後來點了幾樣鱸魚紅燒鴿子之類。不一時，飯畢，凌松塵在皮篋子裏拿出一枝雪茄，一面擦洋火，一面吸着。吸了兩口，仰在椅子上，將右手大指食指，夾着雪茄，却用中指不住的彈煙灰。抬頭望着江大化道：吃過飯，那裏去玩呢？江大化道：還是胡同裡走走罷。凌松塵對何劍塵笑道，你看如何？何劍塵道：我却是一家相識的沒有。江大化道：過於客氣，這裏拐彎就是韓家潭，何不走走？楊杏園看見何劍塵那個樣子，是有點動心了。因對他們三人道：他處無不奉陪，逛胡同我却是個十足門外漢，那是要除根的。凌松塵道：要去自然大家同去，一個也不能少。何劍塵道：杏園！你就去罷。你不是說過，北京各級社會，連車夫聚會的小茶館，都得實地調查一下嗎？那麼，像這南北馳名的八大胡同，怎樣能不去一廣眼界呢？江大化道：包你去了一次，還想第

二次呢。楊杏園想道：果然這八大胡同，只徒聞其名，究不知道裏面是怎麼一回事，不如趁着今天這個機會，實地去調查看看。他這樣一猶豫，何劍塵笑道：沒有什麼問題，去罷去罷！這時，夥計算上賬來，凌松廬搶着會了賬。楊杏園覺得決然而去，對不起人，只得隨着他們下樓。一行四人，出了九華樓，凌松廬的馬車，何楊的包月車，早都擋了過來。江大化對凌松廬道：這一點路，我不要坐你的車子了，我們走了去罷。叫車夫在松竹班門口等如何？何劍塵不覺失聲道：呀！松竹班嗎？凌松廬道：這個呀字，下得可怪，我們非到松竹班不可！看是怎麼一回事？何劍塵只是微笑，一聲不響。楊杏園對他們這些話，却完全莫明其妙，只得低頭跟着他們走。不一會，來到松竹班門口，江大化早一脚跨進大門，楊杏園見那院子拐角上，站着幾個穿黑布袍子的人，坐在矮條板凳上，見他們進門，都站了起來。內中有一個人，忽然提起嗓子，喊了一個似何非何似黑非黑的字音，如雷貫耳的響了出來，不由的嚇了一跳。看何劍塵他們，却絲毫不爲介意，楊杏園也就裝做沒事似的，跟了他們進院子。楊杏園四圍一看，那些屋子，都是電光燦爛，素麗低垂。有幾間屋子，玻璃窗裡的窗紗，掀起了一隻角有幾張雪白的面孔，在那裏向院子裡張望。這時跑過來一個穿黑袍子的，低聲下氣的對江大化道：請位老爺有熟人嗎？江大化正要答語，楊杏園只見南屋子裏走出一個十七八歲的姑娘，罵那穿黑袍子的道：飯桶！人也勿認得。便走近了一步，笑盈盈的對何劍塵道：今天是那一陣風，把你何老爺吹來了？凌松廬笑道：今天是我把他拉來的，那裡是什麼風。那姑娘便笑着對凌松廬點點頭道：謝謝你。這時，那穿黑袍子的，早站在南屋子門口一邊，把一隻手高高的將簾子掀起，那姑娘就讓着大家進屋子。楊杏園在這個所在，還是破頭兒

第一遭，進得屋來，少不得四圍視察一番。這屋子是兩間屋子打通的，那邊放了一張銅床，上面掛着湖水色湖縐帳子，帳子頂篷底下，安了一盞垂綵絡的電燈，被服捲得齊齊整整，却又用一幅白紗把他蓋上。床的下手，一套小棹椅，畧擺了幾樣古董，窗子下，一張小梳頭棹，完全是白漆漆的，電燈底下，十分的雪亮。小棹上面，一副海棠春睡圖，旁邊一副集唐對聯，上寫道：有花堪折直須折，君問歸期未有期。上銜寫着花君校書一綵，下銜是書劍飄零客戲題。楊杏園想道：原來這姑娘叫花君，這副對聯却是集得有意思。再看那邊，三面三張沙發椅，中間也是一套白漆棹椅，窗子邊一張小案棹，上面也有筆硯文玩之類，一個小鐵絲盤，裡面亂堆着上海流行的幾本雜誌。右角上一架穿衣鏡，鏡子邊一架玻璃齒，齒後頭斜疊著一架繡屏，壁上除挂了四張繡花外，還有一副集唐的對聯，是却嫌脂粉污顏色，遙指紅樓是妾家。楊杏園正在這裏調查，一個三十來歲的娘姨，遞了一枝煙捲過來，他本不抽煙，但是拒絕不抽，一來不好意思，二來又恐怕犯了規矩，只得接了。那花君便擦了一根火柴，替楊杏園燃煙。一面含笑問道：貴姓？楊杏園却老老實實說了一聲姓楊。便一面偷眼看他們三人怎樣，他們三人坐下，自己也坐下。他們三人喝茶，自己也喝茶。那花君依次問姓問到江大化凌松處時，他二人却隨便說了一個假姓。楊杏園心裏却很奇怪，不知道他們爲什麼要說謊，這時花君和何劍塵坐在一張沙發上，耳邊斯磨，正在那裏低聲軟語。凌松處道：好！你們那裏情語喁喁，把客都扔在一邊。何劍塵笑道：那裏是什麼情話，我們是在這裏辦秘密交涉。花君將何劍塵的大眼輕輕一拍，笑道：舍個秘密交涉？耐又瞎三話四。因指着楊杏園道：你看人家多規矩！何劍塵道：人家是個十足清信人，自然規矩了。說到這裏，忽然門簾子

掀起了半邊，一個十五六歲的小信人，探了半邊身子進來，叫了一聲五阿姐，看見有人，又縮轉去了。何劍塵問道：是誰？花君道：是梨雲老七。何劍塵道：你叫他進來坐坐。花君道：好，我去叫他來。說着一掀簾子出去，就半推半送的，將梨雲推了進來。楊杏園一看，只見他一張鴨蛋臉兒，漆黑一條辮子，前面的留海，梳到眉毛上，越顯得那張臉雪白。身上穿了一套月白華絲葛夾襖夾褲，真是潔白無瑕，玲瓏可愛，不愧梨雲二字。楊杏園在那裏賞鑒梨雲，梨雲也打量楊杏園一番，二人不覺打了一個照面。何劍塵對楊杏園笑道：我見猶憐，誰能道此？梨雲望着何劍塵道：耐說舍末事？何劍塵指着楊杏園道：這位老爺是清信人，你也是清信人，我打算做一個紅媒。梨雲低頭一笑，順手在桌上碟子裏，抓了幾粒瓜子，一粒一粒的望何劍塵身上拋來。說道：耐格個人，總歸嚙不好格閑話。何劍塵只是格格的笑。幸得有梨雲如此一鬧，要不然，楊杏園倒是真有點不好意思。這時，忽然有一個二十歲上下的姑娘進來，對凌松廬說道：我在外邊剛剛出彊子回來，在房門外頭，就聽見你的聲音，你怎麼不上我房間裏去？凌松廬道：一進門，就被老五拉進來，反正遲早要到的，你又何必忙？說到這裏，忽然掀天掀地起了一陣大風，只吹得窗扇格格格的響。楊杏園一看手表，已經九點三刻了。因對凌松廬道：我看你們三位，還有得週旋，我是辦事的時候到了，不能奉陪。凌松廬那裏肯依，何劍塵原知道楊杏園今日沒事，但是看見他坐在此地，跼促不安，心想不如等他走了罷。因對凌松廬使個眼色，凌松廬只得放了。楊杏園一出房門，却好梨雲在過廳裏打電話，他見楊杏園出來，手上拿着耳機在那裏報號碼，眼睛却望着楊杏園對他點頭，微微的一笑。楊杏園被梨雲對他這一笑，心裏不免一動也就一笑。出了松竹班，自己的車子，已

經在門口等候，坐上車子，不多的路，就到了會館。進得院子來，只見滿地雪白，都是梨花片。這時風已息了，天上的半輪新月，微雲淡抹。照着院子裏，却是昏暗不明。楊杏園不覺歎息道：咳！這花還沒開到三日，就被幾陣風括得這樣狼藉不堪，真是可惜！在院子裏不免徘徊了半天。進得屋子來，長班跟着進來泡茶，順手遞了一封信給他。他折開來一看，是同鄉會的知單，上寫着明日爲清明佳節，凡我旅京鄉人，例應往永定門外院中義地，祭掃同鄉前輩，事關義舉，即懇台駕於上午八時前，駕臨會館，以便齊集前往爲盼！院中旅京同鄉會啟。楊杏園想道：同是天涯淪落人，一生一死，也值得祭掃一番，我明天就抽出一天的工夫，往城外走一回罷。想到這裏頗有點詩興，便坐下來，拿一張八行來起草詩稿，却只寫了十年寒食九天泮，一樣春風雨鬢華十四個字，老接不下去，便丟了筆，走到院子裏來散步。那半輪新月，由破碎的梨花樹枝裏，射在白粉牆上，只覺得淒涼動人。那樹上的梨花，一片兩片的，只是飄飄蕩蕩，在這沉沉的夜色中，落了下來。楊杏園看見這種夜景，又不覺得了兩句詩，共十個字，是殘枝篩碎月，微露滴寒雲。下面正想描寫這落花的情形，只是背着手，在梨花底下踱來踱去。這時大風雖然息了，不時尙有一陣一陣的微風吹過，偶然間風大一點，吹得那將落未落的梨花，簌簌的撲了楊杏園一身。覺身上很有些冷，便進了屋子，喝了一杯熱茶。自己已不覺笑道：偶然開一點，不自在一會子，做個什麼詩，這不是自討苦吃？又想道：要是早兩年，在家裏閉戶讀書的時候，像今夜的情景，大可做上幾首詩，這幾年幹這新聞事業，風情完全是減少了，我想人生在世，要有點著作，也要有些福分呢。又轉念道：人家說妓女都是下賤不堪的人，像我看今日那個梨雲，就覺得小鳥依人，很是可愛。要在早年

年，我又要做幾首紀事詩了。一個人坐在燈下，只是想，不覺已是十二點多鐘。想道：這是何苦？睡罷，便鋪床去睡。誰知上床之後，老睡不着，那梨花片，被風吹着，打在窗戶紙上，一陣一陣，聽得清清楚楚。忽然間何劍塵跑了進來，叫道：杏園杏園！貴客來了。楊杏園一看，只見梨雲跟在何劍塵後面，走了進來。低了頭，只是笑。楊杏園這一喜，真是喜出望外，而且似乎和梨雲很熟，便牽着他的手道：我這裡已經有個梨雲，你來了，却是兩個了。梨雲道：還有一個在那裏，楊杏園指著窗外的梨花道：那不是一個麼？梨雲道：你有了他，還要我作什麼？撒開手就走，楊杏園趕緊就追，追到一個海邊上，梨雲就望海裏一跳。楊杏園這一急非同小可，滿身汗如雨下，口裏只叫救人，叫了好久，無人答應，忽然睜開眼睛一看，敢情還睡在床上，心裏還是跳個不已。睡在枕頭上，閉目一想夢景，歷歷還在目前，再要睡時，又睡不着，看一看窗外，已經紅日滿窗。被衣起床，漱洗方畢，早聽見那邊正廳上，人聲嚷成一片。就中有個嗓子最大的，一直嚷進楊杏園院子裏來，說道：楊先生起來沒有？今天我們一路出城去，好不好？楊杏園望窗子外一看，原來是同會館住的徐二先生。這人歡喜趕熱鬧，遇著館裏的合作事件，像撒蘭啦，湊份子唱話匣子啦，邀角打撲克啦，十回有九回是他領袖。他雖然是在衆議院當個小書記，館裏的長班，也叫他一聲老爺。他又專喜歡和闊人往來，很傳染了些闊人的臭味，因此上同館的人，都和他起了個徽號，叫做徐二總統。會館裏同人，要是共有共同的行動，若沒徐二總統在場，那就大大的減色。今日同鄉出城去祭掃義地，自然少不了徐二先生這一角，所以一清早，他就請會館宣佈召集的命令，把人全吵起來了。楊杏園一見是他，只得答應道：早起來了，徐二先生也出城去嗎？徐二先生一

面說着，一面走進來說道：我自然去，但是這遠的道，車夫怕拉不動。我昨日晚上，打了一個電話給王都統，問他借了一匹馬騎。這馬是阿拉伯種，又高又大，是王都統的坐騎，他的馬車，都捨不得用這匹馬拉，他肯借給我，總是十二分的情面。徐二先生如數家珍的說了下去，很是有味。長班氣吁吁的跑進來說：徐老爺，快些去，那王都統的馬夫說，小馬夫出來溜馬，私自給你把馬拉來了，他並不知道。倘若都統知道了，他的飯碗靠不住，硬要牽馬回去。我說是徐老爺和王都統借來的，他說沒有這回事，都統不認得你，已經把馬牽去了。徐二先生聽了，罵道：混賬東西，胡說！便罵着走了。楊杏園看了不覺好笑，心想我何必同他一處鬼混。不如找黃別山兩個人一道，先走一步，省得一路的胡纏，因便走向黃別山屋子裏來。黃別山正把一個大燒餅，分作兩片，夾着一根油条，作一小捲，只望口裏塞，左手提着一把泥金壺，斟了一大杯黃茶放在面前。楊杏園道：你這人飲食上大不過講究，這樣苦省，也不知道你每月賺的幾十塊錢，作什麼用了？黃別山笑道：罷罷罷！我不能和你們闊少比，清早起來，什麼牛乳點心，鬧個不清。說着，把他未吃完的燒餅一指道，我每日清早，四個子兩套，也是一樣充飢。我是有名的黃蟹二，越窮越名符其實。我們在上海鬧革命的時候，三個銅板，在湖北老館子裏吃碗清湯麪算一餐，也過去了。楊杏園笑道：一招上你的窮話，就是一大堆，討厭已極。今天上議地裏去，我懶和他們一陣，我們兩人先走一步，好不好？黃別山道：我本不願和他們一陣去，既然你來邀我，那我們就先走，但是我要實行不坐車主義。楊杏園道：來去三四十里，路太多一點，我陪你走到永定門，再雇驢子，如何？黃別山只得勉強答應，便吩咐了長班，鎖住房門，二人出了會館，向永定門而來。到了城門口，兩

人各雇了一頭驢子出城。這時，鄉村的柳樹，都已重青匝翠，村莊子上十堵裏面，一簇一簇的紅桃白杏，渾了出來，十分動人。村莊口上，有口井，井上有個打水轆轤，轆轤旁邊，一株淺紅的杏花，開得非常的茂盛，一個鄉下婦人，正在杏花底下汲水。楊杏園把鞭子指着那婦人道：別山，我看他們真是畫圖中人，可惜他一點兒不知道。黃別山笑道：因其不知，此所以村婦之爲村婦，若這班人都風流自賞起來，我們不必穿衣吃飯了。他們騎在驢子上，說說笑笑，早抄上小道，見前面柳樹林裡，現出一道白粉短牆。轉進柳樹林子，一個八字大門，便是義地的大門口。下了驢子，那大門裡的狗，聽得生客說話聲音，汪汪的吠了出來，隨後就走出一個莊家人。他看見客來，料是來祭墓的，轉身就望裡面報告去了。楊杏園看這大門口，也掛了兩塊牌，一邊是義園重地，一邊是閑人免入，他心裏已覺得多此一舉了。走進大門，看這過廳的牆上，橫七豎八，貼了許多佈告，楊杏園一看，上面寫道：

爲出示曉諭事，照得本義地，均係狀元，翰林，進士，員外郎，欽加一品銜，巴圖魯，耀威將軍，大同府知府，直隸州，一切名人安埋之處，自應細心照應；本管理員接事以來，更慎重其事。隔村頑童，鷄猪牲口，均須禁止入內，特諭爾園丁知之。此諭！

中華民國十年四月二十四日

皖中義地管理員王印

楊杏園看那管理員字樣之下。還有一塊四方的硃印，一塊小的長印，仔細一看圓印是皖中義地管理員七個字，長印是皖中義地四個字。更要看那些佈告時，裡面走出來一個五十多歲的人，身穿青布夾袍，外套天青八團龍

舊縷子馬褂，雖然不知這褂係同治年間的，還是咸豐年間的，可是兩袖郎當，寬大入時。他頭上戴了一頂瓜皮小帽，雖然不知是絲織品，還是棉織品，却有些油亮，大概不是一年兩年的成績。他一張漆黑的臉，畫滿了皺紋，嘴上留了兩撇鬚子。他看見黃楊二位，早是一揖到地。楊杏園一想，大概這位就是那佈告上自稱的管理員，便和他點點頭。那管理員道：「今天怎麼就只您二位來，還有那財政部的劉老爺，衆議院的徐老爺呢？」楊杏園道：「我們先走一步，他們隨後也就到了。那管理員就將他二人往裡讓，楊杏園進來一看，這四圍的短牆，到是圍了很大一個園子。進門是一小片菜地，後邊全是高高低低的亂冢，菜地和坟地交界的地方，種了一排柏樹，一排榆樹和柳樹，柏樹不很高，柳樹榆樹，却已成林，那榆錢柳絮，在太陽光裏頭，正被風吹得亂飛，北邊墻下，一連有五間黃壁矮屋。中間有一個屋子，掛了一個簾席簾子。旁邊還有一副半紅半白的春聯，大書皇恩奉浩蕩，文治日光華十個大字。依着楊杏園的意思，便要過去祭奠。黃別山失聲道：「噫呀！我們真是大意了，怎麼一點兒香紙也沒帶呢？」楊杏園道：「香紙沒有也罷。反正我們對着死者磕一個頭就得了，我們不過表示敬意，何必一定要那迷信的東西？」黃別山道：「不是那樣說，要有那清漿一勺，紙錢一束，才像清明的野祭，隨隨便便磕一個頭，我覺得對於今天的來意，不能完全表出。祭塚本就是個迷信的事，不用香紙，那就不合了。楊杏園笑道：「這倒是你說得有理，但是這地方，那裏去買香紙呢？」黃別山道：「那只好等他們來了。那管理員道：「您二位不嫌辭，就請到屋子裏坐着等罷。」楊杏園道：「不必，我們到那柳樹底下坐坐最好。我們可是口走得渴了，請你給我們點茶喝。那管理員道：「有有，便叫園丁，撥了一張三條腿長一條腿短的桌子，和兩條搖動不定的板

凳，放在柳樹底下。又親自拿了兩隻相瓷茶杯，一隻瓦瓷壺放在桌上，轉身又忙着張羅開水去了。楊杏園輕輕的對黃別山道：這一員倒是廉介一流，我看天下作官的，是不能比他再苦了。黃別山笑道：這種挖苦的話，留得報上批評總理總長罷，何必對他們發這些議論。楊杏園笑着望樹上一指道：你看！黃別山抬頭一看，只見樹上釘着一塊木牌，又是六言告示。上面寫道：照得栽種樹木，所以保護森林。禁止他人攀折，一再告爾園丁。以後格外留意，莫負本員苦心。楊杏園笑道：這一位，闢起大門來，大做其本員，却不知道有多少園丁，還要他常常闢告示。黃別山笑道：這和學生會的學生，在會場上自稱本席，都是一樣的意味。說時，園丁提着一壺開水來泡茶。楊杏園問道：你們有幾個同事？那園丁翻著大眼睛，莫明其妙。黃別山道：他問你有幾個夥伴兒。那園丁道：咱們這外頭，還有一大片子地啦，忙的時候可真忙，總要七八個人，才忙的過來，閑的時候，就是我一個人也是白閑著。楊杏園道：這到有意思，正要慢慢的望下問。忽聽見外面人聲喧嘩，會館裏的人，已經全來了。一羣人的後面，挑着兩挑子祭品，那管理員左一揖，右一揖，大有應接不暇之勢。這時，那徐二先生等一班人，早忙成一團。楊杏園要避開他們，便拉着黃別山向坎堆裏走來，只見那裏西北峭角上，白楊樹底下，火光熊熊，有一個人在那裏磕頭。楊杏園過去一看，原來是一個同鄉學生，叫吳碧波的。因問他道：爲什麼你一個人在這裏磕頭？吳碧波歎了一口氣，指着祭的坎道：這裏面死的，是我一個同學。他家裏只有一對白髮雙親，一個未婚妻，他因不願意和他未婚妻結婚，賭氣跑到北京來讀書。誰知他父親越發發氣了，斷絕他的經濟，他沒有法，一面讀書，一面賣文爲活。只因用心太過，患了腦充血的病，就於去年冬天死了。他和我是最

好的朋友，我可憐他千里孤魂，今天特地來祭吊一番。楊杏園道：「一死一生，乃見交情。像你這樣，才算得朋友。吳碧波道：「這坟都是我收拾的，你看如何？原來這坟，全用蓬鬆的細草蓋住，很是齊整，坟面前，有一丈見方的一塊草地，有一柯榆葉梅，一柯桃花，坟的左邊，還有一株白楊樹。坟面前豎着一塊碑，上書故詩人張君犀草之墓。楊杏園道：「佈置得好。吳碧波道：「這兩柯花，是我早幾天新栽的，就算我的清明祭品。楊杏園道：「好！這比隻鷄斗酒，慟哭故人之墓，用意還要深一層了。吳碧波道：「咳！犀草！記得去年今日，我們這同在萬性園看桃花，不料今年今日，却是我來祭你的墓，你常告訴我，倘若死了，那現成的輓聯，生爲誰忙？學業未成家已破，死虧君忍，高堂垂老子猶啼。只銷把君字改成予字，啼字改成無字，就可自輓，誰知道這話真對了呵！咳！憂草繁骨，拱木斂魂，人生到此，天道齊論？說罷，不覺泫然泣下。這時，一陣風起，把那紙錢灰，吹得一丈來高，只是打胡旋，白楊樹葉子，瑟瑟的響個不了，楊杏園不免一驚。欲知他爲什麼着嚇，請看下回。

第二回

平地春雷驚濤喧寧海
客窗夜雨剪燭話吳山

吳碧波看見楊杏園驚慌的樣子，問他怎麼樣了。楊杏園道：「剛才這一陣旋風，我只覺得鬼氣撲人，所以嚇了一跳。走罷，這位張君，大概不願我們在這裏囉唆哩。黃別山站在那邊，正等的不耐煩，見他們來了，便回到公祭的地方來。楊杏園見草地上擺着一副冷三牲，三杯酒，三杯茶，前面擺着一大堆紙錢。還有許多紙剪的招魂標，分插在各墳頂上。楊杏園對黃別山道：「這完全是我們南方的規矩，看見這些東西，好教人想起故園風景。」吳碧波道：「只是少了一樣，婦人們的哭聲。楊杏園道：「果然，這種清明野哭，最是教人聽着腸斷，若是這地方，要有婦人的哭聲，我真要替這些死者剪紙招魂了。」吳碧波道：「我的路遠，我要先走了。」楊杏園道：「你是在城門口騎驢子來的嗎？」吳碧波說是。楊杏園道：「那麼，我們三人一陣走好了。說着，三人離了義地，騎驢進城。那位管理員，因為要招待衆議院的徐老爺財政部的劉老爺，也沒有出來歡送。三人騎着驢子，到了永定門，吳碧波便回學校去了。楊杏園和黃別山，也緩緩的走回會館。走到香廠，已經是燈火萬家，只見對面一幅嶄新的包月車，點了四盞水月電燈，飛也似的走了過來。上面坐着一個麗人，穿一件蔥綠印度綢的旗袍，越覺得顏色鮮明。仔細一看不是別人，正是梨雲。梨雲看見楊杏園，對他笑了一笑，微微的點了一個頭。楊杏園百忙中，招呼不是，不招呼也不是，只一猶疑，來不及點頭，那車子早拉得去遠了。楊杏園想道：「我剛才這麼木鷄也似的，人家招呼過來，也不理他一理，人家豈不要罵我搭架子嗎？心裏想着，口裏却是一句沒一句的和黃別山說話，二人沿着馬路邊上走，不一時，到了家裏。吃過晚飯，已經到上報館的時候，便坐着車子上影報館來。」

編輯部裏的人，都已開始工作，何劍塵面前擺着一大堆信件，和通信社的稿子，他拿著一把洋剪子，敲着大鑿桌子，正在那裏出神。一抬頭看見楊杏園，說道：「你怎麼這時候才來？楊杏園道：「今天到郊外去了來的，晚飯未免遲一點，我剛才走香廠過，還碰見梨雲。何劍塵見他想說不說的樣子，知道內中有文章。便對他笑道：「做事要緊，我們回頭再說。便低了頭去剪通信社的稿子，楊杏園也在何劍塵對面坐下。何劍塵忽然失聲道：「唉！凌松廬被捕了。楊杏園道：「就是我們在九華樓同餐的那個凌松廬嗎？何劍塵道：「可不是他。究竟不知什麼原故被捕，若說他那個報會出亂子，我是有點不相信。他們同事的一個繙譯，叫史誠然的。坐在那邊，不由的笑起來。說道：「這事我很知其詳，是一篇極好的社會小說。要在早十年，有這一樁事，那就不得了了。何劍塵聽了這話，拿出一根雪茄把嘴啣着，燃着吸了一口，靠在椅子上，啣着烟問史誠然道：「我願聞其詳。史誠然笑道：「我先問你，凌松廬是那裏人？楊杏園道：「他是一個南洋華僑罷了。史誠然搖着頭道：「不對。何劍塵道：「他原籍是福建人。史誠然道：「也不對。何劍塵道：「你說，他是那裏人。史誠然道：「他不是內地人，而且不是黃帝的子孫，他是一個小番子。楊杏園道：「胡說，無論北京城裏，找不出一個番民，就是他那樣漂亮的人，也不像野蠻民族。史誠然道：「你不信算了，我就不說。何劍塵道：「這事很有趣，杏園你莫攔他，等他說完了，我們再研究這個種族問題不遲。史誠然把繙譯的稿子一推，哈哈的笑道：「他是台灣人，你說是番族不是。因為他在南洋跑過兩回，他就冒沖華僑的招牌，他這回案子，有點折白的意味，正合了古兒詞上的那句話，儉韓蓋下風頭香。何劍塵蹣起一隻腳來，把身子搖了一搖，說道：「這事漫漫有點趣味了。你且仔細的說。楊杏園道：「你這個

樣子，到好像演文明戲。正要往下說，排字房的徒弟，却已運來兩次，催他們發稿子。楊杏園道：「快點發稿子罷，要像這樣談笑風生的鬧下去，明天只好停刊了。這才大家止住了說話，各人發各人的稿子，稿子發完，大家到客廳裏吃稀飯。何劍塵對史誠然道：「現在沒事了，你且把這段風流史說出來。史誠然道：「京津一帶，有一個張四，外號駝馬爺，你們是知道的了。何劍塵道：「他和凌松廬有什麼關係？史誠然道：「關係深得很啦，他們正是情敵呵！這話很長，容我漫漫的說。張四的二妻舅方子建，向來有名士迷的外號，這幾年睡在南邊玩骨董抽大煙，老頭子手上分下來幾個錢，已經是花完了。近來因為他的族兄，和極峯方面有點關係，他找了這點機會，就來京打算弄點事混混，靠著他老頭子那一世之雄，今天到舊國舊都來，諒也不至於沒有飯吃。果然，極峯顧念舊交，給了他一個高等顧問。方子建雖然做了個出山泉水，也還值得。他出來的時候，本住在族兄家裏，後來因為種種的不便，就搬到內務日報館去住。這內務日報的房子，正是他族兄的產業，十分的寬大，他也很願意住，不料就從此生出風波來了。原來辦內務日報的凌松廬，也是一個廣結廣交的朋友，別的不說，就依他辦的雅片而論，便非他人所可及。聽說他有幾個聽差，都燒得一口好雅片，他燒的法子，也和人不同，預備一百個煙斗，一個一個先把煙裝上。吃的時候，不必臨時燒煙，吃完了了一口煙，就換一個斗，又沒有煙灰，又手續靈便。凡是在他那裏抽過煙的，都稱贊抽得淋漓盡致，至於烟土的香甜純淨，猶其餘事。他報館裏，有這一種特別的珍品，於是一班達官貴人，趨之若鶩，都要一嘗異味。凌松廬也就趁此機會認識許多權貴。這位方子建公子，搬到內務日報來住，頭裏也和凌松廬氣味相投，凌松廬還把方子建作的詩，大批的在報上發表。也

是冤家路窄，方子建的妹妹方鏡花，一日從天津到北京來，找他的二哥。他一進門，就看見凌松廬。在男的面看見人家哥哥在這裏，當然要慎重一點。誰知道這女公子到毫不客氣，眉開眼笑的，開口就說：噫！老五呀！你也在這裏嗎？方子建說：這到奇怪了，我和他還是初交，你怎麼會認識他？方鏡花說：我們在上海早就認識了啦，你不知道嗎？方子建看見這種情形，已看破了五分，只好攔在肚裏。原來方子建和他大哥爲着政見的差別，雖然有點不合，他這個妹妹，却同是琉球太太所生，方子建是平生自比曹七步的人，焉能作那煮豆燃箕的事情，所以也沒有教訓他的妹妹。那知道這位女公子，他反而自由自在的，也在內務日報館住下了。又有一天，凌松廬請客，除請大批達官貴人之外，還請了方氏兄妹。這位女公子是存心要和他哥哥搗亂，借着酒蓋了臉，在大庭廣衆之中，便和他阿哥開起談判來。說道：二哥！張四這個負心的，他已經有了吳玉秋了。我們老爺子沒了，他沒有希望了，那裏還要我呢。好哥哥你就作個主，把我嫁給凌五罷。回頭就對凌松廬說：老五！你說好不好？方子建聽了這話，把臉都氣黃了。在酒席宴上，固然不好說什麼，而且這女公子，也是幼年嬌養慣了的，自己也駕馭不了。只氣的說：這是什麼話？這是什麼話？在席的人，只得敷衍方子建的面子。連忙說：令妹喝醉了，你隨他去罷。誰知方鏡花一不作二不休，站了起來，大演其說。說道：誰醉了，我們打開天窗說亮話，現在是戀愛自由的時代，張四既然要了吳玉秋，我就可以另外嫁人。大哥呢，他是隔了娘肚皮的，不問我的事。二哥要答應就答應，不答應呢，我也能夠和張四離婚。這個年頭，就是老爺子在世，作了當今的萬歲，也管不了我。說罷，氣勃勃的走進別屋子裏去了。只聽他那高跟鞋，一路走着得得的亂響。大家都鬧

得不歡而散。演過這幕戲以後，方子建已經是氣極了。這時，一班抽大煙的來賓，還沒有全散，方鏡花偏偏愈激愈厲，帶着三分酒意，問凌松廬道：熱得很，我要洗澡，你們這裏的浴室沒有壞嗎？原來這內務日報，是方子建族兄自蓋的上等住房，本有浴室，方鏡花正是明知故問。當時凌松廬一疊連聲答應着說預備好的。便教人引着那位小姐去洗澡，誰知他一進浴室，又嚷了起來。說是水管放不開，要人替他放水。凌松廬帶笑帶說道：說不得了，我來伺候你罷。凌松廬剛進去，方鏡花碎的一聲就將門關上了。這門是有暗鎖的，一關就鎖上了，一直過了兩三小時，這門才開。那一班抽大煙的朋友，一椿一件，眼見耳聞，口裏雖說不出來，却很不以為然。方子建雖有海樣大的量，也捺不住了。立刻便跑到他族兄那裏去，一五一十的說了。他族兄說：這事不能全怪三妹，我自有道理。就如此如此，對方子建說了一遍，於是昨日下午，凌松廬就被捕了。他們這一段話說完了，稀飯也吃完了，楊杏園和何劍塵都歎息一番，認為古人說，生生世世不願生帝王家這一句話，大可研究了。談談說說不覺已是兩句鐘，大家便各自出了報館回家。何劍塵等楊杏園走到門口的時候，笑道：我還有一句緊要的話對你說，剛才倒爲談天忘了。楊杏園站住腳，便問什麼事。何劍塵想了一想，說道：明天再說罷，也不是一句兩句可以說完的。楊杏園沒再問，就走了。到了次日晚上，他們在編輯部裏見面以後，何劍塵却一字不提，只是低着頭編稿子。楊杏園忍不住問道：你不是說，有話同我說嗎？何劍塵道：你不要問，趕快編稿子，回頭再說。說畢，對楊杏園使了一個眼色，楊杏園知道這裏面有用意，也就不再問。一會兒稿子編完，何劍塵道：天天晚上，這套照例的稀飯，教人也吃膩了。杏園，我們去吃點東西好不好？楊杏園道：這時候那裏去吃

東西呢？何劍塵道：有的是，南北口味，廣東宵夜，色色俱全，但不知你要吃那一項。楊杏園笑道：照你這樣說，除非是那上海馬路化的韓家潭陝西巷，但是瀟靜更深，在這些地方走來走去，很有瓜田李下的嫌疑。何劍塵道：我們又不想兩廡的冷肉，那裏能做到行不由徑的地位上去？走罷。說着拉了楊杏園就走，他們出了報館，何劍塵的車子在前面，楊杏園的車子在後面，兩三個拐灣，已經進了韓家潭。這時，胡同裏面的人，三三五五，嘻嘻哈哈的在路上走着，都有說有笑。楊杏園想道：在這裏走來走去的人，每天晚上，總有許多，要一個一個，質問他們這究竟何事，這到是個有趣的問題。人生在世，有許多地方，很可教他自己揭破假面孔，就像這路上走的人，都不是有一種墮落的表示嗎？他坐在車子上這樣一想，不知不覺已停在一家門口，抬頭一看，正是松竹班。楊杏園還沒說話，何劍塵笑着道：我帶你來作個前度劉郎，正是你昨晚要說沒說的事。楊杏園到了這時，知道跑不了，只得跟着他進去。花君屋子裏，恰好無客，他們一直就到花君屋子裏去坐。楊杏園總算是來過一次的人，比較也能說兩句話了。這時花君拿着一把小牙梳，站在穿衣鏡面前，梳他的留海，却對着鏡子裏的何劍塵，秋波微送，楚黛輕舒，笑了一笑。何劍塵對着鏡子，也只是一笑。楊杏園看見這種情形，未免欣羨起來，對何劍塵道：你這真是鏡中比目了，就忘記旁邊還有一個人嗎？何劍塵笑道：看你這樣子，也是小兒頭，春心動也。來，老五，你把梨雲請來。花君道：你又叫他做什麼，你不怕人家叫你揩油公司的老板。何劍塵對花君使個眼色，又對着楊杏園撇撇嘴。花君正色道：那末，大家都是面子，勿好折爛污個。何劍塵笑道：懣得來，你去請來待了，何必多說。花君笑着去了。楊杏園看見這種情形，也猜透了一半，碍着花君的面子

，又不好說什麼。花君去了，楊杏園才向何劍塵說，你們鬼鬼祟祟，鬧些什麼？何劍塵笑道：我替你作一個月下老人，不好嗎？楊杏園道：你不要胡鬧，我是不幹這種事的。何劍塵板着面孔說道：人家來了，你可不能拒絕，甯可你下回不來，不能把花君梨雲開玩笑。楊杏園只得笑著說：你這人，真是軟硬都來，教我沒有你的法子。說時，花君早引著梨雲進來了。梨雲穿了一身淺灰嗶嘰的衣服，前面頭髮，都盪著捲起來，穿了一雙月白緞子的平底鞋子，愈顯出一種淡雅宜人的樣子。梨雲進來先叫了一聲何老爺，回頭又對著楊杏園叫了一聲楊老爺。何劍塵拍著手對楊杏園道：好哇！你們幾時孟光接了梁鴻案？這用不著我介紹了。楊杏園道：我們原來並不認識，你不要胡說。何劍塵道：那末，怎麼梨雲知道你姓楊？梨雲笑道：前兩天，你不是和楊老爺來過的麼？所以我認得。何劍塵道：就照你這樣說，你也是有心人啊。好了，現在我索與介紹楊老爺招呼你。梨雲笑道：謝謝你！阿好？說到這裏，梨雲的娘姨阿毛，加送兩碟瓜子水菓過來，算是妓女已經受客人相識的一種表示。楊杏園糊裏糊塗的，自然沒有話說，就從此作了枇杷門巷的一個遊客。自這天起，楊杏園常常邀著朋友到松竹班來，有時沒有相當的朋友，他一人也來過一兩次。因為要是不去，好像這天就有一件事沒有辦似的。有一天下午，他赴友人的約會，在杏花樓晚餐。飯畢之後，還只有六點多鐘，心想這時就到報館裏去未免太早，到那裏去混一下子才好。心裏想著，就走出門來，要上車的時候，未免躊躇不定。偏是這包車夫知趣，一直就拉到松竹班門口。楊杏園想道：了不得！我每天一次松竹班，竟成了慣例，連包車夫都知道了。但是他心裏雖然猶豫，脚步早已進去。走到那過廳裏，看見一個長漢子，操著一口福建官音，在那裏打電話。彼此打了一個照

面，彷彿好像認得，但是也沒有招呼。梨雲看見楊杏園，早接了出來，說今天怎麼來得這樣早？楊杏園笑道：早到早了一樁公事，省到夜深再來，那不好嗎？梨雲道：你早來了很好，我有一樁事求你。楊杏園一想，來了，這只怕是要開始做花頭了。因問梨雲什麼事。梨雲笑道：這事在你是容易極了，說着在玻璃櫃裏拿出一本書來，楊杏園一看，却原來是一本平民千字課。問道：你拿出這個作什麼？梨雲道：我看見姊妹淘裏，認得字的，又看書又看報，又能自家寫信，我是羨慕得很。不過這讀書，不是一兩天的事。我時常想着，這樁事我只好望來生罷了。我昨天到大森里去，看我一個阿姐，他本來不識字的，誰知一個多月沒有見面，他就能記眼了。我問他怎樣會識字的，他說，有一個大學堂裏的教員，和他很要好，勸他讀書。頭裏他也說，這不是容易事。那教員又說，只要他肯讀書，包他三個月會寫信，也不問阿姐肯不肯，就和他把書呀，筆呀，墨盒呀，買了一大堆。他一想，人家是好意，總不好意思不理會，就學着讀書白相白相。那位教員，看見他肯讀書，高興的不得了，每天下了課，四點鐘，就到他那裏去教書，一次還貼吊兩塊錢盤子錢。人心都是肉做的，我阿姐看見人家這樣熱心，不用心讀書，也對不起他，只好真個讀起書來，還預備着一些點心給那教員吃。誰知那教員，索興板起面孔來做先生了，要我阿姐每天讀多少書，寫多少字，我阿姐是最好白相的人，現在被那教員教得，改過了一個人了。他見着我，就勸我讀書，這本書就是他送的。謝謝你，你也一天來教我一回，若是比這早一點來，這裏是很清爽的。楊杏園笑道：差事到是一個好差事，不過我那些朋友，因為我天天來，早造了許多謠言，如今索興教起書來，那不是給人家笑話嗎？梨雲冷笑一聲，說道：我知道你肯不肯，不過白說一聲，但是

人家怎麼天天去教書的呢，他就不怕給人家笑話嗎？楊杏園道：人家教書有好處，我呢？梨雲臉一紅，把鞋子輕輕的踢着楊杏園的脚，低低的笑着說道：你又是瞎說。他們正在這裏軟語纏綿，只聽見花啦啦一陣響，好像打翻了許多東西。接上又是一陣叫罵的聲浪，院子裏外就鬧成一片，梨雲臉都嚇變了色，兩隻手緊緊的握着楊杏園的手，把他一句蘇白急出來了，只是說駭得來。楊杏園生怕出了什麼變故，也是呆呆的望着，却是阿毛進來說，不要緊，客人闖房間，一會子就好了。楊老爺何不去看看，到是一齣好戲。楊杏園聽了這話，當真站在院子裏來看。只見對面房間裏，門簾子也撕下來了，窗戶也打掉了，有三四個穿軍衣的馬弁，正把剛才看見的那個福建人，按在地下，要撕他的下衣。這旁邊站了一個二十多歲的華服少年，臉子到生的白淨，他摸着一口天津話，在那裏亂罵，說道：好鬼崽子！我把你這死王八羔子當個人，你反割起九爺的鞭腰子來，你也不給我打聽打聽，九爺是誰？可是你好欺負的，我不給你傢伙瞧，你也不知道九爺的利害。說着，就對班子裏的人說，我收拾了他，再來收拾你們這班龜爪子。你先去給我買一筒洋蠟來，我要給這鬼崽子嘗嘗洋蠟的味。這時，這個福建人，被三四個馬弁按在地下，又哭又喊。聽見說要給他洋蠟嘗嘗，心想無論是否打口裏吃下去，總有點不好嘗，這一急非同小可，不由得拚命的叫起救命來。正在這難解難分之際，外面跑進一個二十多歲的婦人來，這人穿一身不中不西的衣服，滿頭的頭髮，燙着刺蝟似的，毛蓬蓬的一團。他聽見那福建人叫救命的聲音，不由分說，走上前來，就將那華服少年抓住，說我也不要命了，和你拚了罷。這華服少年，雖然是個男子，身子本來淘得虛了，加上這個婦人，又是拚了命的，如何吃得住，一個不提防，就被這婦人推在地下。這婦

人趁勢想過去將少年按住，那少年來一個鯉魚跌子勢，抓着婦人的衣服一跳，跳起來半截身子。但是婦人兩隻手，已按在少年的肩膀上，望前一推，兩個人又糾上一團。那幾個馬弁，只得放了福建人，前來解危，那福建人又過來和那婦人助陣，這六七個人，走馬燈似的，在滿屋子裡打得落花流水。這班子裏的龜奴鴿母，那裏敢過來勸，約莫有十分鐘的功夫，一陣皮鞋響，又有七八個護兵，和一個三十來歲的漢子，搶了進來。那漢子喝護兵，把打架的人勸開，對着那少年喝道：好東西！你又在這兒闖禍。就將那少年痛罵了一頓，這時那婦人被了頭髮，坐在地上，帶哭帶罵。只是說臉也丟盡了，命也不要了，要和他鬧到老帥那裏去，拚他一拚的。那福建人坐在一張沙發上，喘息着一團，對那婦人道：不要緊，現在八爺來了，我們夫妻專請八爺發落。便對那漢子道：我對你們令弟，沒有什麼錯處，他今天在這種地方，這樣羞辱我們，叫我們怎樣混？說着嗚嗚的哭了起來。那漢子道，你別哭，都是咱們老九不好，咱們是好朋友，決不能夠叫你吃虧。我設法子替你找個缺，情願理補就得了。那福建人聽了，給他找個缺，心裏一喜，和那漢子請了一個安。揩着眼淚笑道：那末，要請八爺快點發表才好呵。楊杏園看見這個情形，料着沒有事了，仍就回到梨雲屋子裏去，因問阿毛到底是怎麼一回事。阿毛道：這事也是玉鳳不好，那個年紀輕的，人家都叫他秦九爺，是八爺的兄弟。他在玉鳳身上實在是在花錢不少。楊杏園道：那個八爺？阿毛道：就是你們常說的秦彥禮。楊杏園道：呵，這九爺就是他的令弟。今天怎樣打起來了？阿毛道：那個長子福建人程武貴，他原是個老邊務，從前總是他陪着九爺來，近來幾天，這福建人忽然和玉鳳發生關係起來，就不和小秦在一處走了。偏是事要發作，今天程武貴來的時候，小秦打電話到他

家裏去找他，他太太親自接的電話，說是到這裏來了。小秦就打電話與玉鳳說話，玉鳳要是說在這裏，以他老邊務的資格而論，一個人來走走，也不算什麼，他又偏說不在這裏。誰知這小秦放心不下，過了一會，他又叫馬奔假託旁人的名字，打了電話來。恰好是程武貴親自接的電話。小秦看見這個情形，以為玉鳳和福建人勾通了，把他當冤桶，年紀輕的人，這一股子酸勁，怎樣捺得住，所以他就跑着來打架了。那個婦人就是程武貴的太太，說是他還有外號，叫什麼一塊錢。後來帶許多護兵來的，那是九爺的哥哥，天字第一號的紅人秦八爺。楊杏園道：他怎樣知道這裏打架？阿毛道：也都是班子裏私自打電話找來的救兵，要不是他們來得快，這福建人還有得吃苦呢？楊杏園道：我說這福建人，好像見過哩，原來是他啊。這一齣戲，到叫我足足看了一個鐘頭，時候不早了，我要走了。梨雲聽見說他要走，便在衣架上，硬把楊杏園的帽子搶在手裏，背着拿在身子後頭。笑着說道：你辦的差事，第一天就要請假了。楊杏園操着那半生半熟的蘇白說道：慢慢交喲，再要說第二句，已經說不上來。梨雲笑道：你這個蘇州話，謝謝罷。我看見許多北邊人，沒有逛到三天胡同，就要說蘇州話，僵着一塊舌頭，說得人怪肉麻的，你何必也學這個怪樣子。楊杏園笑道：那末，以後免除了罷。可是我辦事的時候到了，我要走，望你准我請一天假。梨雲拉着楊杏園的手道：我今天許你走，你明天可不許失信。楊杏園連答應幾個是，便伸手去接帽子。梨雲道：你別忙，我替你戴，你且坐下來。楊杏園只得坐下，梨雲便緊緊的攏著楊杏園站着，取下頭上的小牙梳，和楊杏園理頭上的分髮。楊杏園的鼻尖，正擦著梨雲胸面前的衣服，只覺得柔情蕩魄，暗香襲人，未免心涉遐思。梨雲把他的頭髮理好，他還是呆呆的坐着。梨雲笑道：你在想什

麼？早就急着要走，這會子又不忙了。楊杏園省悟過來，不覺一笑，便四處找帽子。梨雲問找什麼，他說找帽子。梨雲對他的娘姨笑道：你看，這人難道瘋了，頭上戴着帽子，到四處去找。楊杏園一摸，可不是帽子在頭上嗎？不覺哈哈大笑，也沒有功夫再去和梨雲糾纏，忽忽的就到報館裏來。何劍塵看見他滿臉春色，心想這位先生，有點情魔了，我且躲他一躲。因問道：我剛才打電話催你，你上那裏去了？楊杏園隨口答道：朋友家裏去了。何劍塵道：有點不對吧？楊杏園笑道：實告訴你，我到梨雲那裏去了來的，我還聽見許多新聞呢，他便把所見所聞，畧畧說了一點。何劍塵道：秦九爺的事罷了，這位上大森里教書的教員，到是有趣，怪不得如今大學校的教員，都是一班情種子，這風流案恐怕是層出不窮的了。楊杏園道：提倡公妻的人，對肉慾兩字，當然極力發揮，不過風流二字，我看他們還未必盡然。何劍塵道：你指望陶情風月，就是我們這班斗方名士幹的嗎？其實他們造的口孽比我們是有過之無不及，我且念兩首詩給你聽。便念道：偶學文園賦美人，肌膚冰雪玉精神，乍探私處如墳起，蕪事還應續秘辛。碧天明月照良宵，玉洞桃花路轉遙，羅帶輕鬆窮袴解，卽郎觀看漲紅潮。楊杏園道：該打！該打！你在那裏看見這兩首詩？怕是花報上的材料吧？何劍塵道：花報雖然滿幅淫詞，也不敢做得這樣顯，這是研究副刊上登的，還經文學家的特別介紹呢。報上載得很多，我只記得這兩首，你看他那個探字，和那墳起兩個字，傳神阿覩，真是入木三分呢。楊杏園笑道：天下豈有這樣下流的美人，任人看，任人探，這詩也許有點過分吧？何劍塵笑道：什麼美人，他所咏的這個女子，我是很知道，就在大森里，論起價值來，也不過三等人物罷了。所以文人的一枝筆，也是最無平準的東西，每一椿事，揚之可使升天，

抑之就可入地。好像這時你眼睛裏的梨雲，在你看來，是完全無缺的美女了；其實，說到這裏，何劍塵忍不住不說。楊杏園道：其實怎麼樣？何劍塵微笑道。我不說，說了你一定不高興，楊杏園道：笑話了，他又不是我什麼人，他好也罷，不好也罷，和我什麼相干。何劍塵道：你真要我說嗎？我告訴你罷，他的眉淡而失秀，臉瘦而失潤，身小而苗條，腰木而不婀娜。楊杏園笑道：得了得了，某之不善，也不如是之甚。何劍塵道：我說怎麼樣呢，你不是不高興嗎？老弟！我今天要忠告你一句話，這玩笑場中，我們偶然高興，逢場作戲，走到到也無妨；若認真和姪女兒談起愛情來，那末，你前途的危險，那就不可言喻。說重一點，就是有性命之虞，也不可不知，花錢受氣，那還是一件極小的事。梨雲呢，我知道他是個天真爛漫的小孩子，他的鴛母，可十分厲害。近來因為家庭發生了問題，所以回上海去了一個多月。梨雲屋子裏的阿毛，就是他的死黨，是受了他重託的，明明招呼梨雲，暗中實在是監視他。我看那種情形，對你已下了戒嚴令，若是梨雲的鴛母來了，那格外加緊一步，保不定，三百五百的，和你要求。我們窮措大，那裏有這樣的大手筆，你要是不去，他正求之不得。這班鴛母的心腸，固然是要錢，但此還是第二著。第一著就是不許妓女和客人發生真的戀愛。你對梨雲，這樣溫存體貼，正中了他的大忌，他們的眼中，只有達官貴人。得罪了你我這樣的窮文人，不算什麼，你要不趕快省悟，煩惱馬上就要來了。楊杏園被何劍塵一番話，說得默然無語，仔細一想，自己本來向不涉足花柳的人，這回為什麼這樣迷惑，況且自己收入無多，要是這樣鬧下去，也非鬧窮空不可，越途未遠，趕快回頭罷。他這樣一想，果然就把梨雲拋下，就是他打電話來找，無論是報館裏或會館裏，他叫了回話，總給他一個不在家。這

樣毅力堅持，也不過一禮拜之久，他忽接著一封本京的掛號信，厚厚的一大包，拆開來一看，一個字沒有，只有一條湖色紡綢手絹，一張四寸相片。這相片上的小影，不是他人，正是棄之未久的梨雲。他看了這兩樣東西，未免就轉過念頭來，心想他那種小鳥依人的樣子，已經是我見猶憐，加之落花無主，飄泊風塵，用那同是天涯淪落人的例子而論，對他似乎不應該這樣決絕。況且他對我並沒有用過什麼手段呢！再看那張小照，嬌小動人。那條手絹，餘芳猶在，心想他對我尚這樣戀戀，我置之不理，良心上未免說不過去。於是把這個問題，擱在心上，整整想了一晝夜，不能解決。晚上到報館裏去，私私的把這事告訴何劍塵。他笑著說道：你要是禪心已作沾泥絮，就可把這些東西，看作邪魔外道，一概不理，自然心地乾淨。情如流水，有孔即入。你要是這樣解決不下，正是與人以隙了。他們正在這裏談話，找楊杏園的電話來了。楊杏園接了話筒一聽，好像女人的聲音，說是找楊先生說話。楊杏園道：我就姓楊。說到這裏，那邊停了一停，又換了一個女人說話。問道：你是楊老爺嗎？答道：是，我姓楊。那邊又說：公事很忙呵，你不是天天不在家嗎，怎麼今天沒有出去呢？楊杏園聽了那個聲音，知道是梨雲，故意問是誰。那邊說：你問我是誰呀，你忘了誰，我就是誰。嗚！真會裝糊塗啊。楊杏園聽了這幾句話，不覺笑了起來。梨雲說：我送給你的東西，收到了沒有？楊杏園說收到了，謝謝你。梨雲說：謝是不用謝，要是我沒有什麼事得罪你，就請你過來坐坐，要是你公事忙呢，或者不願意到我們這種髒地方來呢，那也不敢相強，只好聽你的便了。這幾句不軟不硬的話，說得楊杏園，竟沒有法子回答。想了一想，答道：好罷，我停會再來罷。梨雲格格的在電話裏笑了一陣，說道：那末，我就等候你了，再見罷。楊

杏園把電話掛上，何劍塵已經全聽在肚裏，只是對楊杏園微笑，楊杏園很躊躇的說，沒有法子，再去敷衍一回罷。稿子編完，還只十一點鐘，楊杏園就要拉何劍塵同去。何劍塵說：我要等一條重要的命令，這會子不能走，你且先去，我隨後就到。楊杏園也未便相強，只得先走，出得門來，只覺一陣寒風拂面，吹了滿身濛濛密密的小雨點，街上的電燈寒光燦燦，照見滿地都是泥漿。街上行人稀少，只有幾輛破膠皮車，梯踏梯踏，在泥地裏拖著。不一會到了松竹班，裏面很是冷清清地，梨雲早從屋子裏接了出來。笑著說道：楊老爺居然來了，這是想不到的事情哩。楊杏園也不和他分辯，不過笑笑，携著他的手走進屋子。那種麼歡重拾的情況，酸甜苦辣，各味俱備。這時阿毛斟了一杯茶，遞給楊杏園。笑著說道，七小姐年紀輕，不懂事，還得楊老爺照應點。梨雲笑道：是哇，照應點，不要太搭架子呵！楊杏園笑道：天理良心，這樣爛漿也似的路，我都跑了來，還是搭架子嗎。娘姨道：這話也是真，我們這裏，今天清得來。梨雲道：一到有風有雨的天氣，教人就不願意在北京住，我想北京這個地方，要是沒有大總統，誰也不會來的。我是做鬼，將來也要回到蘇州去的。楊杏園道：你是不是蕩口人？梨雲道：你怎樣會知道？楊杏園道：這也是我經驗上所得來，我問過許多姑娘，他們是那裏人，他們必定說是蘇州。問他是蘇州什麼地方，他又必定說是蕩口。好像成了一個定例，姑娘的籍貫，是非蘇州蕩口不可。其實蕩口地方，我也到過的，不過鄉下一個賣絲賣米的小鎮市，沒有什麼特別的好處，難道說這也像開點心店，是非冒稻香村的招牌不可嗎？梨雲道：你這話，我不信，我就沒有對人說過是蕩口人。楊杏園道：你是那裏人呢？梨雲道：我是蘇州城裏人。楊杏園問得口滑了，只顧追着問道：住在那一門呢。梨雲正想往

下說，那阿毛對他使個眼色，梨雲會意，笑着說道：我小時候就到上海去的，這可記不起來了。楊杏園看見梨雲欲言又止的情形，想起何劍塵所說，娘姨暗中監視梨雲的話，很覺一點不錯。便道：這也難怪，我七八年前，在蘇州讀過書的，如今除了虎邱寒山寺幾處名勝地方外，我都不很記得了。梨雲道：你說蘇州那裡頂好玩？楊杏園道：那自然是天平山了。虎邱這地方，不過奇在平原中間，突起一座小山來，遠看是有點趣，真是跑到山上去，不過看些零零碎碎，大大小小的石頭。好像北京陶然亭，不過一個土墩，空負盛名。我們在南方的時候，心要以爲這個亭，必定有些景緻，到後來逛過一回，就不想第二次了。梨雲道：照你這樣說，你在蘇州，也是住過很久的了。楊杏園道：我是十五歲以前，差不多都在南昌，十五歲以後，南北各省就跑得亦樂乎，比較上蘇州多住一點。梨雲道：提起南昌，我問你一個人，你認得不認得。楊杏園問是誰？梨雲道：他的名字叫林燕兮，差不多在北京的江西人，都是知道的。楊杏園道：你說得是他嗎，這正被你問著了，他還是我小時候的鄰居哩。在京的江西人，因爲同鄉上的關係，很捧他，其實他這個人是不可救藥了。梨雲道：怎麼不可救藥哩？楊杏園道：這要從根本上說起了。當年我在南昌的時候，在小學裏讀書，不遠的路，有個女學堂，林燕兮他就是那女學堂裏的女學生，我上學的時候，十回到有六七回遇見他。梨雲笑道：那末，你兩個人，有點關係吧？楊杏園道：那個時候我還小呢，關係兩個字說不上，不過他的歷史，我是知道的。他姓李，單名一個萍字，是江西萍鄉人。十一二歲上，他就有了婆婆家，丈夫是個布店的小徒弟，兩小無猜，還常常見面呢。後來燕兮的父母都死了，他就寄住在外祖母家，外祖母看見他怪可憐的，就把他送上學去讀書，他讀了三年書，就

到了調皮的時候了。鄰近法政學校裡的學生，他很認識幾個，心裏覺得幼年訂婚，受了一種很大的束縛，十分不爽快。後來不知誰把他的婚事，傳到同學的耳朵裏去了，說李萍的黑斯班得，是個小徒弟。梨雲笑道：這裏又怎麼鑽出來一個黑絲板凳來了哩？楊杏園道：這是一句外國話，就是丈夫的意思，不是什麼板凳。女學生和同學說起丈夫來，都是這樣稱呼，因為大家都是女孩子，說起丈夫或者老公兩個字，不大好意思，所以找個外國字來替代。梨雲道：我明白了。後來呢？楊杏園道：在學堂裏讀書的女學生，人家都叫一聲小姐，有丈夫的，固然不是少爺，也是學生。沒有丈夫的，那更不必說，誰不願意嫁一個東西洋留學生。而今李萍的丈夫，單單是個小徒弟，心裏的難受，也可以想見。偏偏有幾個尖刻的同學，在他面前，故意說密斯李，將來衣服，有得穿哩，家裏開得是布莊啊。李萍聽了這幾句話，就像刀挖心一樣，晚上睡覺，常是一夜哭到天亮。清早起來，眼睛老是通紅的。他舅舅緩緩的也看出來了，就埋怨他的母親說不該把甥女送進女學堂。說起來字是認不了幾個，開口就是什麼家庭專制啦，野蠻時代啦，不自由，毋寧死啦！我想給他吃，給他穿，給他讀書，這樣的家庭，還說專制野蠻。再要讀兩年書，保不定我這個家成了他的，他還要把我撞走哩。他母親聽了這話，一賭氣，不給李萍讀書了，把他關在家裏。他如何受得了這個罪，不到三個月，就跟著一個法政學生偷跑到九江來了。順裏那個學生，還有幾個錢，帶他住在客棧裡。後來錢用完了，那個學生也跑了，只剩得他一個人，住在九江。他想回去吧？那裏有臉見人，不回去吧？一個年輕的婦人到那裏去呢？況且棧房裏的火食錢，又追得厲害，真是有苦無處說。也是命不該絕，這個時候，南昌來了一個舊日的鄰居，也住在這客棧裏，一見了他，就

說他可憐，把他的棧房錢還了，還說：他有個親戚在漢口，可以到那裏去暫住幾天，再想法子寫信給他舅舅，接他回去。他信以為真，果然和他上漢口，從此就落在火坑裏去了。他到了漢口以後的事，我不很知道，彷彿聽見說，只做一年生意，就到北京來了。常言道得好：物稀爲貴，北京城裏的江西姑娘，那總算稀物，況且林燕兮又認識幾個字，掛一個學生出身的招牌，生意自然不會很壞。後來又有些無聊的文人，吃了飯沒事，替他做了許多詩，送到花報上去登，郎郎姐姐，鬧得肉麻不堪。有些好奇的人，聽說他會做詩，還有許多去瞻仰丰采的。這樣一來，林燕兮的生意，不過如常，身價到抬高了，開銷也闊大了，不上兩年的光景，虧空得一踏糊塗。而今要想休手，也不能夠，將來年紀一年大一年，那就更不得了哩。梨雲笑道：你不說就不說，一說就像開了話匣子似的，也虧你調查得這樣清楚。說到這裏，阿毛到房間外頭去了，梨雲歎了一口氣道：這種人那也是自作孽，像我那才真是命不好，我有什麼看不出，當姑娘的不是虧空得不能抽身，就是爲了虧空，把身子賣給人家做姨太太，總是虧空二字送終。楊杏園笑道：那末，這兩樣，你願意那一樣哩。梨雲道：走到那裏，說到那裏罷了，這是說不定的啊。楊杏園正要答話，只聽見外面如潮湧一般，下了一大陣雨，一陣電光，照得窗子外頭通亮，就電光裏看那瓦上的雨點，牽繩似的望下落，接上隆隆的一個大炸雷。好像就落在院子外頭，震得窗戶都搖動不定。梨雲哎喲一聲，抓住楊杏園的衣服，緊緊的靠着，楊杏園也嚇了一跳。要知究竟如何？下文交代。

第二回

生意婆婆來花落後
春心撩亂人約月明時

却說梨雲怕雷，抓着楊杏園的衣服不放。偏偏這時電燈又滅了，眼前一黑，聽見窗外的雨聲，嘩啦嘩啦，一陣一陣的過去，梨雲越發害怕。緊緊的貼着楊杏園坐下，那裡敢動。大約有五分鐘的工夫，電燈才亮，娘姨不聲不響，已走進來多時了。楊杏園覺着不好意思，把梨雲一推，笑道：也沒有看見這大的人，還怕打雷，真是你們江蘇人說的話，小因脾氣，梨雲羞得桃腮紅潤，粉頸低垂，便對着鏡子，用手去理那鬢髮。一面笑着說道：雷又大，雨又大，斷命的電燈，偏偏的滅了，黑洞洞的，好像坐海船，遇見大風大浪一樣！叫人怎樣不怕？我說人要怕雷才好，因為怕他，就不敢做害人的事情。說到這裡，回過頭來問阿毛道：我格句閑話阿對？娘姨操着蘇白答道：蠻正！楊杏園只裝糊塗，東拉西扯，說了許多話，把這一場事混過去。因說道：雨小了，我走罷。娘姨道：還早啊，忙什麼呢？這分明是一句平常的話，楊杏園聽了，就好像言中有刺，也不理他。對梨雲說道：過天見罷。說畢，也不停留，就冒雨坐車回來了。進得屋來，燈下擺着四五封信，拆開一看，都不關什麼緊要，內中有一封信，是吳碧波從學校裏寄來的。上面寫道：

杏園吾兄，踏青一別，又春事闌珊矣。午課少暇，把晚唐詩就窗下讀之，每至杏花飄雪小姚紅等句，輒悠然神往。時則蛺蝶一雙，翩翩從牆外飛來，掠窗而過，一若以其來自花間，而故嚙示吾儕者。適聞道泉寺丁香盛開，今尙未謝，擬明午過兄寓，偕往作半日之遊。望備杖頭錢小候，勿令蜂蝶笑人也。碧波頓首

楊杏園把信讀完，想道：到是住在後城的人，有這樣的閒情逸致，我離着道泉寺只有一點兒路，反忘壞了。說不得，明天且陪他玩半天。一宿無話。次日楊杏園沒有出去，就在家裏等候吳碧波。到了一點鐘，果然來了。楊杏園道：道泉寺餉丁香花，我是兩年沒有看過了，去年他那裏開什麼如來千秋會，我也一天挨一天沒有去，如今想起來，還覺得可惜。吳碧波道：這有什麼可惜，這會全是那法坡和尙弄錢的把戲，不看也罷。他因為熊風凰那點關係，漫漫認得許多政界人物，又加之那時候，黎著薩張瘋子，都是好佛的人，他就把幾年來結交的成績，借這個機會，攏統的敲他一個大竹槓。真是政客的手段，也沒有他這樣處心積慮的週密。不說別的，他那寺前寺後的房租，每年就有一千塊錢的收入，他收齊了，一個大也不用，馬上就零零碎碎的借給窮人，取那二分利息的利錢，你說可惡不可惡？楊杏園道：我不信，出家人，那裡能做這樣的事情？況且那法坡，也是有名的大和尙，我就聽見說，他詩做得很好，似乎不至於這樣不堪？吳碧波道：他是一個出家人，我與他無仇無恨，我造他的謠言作什麼？我有個親戚，租過他寺裏的房子，我所以狠知道。這和尙還有一樣怪脾氣，他拿銀元去換銅子，總要走幾家錢店，纔肯換，生怕吃了虧。銅子用光了，他那個包銅子的爛報紙，還理得齊齊的，揣在衣袋裏，帶回家收起來。集得多了，四五個子一斤，買給收碎紙的。他決不肯，拿整堆的碎紙，去換取燈，說是太吃虧了。我想這個和尙，清不清，濁不濁，也不知道他湖南那處山川戾氣所鍾，生出這樣一個怪物？楊杏園笑道：和尙要是這樣愛錢，又何必出家？我想你的話，總有點言之過甚。吳碧波道：我不和你爭論，作與我們今天可以遇見他，你一見其人，就可恍然了。他們這才停止辯論，往道泉寺而來。剛到門口，早有個四

十多歲的和尙迎了出來，笑嘻嘻的對二人打招呼。他們一進二門，彷彿聞着一陣清香，再一看院子裏，翠蓋重張，白雲碎剪，丁香花已經半謝了。楊杏園道：呀！我們來的不是時候了。那和尙聽了這話，以爲他們要走，連忙招呼着說：二位請喝一杯茶去，這花雖然謝了，這一股沒有散的香氣，比花開得正盛的時候，還要好聞呢。楊杏園還沒有答話，有兩個人挨着身子出去，有一個小和尙跟着過來，手上拿了幾十個銅子，給那大和尙看，却把一個手，指着那前面走的兩個人。那大和尙問道：這是多少？那小和尙道：三弔錢的銅子。那大和尙板起臉來，對走的兩個人後影子罵道：哇！好不要臉！那小和尙道：他喝了茶不算，還吃了我們一碟瓜子，一碟花生仁兒，這個錢只好算茶水錢，我們不是賠本了嗎？看他那副神氣，大模大樣，好像能花三五塊似的，誰知道他喝了吃了，給這幾個銅子。大和尙對小和尙道：以後遇着這班流氓，還是不招呼他的好。楊杏園聽在肚裏，也不理他，指着一大柯樹對吳碧波道：這是一柯老樹，你知道嗎？吳碧波還未答話，那和尙轉過臉來，陪着笑道：這是明朝種的，叫作掛樹，三百年以來，有許多大官，題詩詠他，兩位大概也知道的吧？他帶笑帶笑，就把楊吳二人引進小客堂裏去了。這客堂是三開間打通的屋子，壁上也掛些字畫之類，到是一列擺了三副棹椅，很有做莊的形式。他們進了客堂，小和尙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就擺果碟，泡茶，忙得個小禿腦袋，只是鑽進鑽出。楊杏園輕輕的對吳碧波道：看這個樣子，很有點強迫的性質，我們大概跑不了。吳碧波笑道：我是早知道有這一著。那大和尙生怕他們不喝茶，就把椅子移了一移，滿面推下笑來，躬着身子，把手一支，對楊吳二人說道：請坐請坐！他們只得坐下。楊杏園就與和尙攀談起來，因問和尙法號怎樣稱呼。和尙站在一邊，躬著身

子答道：不敢，是慈泉兩個字。楊杏園道：你們法坡方式在家嗎？慈泉道：到錢總理府上去了，大概不久就回來。楊杏園道：出了家的人，怎麼還是這樣忙？慈泉道：阿彌陀佛，廟裏的收入太少，僧人又多，爲著佛菩薩，只好忙一點了。吳碧波道：我聽見說，你們寺裏，很能收點房租，這話假的嗎？慈泉道：出家人不說謊，有一點，不過每月收幾十塊錢，何濟於事？說著就指著棹上的果碟道：這都是乾淨的，請用一點。楊杏園被他逼不過，只得抓了幾粒瓜子嗑著，便走到院子裏來看花。吳碧波也跟了出來，只見丁香花下面，已經落了許多花瓣，枝上的殘花，被日光照著，時時一片一片的，從樹葉子裏，落在地上。這時，後面忽有一個人喊道：密斯脫吳。吳碧波回頭一看，原來是湖南席後頭，便和他點了一個頭。那席後頭對楊杏園打量一番，便問吳碧波道：這位好像會過。吳碧波道：是我同鄉楊杏園。席後頭道：久仰！久仰！便在身上拿出一張名片來，遞給楊杏園，楊杏園先看他這人約有四十歲的年紀，穿一件竹布長褂，藍色髮白，白色髮灰，滿身都是墨跡油點，光著一個腦袋，又不帶帽子，好像一個下等聽差。再接那名片一看，除了地點姓名電話號碼而外，還有許多字句。什麼二十世紀奮鬥的青年，改造文化的急先鋒，涼報的社外編輯，銜名一大堆。名片背後，還有兩行字，是做著新詩專集，每冊定價八角、各大書坊，均有出售。楊杏園這才知道是到處投稿的席後頭，不免敷衍幾句。席後頭道：楊先生看見過我做的那部專集嗎？楊杏園道：到是沒有看見過。吳碧波冷冷的說道：楊君他是向來不看新詩的。楊杏園覺得話太重了，笑道：這是沒有話，新詩有很好的，我也愛看，不過我對這樣東西是門外漢，看不懂罷了。席後頭道：楊君這話才對，新詩那裏就沒有一首好的？就以拙著那部專集而論，梁任公

先生，也曾親自指出幾首，做得不壞。不過我脫稿太快，許多朋友告訴我，我新詩的思想，都是很高超的，就是庸碌上還要下點工夫。我剛才在這寺裏看花，就做了一首，現在寫在日記簿上，可以拿出來請教。說罷，就在衣袋裏掏出一本小日記來，翻了一翻，遞給楊杏園，上面是鉛筆寫的，加上標點符號，寫得一踏糊塗。席後顏道：我的字太草了，怕楊君看不出，等我念給你聽罷。便拿著日記，操湖南腔念道：我在那裏？我在这泉寺裏。我爲什麼來的，我爲良伴來的。我的良伴是誰？院子裏的丁香，殿上的佛爺，齋堂裏的老和尚，他們都是我所敬愛的。佛爺不言，丁香不語，齋堂裏的齋飯鐘響了，我的心弦也動了。吳碧波笑道：好詩好詩！不過也有點小疵，閣下的良伴，是齋堂裏的老和尚，那還有可說，何以齋堂裏的飯鐘響了，就心弦動起來呢？席後顏正色而言道：密斯脫吳，你枉說是個大學生，這一點意思都不懂，我這詩完全是寫實的作品啊！我老實告訴你，我雖住在會館裏，却等於出家，我的吃飯問題，是隨遇而安的。我和這裏的法坡方丈，本是同鄉，我來了，他總留我吃飯；因此上飯鐘一響，我知道他又要我吃飯了，我的心弦，怎樣不動呢？古人有飯後鐘之說，他如今打的鐘，並不移到飯後去打，正是不拒絕我來的意思，這齋堂裏的和尙，還不能說是良伴嗎？楊杏園忍住笑道：我起先也有點疑惑，經先生這樣一註解，真是教人頓開茅塞，這詩不但寫實，而且含有高深的哲學在裏頭。席先生要是這樣做去，前途真未可限量呢。席後顏聽了這一番話，樂得眉開眼笑，拍著手道，楊先生的話，和蔡子民胡適之兩先生的話如出一轍，真是英雄所見，彼此皆同。蔡先生他本願收我做一個校外的學生，自從看了我那本專集之後，他就拉著我的手說：我們以後算是朋友，切不要提起師生的字樣，弄得我現在遇見他

，叫他先生不好，不叫他先生也不好。楊杏園道：我想蔡先生愛才如命，他讀了閣下的詩，無可獎譽，只好把師生之分犧牲了，來和你作個朋友。我看閣下，到不必客氣。席後顏道：着着！蔡先生此番心事，也只有楊君能體貼出來。楊杏園心裏想道：再說下去，恐怕沒有了時。便對他說道：請屋裏坐坐如何？他答道：一見如故，我正要和棋君談談。一言未了，他一脚早跨進客堂，氣得個吳碧波只對楊杏園皺眉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席後顏早坐在棹子邊，抓了一大把花生仁芝蔴糖，在那裏大嚼。楊杏園究未便置之不理，只得陪他坐着，東拉西扯，說上幾句。吳碧波在院子裏看花，也懶得進來。只見那位慈泉和尚，站在一邊看見席後顏一面說，一面吃，棹上六個碟子，眼見得都要乾淨，心裏十分難受。席後顏理也不理，面對着楊杏園說話，手却不停的，伸到棹上去抓點心吃。他伸手摸着碟子底光滑滑的，知道面前幾碟，已經完結了，便把手伸長一點，伸到那邊去抓。他抓着兩根煙捲，當是寸令糖，眼睛望着楊杏園說話，裝着沒事似的，依舊往口裏一拈，牙齒裊緊一咬，就預備大嚼。這一來，可難爲了他的舌頭，又麻又辣，乾燥無味，往外一吐才知道是兩枝煙捲，只臊得兩臉通紅。楊杏園死命的忍住笑，回過頭去和慈泉和尚說話。席後顏哈哈大笑道：我們真是有點談詩入癡了！說得高興，抓著煙捲當點心吃，這和古人走入醋甕，同是一樣的藝林佳話呢。楊君可不要在報上登起一段來嗎？楊杏園道：那到可不必。席後顏道：你們貴報的經濟聽說很充足，外來的稿子，報酬如何？楊杏園道：那却微薄得很。席後顏道：我有一篇親族婦人再嫁史，却是一篇寫實的作品，在涼報上登過，現在我不願送給他，想改送貴報登載。說到這裏，撕開一兩嘴，笑嘻嘻的說道：這酒金能夠多送一點子嗎？楊杏園道：君子不奪人之所好，大

作既然在涼報上登過一半，我們不便截留，免得傷了同業的感情。席後顏覺得這話自己說錯了，便道：那末，還有許多新詩，沒有列入專集，到可送到貴報去登，潤金一層，就隨便罷。楊杏園只得含糊答應着。這時院子裏，走進來一個老和尚，年紀約在五十多歲，他一個肩膀高，一個肩膀低，走着路來，只是搖擺不定。吳碧波這才走進來，告訴楊杏園道：這就是法坡和尚。楊杏園看他時，只見他在衣服裏摸索了好久，掏出兩個銅子，交給小和尚道：我跑了一天，肚子餓得要命，你替我去買三個燒餅來。可別忘了，應該找這五個蚌子。小和尚答應着去了。法坡又叫他轉來，說道：我告訴你，這胡同口上燒餅店，他的做得個兒太小，而且麵也不好！你可到胡同口外去買，揀大的拿三個回來。小和尚答應了幾個是。法坡又道：可別忘了，找回五個蚌子。說完，他這才一搖一擺往後殿去了。楊杏園想道：本是來看花，花已謝了，沒有什麼可看，在這客堂裏老喝茶，有什麼意思。便對吳碧波道：走罷！慈泉和尚，聽見他要走，便用全副精神看他兩人，是誰給茶錢，一面就提着茶盞，和他兩人再斟上一杯茶。席後顏只是捨散在棹上的瓜子，理也不理。等到吳碧波，拿出一元錢放在棹上，那慈泉和尚，趕緊合掌道謝。這個當兒，席後顏看見棹子上還有半碟瓜子，拿起碟子來，就往衫袖口裏一倒。吳楊二人却没有注意，只把那慈泉和尚，氣得兩眼逼直，口裏只念阿彌陀佛。吳楊二人出了道泉寺，看見時候還早，便約著到聯合公寓，來會他一個同鄉。這人姓陸名無涯，是一個未曾畢業的日本留學生，現在平等大學和江南公學兩處教書，也是一種無可奈何的生活。楊吳這天來訪他，恰好他在這裏。陸無涯道：呵嚨！楊君是個忙人，今天怎麼也有工夫來坐坐。楊杏園笑道：我是什麼忙人，你才是忙人啦！又是中學的教員，又是大學

的教授，又要担任什麼生理研究會的幹事，什麼戀愛雜誌的總編輯，這不比我忙嗎？吳碧波道：我不怕當面得罪人，無涯的職務，都可以都說是不成問題，他那個江南公學，尤其是上海人說的話，呀呀鳥！陸無涯聽了這話，只是微笑。楊杏園道：我聽見說，江南公學，上課的時候，搖鈴不算數，必得齋夫到各寢室去把學生一個個請來，這話有的嗎？吳碧波道：你這是少所見而多所怪了，江南公學的三十四個學生，只算三四十位太爺，齋夫去請上課，那算什麼？只要他們不把教員當老狗熊耍，那就夠了。有一天，教員在黑板上演算式，來了一對大清稽家，一個站在右邊，故意問道，這裏為什麼得正？那裏為什麼得負？一個站在左邊，像在那裏研究黑板上的算式，其實他在背後，伸過一隻手去，拿一點兒粉筆頭，在那位算學先生黑呢馬褂上，畫了臉盆那大的一隻烏龜。惹得學生哄堂大笑，那教員脫下馬褂來一看，把臉都氣黃了。正待發作，這兩位滑稽家站著齊齊整整，和教員行個三鞠躬禮，鬧得這位教員，笑又不是，哭又不是，只得歎了一口氣罷了。陸無涯道：得了，得了，隔牆有耳，你只願說得痛快，將來吹到新聞記者耳朵裡去了，這一登報，江南人都沒有什麼面子，這又何必呢？楊杏園笑道：我們為親者諱，這江南公學的事，暫且不提，那末，你貴大學的趣史，可得而聞麼？陸無涯道：我們平等大學，是規規矩矩的一個學堂，有什麼可說的呢？吳碧波道：我聽見說，你們貴校的女生，標緻的最多，這話有的嗎？陸無涯道：這也不見得。楊杏園笑道：要是果然如此，像密斯脫陸這樣風流個體的人物，在裡面教書，也難免不發生問題呵。陸無涯聽了這話，臉上一紅，好像說中了他的心病，便含糊著支吾過去。原來這陸無涯，他在平等大學，教的是英文一門，正是吃緊的功課。天天要到校的，加上所教的一班，又

是預科生，教室小，學生多，把一二十位女生的座位，都擠在講台的左角上，衣香鬢影，到是很爲接近。這陸無涯起初教書，心裡存着一個師生之分，却也不敢胡思亂想。到了後來，遇着相當的機會，對於女生方面，未免也偷看一眼兩眼。誰知不看猶可，越看就越想看，他在上課的時候，索興就想出一個偷看的法子來。他這法子，是把講義放在桌子上，鋪在一邊，自己把一隻右手，彎過肘子去，撐在桌上，他伏着半截身子，好像在講義，其實他趁這低頭的工夫，把眼光全射到女生坐上去。這羣女生，都是縷緞的人兒，自不必說。其中有一位陳國英女士，尤其漂亮，論起他的年紀，不過十八九歲，本在妙齡。加上衣服既俏皮，人又很活潑，正是一朵自由之花。他這樣一個人物，這一班男同學，誰不是烏眼鷄似的，羨慕得饑涎欲滴。無如這位陳女士，一個也不理，不過到了陸無涯上課的時候，老看見他，把眼睛偷着來瞧，到很不好意思。心想他是一個先生，總不好對他發作，所以陸無涯偷着瞧的時候，只紅着臉把頭低著，全當沒有這回事。日子久了，到把這個問題，攔在心裡，放不下去，好像對於陸無涯這個人，也有研究意味似的。心想他這個人，也不過二十多歲罷了，樣子是很清俊的，說話也和藹的，學問很好，那是更不必說。那末，對於他偷看一層，是不好以惡意的相對了，這樣慢慢的下來，芳心就未免畧有所動。有時也把英文上的疑問，去問陸無涯，他却平心靜氣的，答覆得十分圓滿，一點先生的架子也沒有。陳國英就越發覺得這個人和藹可親，不過兩個人沒有接近的機會罷了。時光容易，不久到了寒假時期，同校的學生，自不免一番忙亂。惟有這陳國英女士，是個最好勝的人，自己拿著往日讀書還用功的把握，却滿希望在本班裏面考個第一。在考的前幾天，就不分日夜，死命的用起功來。同班的都說

：密斯陳，這個樣子，你是要考第一的了。陳國英笑笑道：那也不見得吧？可是他心裏却想道：人家都說我要考第一，我要考不到，那多寒蠢啊。這樣一來，他要考第一的趨勢，越發是堅定不移。到了考的時候，他一樣一樣功課考下去，都覺得很好，只有英文一門，自己沒有什麼把握。再一問同班的，自己的考卷，敢情還有幾處錯誤，頂多的分數，恐怕也不過是及格而已。這一急，他非同小可，眼見得這十拿九穩的第一，爲英文一樣不好，就要讓給人家了。但是自己仔細想想考卷，那個錯誤似乎也可以原諒，好在英文教員陸無涯，是個挺圓通的人，況且他又很看得起我，或者他多給些分數，也未可知。想到這裏，又轉一個念頭道：我那卷子真錯了，他也沒法子多給分數呀！左思右想，放心不下，便打算儉着去問陸無涯，到底自己的成績怎樣。不過有一層，陸無涯這人，他是喜歡偷看我的，我一個人去，到怪不好意思。想到這裏，臉上一紅，心裏跳個不了。後又想道：反正是自己的先生，怕什麼呢？便攔了一擱頭，擦上一點雪花膏，又換了一件乾淨的衣服，然後才雇了個車子，往陸無涯公館裏來。也是緣分湊巧，陸無涯正在家裏，他一見陳國英來了，也喜歡得心裏亂跳，真是作夢也想不到的事情。不由得說道：哎呀！密斯陳來了。陳國英到是總有點臉嫩，紅著兩個腮，行了半個鞠躬禮，輕輕的叫了一聲先生。陸無涯笑嘻嘻的道：請坐！你是一個頂用的人，怎樣有工夫到我這裏來呢？陳國英道：也沒有什麼要緊的事，我不過來問問，我這回卷子考得怎麼樣。陸無涯聽了這話，早明白了他的來意，沉重的答道：論起密斯陳的卷子，也沒有什麼大錯，不過同班裏面，比你作得好些的很多。陳國英聽了這話，不覺露出失意的樣子，因問道：不知道是那幾處答錯了，陸先生能告訴我嗎？陸無涯笑笑道：照規矩論起來，

在成績沒有發表以前，我不能把這句話告訴你的。好在我們不是外人，告訴你也不要緊。說著，就在書架上，把陳國英的那本卷子揀出來，因指着他看道：「那處文法不對，那處繙譯錯了。」陳國英一看打的分數，却只有五十分，心裏十分不快，以爲這個第一是完全絕望了。這時，陸無涯又揀了幾本挺好的卷子給他看，說要這樣做才對。陳國英聽了這話，只是歎惜。說道：「這些答案，我都懂的，怎麼考的時候，就全忘了呢？」說着，靠在一旁，一隻手扶著桌子，一隻手翻放在桌上的一本書頁只是發楞。陸無涯笑道：「卷子已經錯了，你發愁也是無益啊。」陳國英道：「不瞞先生說，我這回門門功課，都在九十分以上，滿想考個第一，現在這英文考得不好，第一就無望了。」陸無涯道：「那末，密斯陳不要想補救的法子呢？」陳國英一聽這話，知道他言出有因，說道：「能想出補救法子，那是很好，但是那裏有補救的法子呢？」陸無涯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法子是有，不過我爲了你，要對不起全班的學生，良心上很覺說不過去。」陳國英道：「照先生這樣說，一定是有法子的了。」就請先生說出來罷，倘若對於同學沒有什麼防礙，先生也是落得作個人情。陸無涯又在許多卷子底下，抽出兩本白卷子來，遞給陳國英道：「這是剩下來的卷子，若是填上密斯陳的名字，把原卷子的錯處都改正過來，從新謄在這上面，那不是很好的一本卷子，可得一百分嗎？」陳國英道：「那麼，謝謝陸先生，就讓我拿去謄過罷。」陸無涯笑道：「可是可以，這與我們兩個人的名譽，都有關係，要保守極端秘密的。」陳國英微笑道：「那自然。」陸無涯道：「這樁事，我良心上受了很大的犧牲，你把什麼來謝我呢？」陳國英紅着臉道：「我有什麼東西可謝呢，我打一雙毛繩鞋子送先生罷。」陸無涯搖頭道：「不要。」陳國英道：「那末，請先生到真光看電影罷？」陸無涯依舊搖頭道：「不去不去。」陳國

英道：這樣不好，那樣不好，我們這窮學生就謝不起你了。陸無涯笑道：日子長哩，我們都沒有那樣急。緩緩再說罷。說到這裏，故意的沉重說道：這個卷子，可不便帶到寄宿舍裏去寫，一等人家知道，傳揚出去，我是不要緊，拚了不當平等大學的教員，你這個犧牲就大了，我們就跳到黃河裏去也洗不清啦！陳國英聽見他夾七夾八說上了一陣，心裏怎樣不明白，却又不好意思駁他的話。便道：依先生的意見，怎麼樣辦呢？陸無涯笑迷迷的道：依我說，你那個原卷，完全不要，我馬上和你從新做一篇，你就在我這裏磨好，你交給我，當面給你打上一百分，又快，又秘密，你說好不好？陳國英聽了這話，很為躊躇，不好答應。一來恐怕在這裏久了，碰着人，怪不好意思，二來一男一女，藏在一個屋子裏，辦秘密交涉，到底有點不方便，很不願意。但是照表面說來，人家是一番好意，又不好拒絕，倒覺得很為難。陸無涯早明白了他的意思，便道：不要緊，這時候，我這裏沒有人來，你要不放心，我可以招呼這裏的夥計，有客來了，說我不在家。把他擋了回去，那就完了。說著就喊了一個夥計進來，把這話交代他，夥計望了一望陳國英，答應着去了。這時，陸無涯把房門一關，笑嘻嘻的對陳國英道：你等著，我要好好的和你打一槍嘍。這時的陳國英，只好由陸無涯擺佈，就照他的計畫，如法泡製。等到把卷子磨好，冬日天短，早是燈火滿街了。依著陸無涯，還要留陳國英晚飯，陳國英道：天已不早，揀日再來罷。陸無涯笑道：你這揀日再來一句話，還是口頭語，還是真話，要是真話，我才讓你走。陳國英只得說道：實在是真話。陸無涯聽了這話，也不能再逼，只得叫夥計替他雇了車子，送他回去。臨走的時候，陳國英紅著臉輕輕的對陸無涯道：今天的事情，先生要保守秘密的，就是我到先生這裏來的這句話，也不能

告訴人的。陸無涯笑道：這是自然的道理，請你放心得了。陳國英這才放心回去。一宿無話，到了次日，陳國英滿想這個問題過去了，誰知不到上午十二點鐘，陸無涯就來了一封快信，拆開一看，不說字多少，數一數，有十二張八行。劈頭劈腦一句，就是國英學姊愛鑒。陳國英看了這封信，臉上紅一陣，白一陣，心裏就像小鹿撞鐘一樣。心想這些男子，真惹不得，給他一點顏色，他就要存非分之想。他這封信，千言萬語，歸總一句話，是要我陪他到公園裏去。照理說，他幫了我這一個大忙，我不能拒絕他，但是彷彿聽見人說，若是一男一女交朋友，到了同逛公園的程度，那是很有問題的。難道他也想把這個手段對付我嗎？倘若到了那個時候，他真向我開口，我又怎樣答覆他呢？陳國英這樣一想，到弄得沒有了主意，翻來覆去，把十二張八行，看了好幾遍，心裏還是跳個不了。心想這一封信，要是被同學的看見了，那還了得！想了一想，本打算把他燒了，却又轉回來一個念頭，這也是平生一樁奇遇，何不留著做個紀念，便把十二張信紙和一個信封，在一處疊了，放在床上枕頭邊，墊褥子底下。一個人坐著發了一回呆，好像有個什麼問題，沒有解決似的。心慌意亂，連午飯也吃不下去，他在這邊芳心撩亂，那邊的陸無涯，更是不堪言狀。他自從信發出去了，也不知是禍是福，像熱石上的螞蟻一般，在家裏老是起坐不安。心想我這封信，寫得也很婉轉，並沒有什麼唐突的地方，像他昨日對於我的態度，當然不會拒絕的。但是有一層，我是約他在遊藝園裏踏月，這踏月的程度，似乎還沒有到，他未必肯去吧？況且我信上，友愛的字樣，好像寫的不少，這不太露骨了嗎？倘若他一翻臉，把信送到報上去公布起來，那我這能在北京混飯吃嗎？越想越覺得這封信寫得太魯莽了，只埋怨自己性急，便橫睡在床上，把信的詞句

，從頭到尾，默想一遍。還好，大概的意思，都還記得，覺得有幾句話，很能動人，他未必至於翻臉。又想起他昨日臨走的時候，低著頭，紅著臉說話，叫我保守秘密。那種神情，過後思想，好像吃橄欖，真是十分有味，他也未免有情吧？想到這裏，不由得跳了起來，這一跳不打緊，只聽見嘩咚一聲，好像房子倒了一般，嚇了他一身的冷汗。要知陸無洋有無危險，請看下回。

第四回

密約桑中師生訂白首
銷魂花下事業誤紅顏

却說陸無涯正在高興的時候，忽聽得嘆咤一聲，嚇了一跳，原來是他在床上跳下來，用勁過猛，把床上的簾縷子，搖動得坍下來了，出其不意，所以嚇得出了一身冷汗，自己也不免好笑。就叫夥計進來，把床鋪理好，順便吩咐夥計，說是外面要來了我的信，你招呼帳房先生，趕緊送進來，不要攔在外邊。夥計答應了幾個是。陸無涯又問道：怎麼這時候，還不開飯？夥計道：剛才我不是請陸先生吃飯，您說不吃嗎？陸無涯道：你來請過我嗎？夥計道：好！怎麼這一刻兒工夫的事情，就會忘了。我來請您的時候，您躺在床上，我說陸先生請吃飯，您把頭搖着說，不吃了。陸無涯想了一想，好像也是有的，笑着說道：我倒忘了，你去罷！夥計笑着去了。陸無涯覺得心亂的很，便在書架上，隨手抽了一本書，坐在桌子邊來看，誰知看了半天，還是模模糊糊的，明明是看的第一行，却接上第三行去了。他隨手在桌上一摸，摸有一把茶壺，眼睛望着書，出了神也沒有理會，只抓着茶壺，就壺嘴子喝茶，却是越喝越沒有，只覺得衫袖裏面，一陣溼漉，睜眼一看，原來茶壺嘴高高的擡上翹心，自己喝的是茶壺把，茶從壺蓋上流出來，由他的大衫袖裏，直奔脇窩。陸無涯道：這是怎麼一回事，今天我老是這樣神魂顛到的，再要這樣過三天，我是非死不可了。想了一想，跌着腳道：管他呢，我再寫封信去，催他一下子。就是弄僵了，我拚了犧牲名譽，當一個誘惑的罪名罷了，還有什麼大不了呢？想畢，便又提起筆來，寫了一封信，末了，却用英文簽着名，是你誠實的朋友某某。這在他意思，是先把先生的名分犧牲了，好來談愛情。信寫畢，找了一個漂亮的信套封了，上面寫着即送平等大學女生宿舍，陳國英女士台啟。左

邊上面寫了四個字敬候回示，在這四個字底下，加了一個感歎式加重語氣的標點，每個字旁邊，又畫上一個三層的墨圈，底下未署名，只寫要言內詳四個字。信已寫好，便叫一個夥計進來，給他三吊錢坐車，教他送去，並且要帶回信回來。夥計拿了信，便送到寄宿舍裏來。這時，陳國英正好沒有出去，拿着一本新式標點的紅樓夢，在那裏解悶呢？他接了這封信，倒楞了半天，沒有法子擺佈，心想要老是不理他，他却老寫信來，倘若給同學的知道，那真是一樁笑話。千不該，萬不該，不該想這個第一，和他辦了那一件秘密交涉，鬧得受了他的挾制，不敢聲張。要不然，我却把這兩封信，送給校長看，教他吃不了，兜着走呢。現在是沒有別的法子，只有當面去交涉，叫他不要寫信來，他既要我到遊藝園去，我就索性依允他，解決這個問題，到了那時，看他怎樣？反正，我自己主意拿得定，也不怕他什麼手段的。想罷，便在紐扣邊，取下自來水筆，就桌子上的英文紙，寫了一封回信。他這封信，正和陸無涯的來信，成了一個反比例。內容極其簡單，只說今晚六點鐘，在游藝園電影場候駕。夥計將這封信拿回，陸無涯已經等得二十四分不耐煩，心想這些公寓裏的夥計，實在可惡，我要是做了警察當局，對這班東西，必要從嚴處分他一下，至少也要送他到教養局，關他個週年半載。等到夥計進來，一眼看見他手上拿着一封信，不由得心花怒放，那顆心幾乎從口裡跳將出來，這時也不要送夥計到教養局去了，自己便迎了上去，接過那封信來。拆開一看，這陣歡喜，那是不必說。一看手表，已經三點鐘了，便打開箱子，把藏着的十塊錢拿出來。這十塊錢，原是他一點孝心，想留着買一點洋參，寄給他母親的。因為事就攔了，洋參沒有買，不料到留著為今晚招待情人之用，真是天從人願。又在箱子裡，取出一套乾淨的小衣忙

著換了，把皮袍子和帽子，都是重新刷刷，忙了一二十分鐘。事情完畢，對著鏡子一照，自己看看自己，也覺得精神煥發，只是嘴上的鬍子，密密的長上一層，很覺討厭。心想，我也該理髮了。現在還只三點多鐘，不如先到香廠去洗個澡，帶着理髮，然後到遊藝園去，正是六點鐘，豈不甚好。主意想畢，便雇了車子往香廠而來。誰知他雇車子的時候，貪圖一個快，一說價錢，就往上一坐。這個車夫，正是一個八旗子弟，大概也有四五品的階級，他拉起車來，還忘不了公子哥兒的氣派，走起路來，一是一，二是二，大開其四方步。陸無涯踢著車子道：你也拉快一點呀！車夫聽了這話，躬起腰來，拉著車把，把腦袋衝也衝的，跑不到二三十步，又數着步走了。陸無涯罵道：渾蛋！像你這樣子拉，什麼時候，把我拉到香廠。那車夫聽了，索性把車放下來，在腰裡掏出一塊破布，只揩他頭上那油膩也似的汗。氣吁吁的說道：先生！我快不了，反正把你拉到得了。陸無涯一看這車夫，臉上長的雞皮鶴髮，嘴上的鬍子，和鼻涕粘成一把，已是衰朽不堪。他今天受了愛情的衝動，大發慈悲，給了他一吊錢，不要他拉了，另外雇了一輛車，向香廠濟華園而來。他洗了澡，理了髮，刮了臉，已經五點多鐘。忽然靈機一動，想起一樁事，便在洋貨舖裡，買了一條水紅色的綢手絹，一瓶檀香水，包好了，放在大衣袋裏，這才到遊藝園來。他怕陳國英先到了，老戲場，新戲場，雜耍場，影戲場，統同找了一遍，都還沒有。他雖然沒找着陳女士，却盪盪入徵，怕女士找他不到，便走到收票進門的總口上，找個椅子坐了等著。那些來來往往的人，他一個也不放鬆，都要看他一遍。他坐的地方，正是憲兵駐紮的所在，有一兩個憲兵對他望了一望。他心想：不好！他們不要疑心我吧？便站起來，裝著看牆上掛的像片，搭訕著走了。但是他等

候陳女士，却是至誠，決不肯輕易自誤的。所以他走不了幾步，仍舊走了回來，約摸等了三十分鐘，好容易，陳女士來了。陸無涯看見，早是笑容滿面，對他鞠了一躬，便對他道：這裏人雜得很，到是電影場裏清靜一點，我們到那裏去坐罷。陳國英微微的笑道：隨便。陸無涯看見他這一笑，真如醍醐灌頂，說不出來的這一種快樂。便引着陳國英到電影場來，揀了一張桌子，請陳國英坐下。自己也脫下大衣，坐在一邊。茶房泡上茶來，陸無涯拿了一隻杯子，先用手絹擦了一擦，然後斟了一杯茶，放在陳國英面前。便含笑說道，這遠的道，要密斯陳走了來，我很不過意。陳國英道：我本來要謝謝陸先生的，先生這樣說，反叫我過意不去了。陸無涯笑道：你太客氣了！我還有一句話，你一聲一聲的叫我做先生，我實在不安。我們在課堂上，是教員學生，下了堂就都是朋友。況且我除了懂得幾句英文，那一樣比得上陳女士，我想和你交朋友，這怕你不肯呢，那裡敢以先生自居哩。說到這裡，陳國英也斟了一杯茶，放在陸無涯面前，陸無涯趕緊站起來接着，就他接茶的時候，看見陳國英那隻又白又嫩的手，受了凍微微的帶一點紅色，真是像新詩人拿來就用的一句話，如玫瑰般的嬌艷，加上陳國英臉上手上擦的雪花膏，微微的透肌而出，叫這個逼就芳澤的陸無涯，怎樣不神魂顛倒？在陸無涯一方，恨不得在此刻，把愛陳國英的話，從肺腑裡都倒將出來，並且陳國英能同他今晚正式訂婚，尤其是好。但是我愛你這一句話，怎樣說得出口呢？又想說，又不能說，只好找些閒話來敷衍了。在陳國英一方，對於陸無涯這樣的勾引他，本來不高興，但是一見面，又不願給人家下不去，也只好隨著敷衍了。他們坐在一處，閒談許久，還是沒有提到正文。而且電影場這個地方，人目衆多，也不好怎樣談愛情。陸無涯忽然眉頭一皺，計

上心來，便對陳國英道：密斯陳，來得早，大概還沒有吃晚飯吧。這裡靚英的大菜還不錯，我們去吃點東西好不好？陳國英道：不必，我已經吃過晚飯了。陸無涯笑道：你吃過，我還沒有吃過，我是要去吃的。那末，我順便請密斯陳坐坐，也不要緊呵！他這樣一說，倒弄得陳國英沒有話說了，只得隨他到番菜館裡來。這遊英園的茶房，都是乖巧不過的，看見一男一女進來，早把一個小單間的簾子捲起，讓他們進去。這時，自然陸無涯坐了主席，把菜排子一看，便遞給陳國英，問他要掉什麼不要。陳國英道：這個燜水鴨，掉個火腿鷄蛋罷，先生看好不好？陸無涯道：好極好極，密斯陳的脾氣，竟和我一樣，大菜裡面，這些什麼鷄，什麼鴨，我總覺得他不動，反而弄得刀叉盤子亂響，要是遇着什麼大宴會，那是真叫人不好意思呢。這時陸無涯的話匣子開了，說是歐洲的宴會怎樣，日本的宴會怎樣。又說歐洲男女社交公開，宴會多係女子作主體，中國恰成一個反比例。由男女社交公開又談到兩性戀愛，說是戀愛分兩種，一種是形式上的戀愛，一種是精神上的戀愛，而精神上的戀愛，又有一致的，或片面的。說到這裡，把眼睛望着陳國英，歎了一口氣道：像我現在的情形，就是片面的……陳國英不等他這句話說完，臉上早是一紅，便低著頭，只把刀叉去分盤子裏的燒牛肉。陸無涯轉過臉，又笑嘻嘻的道：密斯陳，我聽見說，同班的學生吳國良是你的同鄉，這話對嗎？陳國英道：不錯，是同鄉，但是同班裏的同鄉，也很多呵。陸無涯道：但是我聽見說，他和你，還有其他的關係呢。陳國英嘴一拔道：這都是同學造的謠言，像他那樣的學問，我是不放在眼睛裏。陸無涯道：那末，就照密斯陳的眼光而論，同班裏的學生，你對那個表示贊同呢？陳國英微微一笑道：我既然考了第一，他們都未必好似我，我對誰也不欽佩。

！陸無涯斜乜着眼笑道：好高的眼光，我又要進一步問你了。學生裡面，都不如你，那末，教員裏面，你也一個都看不起嗎？陳國英聽了這話，一時到不好答覆，便在鈕扣上，取下一條手絹，握著嘴笑。陸無涯道：你說呀！難道你默認了都好嗎？陳國英把眼睛望着桌子上的瓶花，低低的說道：也有我看得起的，也有我看不起的。陸無涯道，不用說，像我樣的人一定在看不起的一流了。陳國英笑道：陸先生正是把話來倒說，要是連你也看不起，平等大學，那就沒有好教員了。陸無涯眯着眼睛笑道：這話真的嗎？陳國英道：真的。陸無涯道，蒙你抬愛，算看得起我，那末，你猜我最欽佩的是誰呢？陳國英一面抿着嘴笑，一面搖搖頭。陸無涯道：你是個絕頂的聰明人，不要裝裝，你總應該知道的。陳國英道：這話奇了，你心裡的事，我怎麼猜得着呢？陸無涯道：你就隨便說一個，看對不對。陳國英道：應該是俄國的列寧吧？陸無涯道，呵啣！太遠！太遠！太遠！陳國英道：那應當是孫中山，或者是……陸無涯道：還是太遠。我老實告訴你，這個人就在平等大學裡，而且還是女性。這算說穿了，你應該知道吧？陳國英道：難道我們女同學裡面，還有你欽佩的嗎？是密斯劉呢？還是密斯王呢？陸無涯把刀輕輕的敲着盤子道：你這個人，真會作曲筆文章，我想把大觀園裡伶牙俐齒的林妹妹請來，或者可以和你比一比，到底是誰會說話？像我們這一張笨嘴，只好宣告失敗了。陳國英道：你把這個難題，教我猜，還說我會作曲筆，這不是冤枉嗎？陸無涯道：你真猜不着嗎，我就告訴你吧，我最欽佩的這個人，他的姓是東西南北的東字，加上一個耳朵旁，說得這樣清楚，你當然明白了吧？陳國英笑道：難道說，先生還欽佩的是我嗎？這就奇怪了，我這個人，那門可教人家欽佩呢？陸無涯道：這是你太客氣了，你的學問性情，在同

學裡，已經是不可多得，加上你……陸無涯說到這裡覺得太唐突了，便改口道：你又比一切人用功，旁人我不曉得，就我個人而論，我是佩服得五體投地了。密斯陳，我要說句魯莽的話了，將來也不知那個有福的，得着你作內助理。陳國英聽了這句話，臉上不免一紅。陸無涯道：我這是真話，並不是和你開玩笑，我却有點非分的希望，很想和密斯陳作一個討論學問的朋友，常常找個地方談談，不知道密斯陳賞光不賞光？陳國英先聽他說有點非分的希望，心裡不免一跳，後來聽見他說，不過要常在一處談談，却又是沒有料到的事。心裡明明知道一男一女常在一處，不能沒有下文，是不可答應的。況且今天到遊藝園來的本意，原是想把兩個人的交涉解決，從此擺脫關係，照他這樣說，不但不能脫離關係，反多一層接近的機會了。但是人家說得冠冕堂皇，也沒有什麼理由，好拒絕人家呀。只得說道：那是很好的事，很希望陸先生能常常指教我，討論兩個字，我還不配說呢？陸無涯道：這些客氣話，我都不必說，密斯陳答應了我這個要求，我是快活得很。那末，我們要不要訂一個時間呢？陳國英想道：好啊，又進一步了。便說道：那到不必，我隨時可以到先生那裡去請教。陸無涯想了一想，說道：也好，說着話，茶房已經是端上咖啡來了！陸無涯便拿錢會了賬，陳國英道：我本來要謝謝先生，反而叫陸先生請了我，這話怎麼說？陸無涯道：不成問題，不成問題，我們既然是至好，還拘形式嗎？說着便在大衣袋裡把那一瓶香水，和一块紅綢手絹拿了出來，笑嘻嘻的遞給陳國英道：這東西，不過聊表寸心，作一個紀念。密斯陳可不要嫌少！陳國英又沒有料到他有這一着，受下呢，這個東西，送得太賤，不受呢，又給人家下不去。只得說多謝多謝，到說不出別什麼來。陸無涯道：我剛才不是說過嗎？我們是不拘形式

的呀！便把東西望陳國英身上亂塞，一定要他收下，他沒有法子再推却，只得收了。陸無涯道，今天晚上，月色很好，不大很冷，我們在場地上踏踏月，好不好？陳國英道：可以的。陸無涯聽了這話，便在衣架上，將陳國英的大紅毛繩圍巾，取在手裡。這時茶房正送過手巾來，陳國英當着人家的面，又不好攔住他，只得罷了。陸無涯却親熱熱的他替把圍巾圍上，然後自己穿上大衣，帶着陳國英到外面場地上來。這時，一輪寒月，照着滿地雪白，由這邊朝東南望去，看見先農壇裏面，一片曠野，零零落落的黑影，一堆一堆的排着，都是老柏樹。那座鐘樓，在這荒涼的月地上，巍然高挺，很有畫意。陸無涯道：密斯陳，你看這月色多好啊！在北京這地方，一個冬天，像這樣的良夜，可沒有幾回呢。說着話，兩個人並排走着，已經走到荷花池的那邊，只有些枯樹遠遠近近在月亮底下，又叉的立着，一個人影子也沒有。路旁草亭子裏的玻璃燈，掛在亭子柱上，一盞一盞，發出那似黃不白的亮光，照得亭子裏，暗一陣，亮一陣。陸無涯指着老場那邊道：你看！那裡電光燦爛，鑼鼓喧天，却越顯得這裏冷靜的了。我想遊藝園裏的遊人，能拋了那種熱鬧，來領略這種冷靜，也不過你。你看對不對？這時，陳國英坐在路旁一張露椅上，陸無涯也不知不覺的坐下來。陸無涯又道：我和你，有許多性情相同的地方，奇怪不奇怪？而且我們今晚坐在這裏談天，更是沒有想到的事情。人說有緣，我們也總算得有緣了。陳國英聽了這話，並不作聲，陸無涯笑道：和美人月下談天，是人間第一種範福，今天密斯陳能和我在一處談天，我不知幾生修到，我希望可一而可再才好。陳國英聽了這話還是不作聲，扭轉身去，低著頭弄圍巾上的繩子。陸無涯道：你們穿這個短袖子的衣服，露出白的手來，好看是好看，就是冷得有一點難受哩。

！說着。便伸手過去，捉着陳國英的手道，可不是冰冷的嗎！陳國英把手一縮，把陸無涯的手一推道，不要胡鬧。陸無涯笑道：這就算胡鬧嗎？還有比這更胡鬧的呢。說着話，又伸手把陳國英的手，緊緊的握著，只是格格的笑。陳國英一點兒也推不動，他索性扭轉身子來，朝着陸無涯道：你爲什麼忽然不老實起來？那末，我以後不敢和你交朋友了。陳國英嘴裏雖然逞強硬，可是心裏亂的了不得，臉上熱得像火燒一樣。陸無涯道：我老實告訴你罷。正要往下說，遠遠的一個黑影子一閃，漫漫的就走了過來，聽見他走的脚步声，得得的響，好像他穿的是皮鞋，不用說，這是那最愛多事的警察。陳國英積俗不過，早離開了陸無涯，坐在椅子的那一頭，那警察一步一步的走了過來，對他們看了一眼，沒有說什麼，也就走了。陸無涯到嚇了一跳，其實這樣的事遊藝園裏面那天不有十幾起，尤其是夏天，請花園的露椅上矚目皆是，警察精神有限，也管不了許多咧。陳國英和陸無涯，在遊藝園裏面，又兜了幾個圈子，各處的玩藝兒，都已散場，已經十二點以外了。陸無涯道：糟了，我只管和你說話，却沒有留心時候，密斯陳回到寄宿舍裡去，裡面還能開門嗎？陳國英道：寄宿舍裏那裏得進去，我只有到姑母家裏去寄宿了。陸無涯笑道：半夜三更，到親成家裏去做客，也不像樣吧？陳國英道，沒有法子啊！陸無涯道：不要緊，不要緊，我們回到東城去再說，兩個人就雇了車子，同路回東城去了。他們回東城之後，一宿無語。從這一天起，他們就發生了密切的關係。當場各園吳碧波二人，在他公寓裏說話的時候，他們倆，已經用他倆的成分，製造了一件小東西，陸無涯正在這裏想，要如何解決。明知道現在的新夫婦，結婚兩三個月添出了小孩子，滿不算回事，不妨馬上補行結婚的。可是有一層，一個是有婦之夫，一個又是夫

之婦，這個婚姻如何可以成就呢？當他爲難的時候，朋友去問他，他怎麼不紅臉呢？好在吳楊二人，對於他這一樁事，早有所聞的了，也不去深究。在這公寓裏，南天北地的，談了一陣子，也就各自回去了。楊杏園到了家裏，長班給他一張名片，說有個人來拜望他，楊杏園把名片一看，是幸福報裏的編輯陳若狂。因問那長班道：他沒有說什麼就走了嗎？長班道：他說有事和您談，約在今天晚上九點鐘通電話。楊杏園心想：他和我有什麼可談的呢？我們還是生朋友啊，不過在胡同裏同逛一兩回罷了。人家說嫖界的朋友，最容易熟，照這樣看來，真有點不錯。到了晚上，楊杏園到了報館裏，又和何劍塵提起此事。何劍塵笑道：這人却是嫖學專家，你要願意逛，要向他多多領教才是。這時，史誠然也在那邊繙譯稿子，聽見他們說起嫖經，他又禁不住插嘴了。說道：這人的嫖學，實在不錯，他還很懂經濟學的原則啦。他應酬朋友的時候，是在班子裏混，要是一個人呢，他就降級到二等茶室裏去了。何劍塵笑道：你怎麼會知道的，靠不住，你和他，也是同志吧？史誠然紅著臉道：沒有的話。楊杏園道：這事說起來，有點影子，我很疑心了。有一次早起，我走觀音寺過，我看見你和陳若狂兩人，冒冒失失，從朱茅胡同鑽了出來，這不能說是並無其事吧？說到這裏，那位陳若狂先生，正由外面闖了進來。說道：好哇，你們背後，論我的是非。楊杏園道：並不是罵你，就把剛才的話，說了一遍。陳若狂笑嘻嘻的說道：事是有的，我們第一點，只好不得已而思其次了。楊杏園對史誠然道：人家畫供了，你還賴什麼。這裏面的風味，我還沒有嘗過，你今晚帶我去瞻仰瞻仰，好不好？何劍塵皺著眉道：這裏面一言難盡，我看你不去也罷？楊杏園笑道：越是糟，我到趕要去看看，作與很可以給我們一點描寫的材料。陳若狂笑道：這

裏面，何嘗沒有好的。劍塵也未免一筆抹煞了。不過屏間裏點綴，却是差一點，然而這和我們逛的目的，並沒有關係啊！楊杏園笑道：既然如此，很好，回頭我們把事辦完，可以就去拜訪你的貴相知。不過一層，我還不懂這裏面的規矩，你要隨時指點指點給我，免得我出醜才好。陳若狂道：這分明是你挖苦我們了，豈有個花廳的老手，還會到柳城裏去翻筋斗的嗎。楊杏園笑道：請你稍等一會，我們就走。說著，當真低起頭來，趕快發稿。到了十一點鐘，稿子差不多發齊，楊杏園隔著桌子，和何劍塵一拱手道：偏勞偏勞！便對史陳二人笑道：請你們履行條約。陳若狂笑道：當真去嗎？史誠然道：去是去的，却有一件，我請你不要坐包車去。這班車夫，最喜歡向人家報告主人的行動，我們逛二等車子要讓他們在門屏裏大談幾天了。楊杏園道：反正路不多，走去也行。說畢，三人便走出報館，往胡同裏而來。一到了留守衛，只見三個一羣，五個一堆，人却擁擠得很。楊杏園道：你們到底上那一家呀，這個地方，要碰到熟人，怪寒憎的。陳史二人，彼此商量了一陣，議定了先到小朱茅胡同步蘭院。楊杏園這又要長見識了，一進門，照班子裏一樣，門口也有幾個粗人坐著，見客進來，也使勁喝了一句來嘿呵的聲音。走進院子，有幾個作小生意買賣的，把提籃放在地下，操不著南不北的聲音，叭叭道：口香糖，牛奶糖，鴨肫肝。這邊有一個人，背着一個大喇叭，口裏叭叭道：唱話匣子。轉角的房門口，還有一個十幾歲的小孩，手上敲著竹片，拍拍的直響，口裏唱着幫子腔，那邊相，又來了，王氏寶釧，敢情是向嫖客討錢，這種聲音，就鬧成了一片。對着院子，有一間屋子門口，站着一個梳元寶頭的老媽，把一隻手撐起白布門簾子，口裏嚷道：都來見見呀！聲音又大又尖，十分刺耳。這時院的裏姑娘，便一個一個

的，走到那房門口，好像軍人立正似的，站一下就走。那老媽子便來一報一個，說道：排三，排五，排七。楊杏園想道：常常看見花報上，載的什麼排幾排幾，原來就是他們的台甫。他正在這裏看熱鬧，那邊來了一個姑娘，笑著喊道：老陳呀。一言未了，便走到陳若狂面前，把他頭上的帽子搶了下來，拿在手裏。一迭連聲的叫找屋子。一面又拉著史誠然的手道：不要走。史誠然笑道：不走不走！姑娘又伸手過來，牽著楊杏園的衣服道：這位朋友，對不住，請你照應點。楊杏園聽了這話，大窘之下，不知道怎樣答應才好。只得鼻子裏哼了一下。這時，陳若狂發言了，說道：沒有屋子，我們回頭再來罷。那姑娘道：不許！老也不來，來了就走，沒有這樣的道理！請你在院子裏站一下也不要緊，我們正在騰屋子呢。說畢，又喊道，你們替我找屋子啊，好容易，這時有一個屋子，走了一幫嫖客，那姑娘帶說帶拉，便把他們拉了進去。楊杏園一看，這屋子，上面擺一張床，已經把房間佔去一大半，右邊一張梳頭桌，上面放一盞煤油燈，左邊一張方桌，放了兩把茶壺，一隻茶盤，七八個茶杯，桌子和門旁邊，一共放了五張椅子，牆上也掛了幾張畫，不過是紙糊公司，綢緞公司，印刷的月份牌之類。他看了一遍，心想這個藏嬌的所在，未免太不堪了，便隨身坐在一張椅子上，陳史二人，更毫不客氣，四腳撩天的，坐在床上。那姑娘在史誠然身邊，一歪身就坐在他的大腿上，他隨手一抱，攬住那姑娘的腰，姑娘把嘴接近史誠然的耳朵，唧唧的說了幾句。史誠然點頭笑道：好！好！我一定替你辦到。楊杏園這幾個月來，雖然在風月場中，不無留戀，像這樣的行動，他還是少見，不免對史誠然笑笑。史誠然把姑娘一推道：這位朋友，都替老陳吃醋了，你還不過去。那姑娘便站了起來，走到楊杏園身邊，問楊杏園青姓。楊杏園答

應了姪婿，就近看他的臉，雖然擦了许多粉，兩腮瘦削，十分憔悴，眼睛底下，有一個弧形的青紋，隱隱可見。也只得握着他的手道：你芳名叫什麼？那姑娘道：我叫林小香。楊杏園道：你多大年紀，林小香還沒有答話，外邊一疊連聲的叫七姑娘，他一撒手走了。史誠然道：你不要問他們的年紀，十四五，他說是十七歲。十八十九甚至廿，他也說是十七歲。總是十七歲。楊杏園道：年紀大的說小，那是自然之理，年紀小的報大，却是什麼緣故呢？史誠然道：因為警廳定的章程，不上十六歲，不許妓女賣淫。這些龜蠹，恨不得他們手底下的妓女，早點出手，可以多混幾年，那裡能守這個條件。只要女孩子身體發育差不多，對客能說幾句話，那怕十四歲呢，他就冒稱十七歲，到警廳去報名上捐了。楊杏園道：難道說他們報多少歲，就是多少歲，警廳就不調查一下子嗎？史誠然道：怎麼不調查，他們妓女上捐的時候，還要遞上一張相片咧。不過總是准的多，駁的少。說着，把手一指壁上道：你瞧，這不是警廳出的佈告嗎？明明限定清吟小班妓女，押櫃不許拿過一百，二等茶室妓女，押櫃不許拿過五十，下處妓女，押櫃不許拿過二十，其實於事實上差的多。旁的不說，你要認識五福家的小紅，他就拿過押櫃兩千多啦。史誠然說得高興，正要望下說，林小香一掀簾子進來。對陳若狂道：對不住，這屋子來了客，請你們再掉一間屋子坐坐罷。說畢，又把他們三人，引到一間屋子裡來，楊杏園一看比較頭裡一間屋子，收拾得好一點。桌子邊坐了一個十六七歲的妓女，到也生得清秀，一個人坐在那裡抹骨牌。看見他們進來，把牌一推，打算就要走。陳若狂笑道：傻鴨！我們進來，倒把人家主人翁轟了出去，這事要不得。來來來！我們還是到院子裡去站着罷。引得那妓女也笑了，祇得坐下，仍舊低看頭去抹骨牌。楊杏園覺得

這個人倒很溫柔可親，正要借事和他說兩句話，祇聽見外面叫道：七姑娘，客人要走了，林小香便對陳若狂道：客人走了，請上我屋子裡去坐罷。他自己便出去送那幫客，另外有個老媽子，把他們帶進林小香屋子裡去。楊杏園問史誠然道：你們爲何不憚煩，這樣一掉再掉。史誠然道：你那裡知道，茶室的規矩，不同小班，客人不進本人屋子，是不給盤子錢的。所以紅一點的妓女，每晚他的客人，必定把旁人的屋子佔上幾間，然後他一班一班的讓進自己屋子裡來。那些倒壩的妓女，祇好把屋子作他的預備接待室了。這時，林小香送客進來，隨後有一個漢子，所謂當龜爪子的，手上拿着兩塊圓的洋鐵板，也有點像碟子的形式，裡面平平的鋪了一層瓜子，放在桌上，回身走了。林小香就把那瓜子向一隻玻璃碟子一倒，然後把那碟子，先向楊杏園面前一送，楊杏園隨手抓了幾粒，他就轉送給史誠然，最後才送到陳若狂面前，這房間裡的娘姨，也倒三杯茶，放在他們面前。楊杏園一看那茶，黃得像馬屎一樣，他也不敢喝，看一看陳史二人，早和林小香在床上紐着一團，楊杏園一個人搭心着便看牆上的字畫，也有寫的對聯和弔屏，倒是沒有什麼月份牌，牆上還掛着一個銅牌，上面寫着林小香三個字。他想，小班裡妓女的名字，都掛在門口。茶室的牌子，却掛在房裡，這也有什麼限制嗎？因就把這個疑問，去問史誠然，史誠然道：這有什麼限制，不過這裡面，很有表示姑娘們的虛榮心罷了。凡是二等裡的姑娘，多是小班裏除絃下來的，要是沒有虧空的，還可保留一點木器傢伙。不然，就祇剩這塊銅牌。他們因爲要表示是從小班裡來過的，所以還把這銅牌，掛在屋子裡裝裝面子。說著因問林小香道：我這話對不對？林小香笑笑，說道：你不要瞎三話四。楊杏園聽了史誠然的話，看這屋子裏除桌椅之外，還有一架衣櫥，一張沙發

料定林小香也是降級來的，不過梳頭桌上，却也照別個房間裡一樣，也放着一盞煤油燈，却是不可解。因問史誠然道：這間屋子裡，既都有電燈，各人又都點上一盞煤油燈，這是何意義呢？史誠然道：說起來好笑，這茶室裡的電燈，都祇點半夜的，打過十二點鐘，毛伙就把總電門關上，改點煤油燈了。他們兩人在這裡，大談其茶室的規矩，林小香和陳若狂，也在那裏大辦交涉，正鬧得難解難分，外面又有人叫七姑娘，林小香出去了。一會兒進來對陳若狂道：對不住，和你們另外找個屋子坐，好不好？陳若狂道：不必！我們還要到好幾處去呢。林小香道，那末，回頭來罷，陳若狂沒有理他，拿出幾張銅子票，疊好了往玻璃碟內一扔。林小香道：我剛才和你說的話，你不答應嗎？陳若狂微笑道：你今天忙得很，改天再談罷。林小香就把嘴一撇道：哦，我明白了。人家還有兩幫客，沒有進房間，你也要原諒一點啊。陳若狂不等他說完，已經走出了房門。林小香挽著他的手道：明天來！陳若狂鼻子裏答應了一個哼字，便和楊史二人，走了出來。楊杏園笑道：算了，我算已經長了見識了，你們二位自己去逛罷，我不奉陪了。史誠然笑道：這是南式的，還有北式的，你沒見過，不去嗎？楊杏園搖搖頭道：不去！不去！便雇了一輛車子，自回會館，陳若狂等他上了車子，叫住道：楊先生，楊先生。楊杏園便叫車子停住，問什麼事。陳若狂想了一想，笑道：明早奉訪，再談罷。楊杏園見他不說，也不再問，坐車走了。到了次日，一早陳若狂就來了。楊杏園知道他是來借錢的，故意裝作不知道，看他怎樣開口。陳若狂道：楊先生昨天的事，對不住，隔日再奉請。楊杏園道：我這幾天很忙，胡同裡倒沒有功夫去，我們這些吃笨管兒的，這些化錢爐的地方，那裏能常去呢。陳若狂道：你這話真對，不瞞你說，我就爲這個，關了一身

虧空。我們那裏那班同事，逛起來，都不知死活的，盤子錢，一給總是五塊十塊的鈔票，我跟着他一處鬧，那裏能不照樣呢？前天晚上，和我們一個參事去捧場，偏偏我不走運，一輸就是七十多塊，這兩天就鬧得山窮水盡了。昨天那一趟，笑話極了，實在是不不得已。說到這裏，現出很躊躇的樣子，笑著說道：我還作了一件缺德的事呢，前兒晚上，遇着那裏幾個混小差事的，硬要拉去逛二等，也偏偏湊巧，遇着他們打鼓，我打了一場賒賬的牌，約着今天給人家錢呢。楊杏園笑道：什麼叫作打鼓？陳若狂道：就是北班子裏所謂開市，不過借故向客人敲竹槓罷了。因為他們這一天，要叫一般唱大鼓書的在窩子裏唱大鼓，意思是請客人去聽，所以就簡稱爲打鼓。楊杏園笑道：這名詞真有點俗不可耐，但是你剛才說，前天晚上和你們貴參事捧場，怎樣又逛二等去了呢？陳若狂紅著臉道：捧場那是大前天晚上的事，這是前天晚上的事，我正爲了這個爲難。但是數目太少了，不是極熟的朋友，又不好開口，所以我託史誠兄轉懇你老哥，想通融個十元以內的數目。楊杏園笑道：這點小事，我還可以幫忙，但是閣下似乎不至於困難得這樣。陳若狂道：不瞞你說，報館裏雖然一個月給我一百元的薪水，其實這位王天白經理，是有名的光棍，口惠而實不至的。那裏的薪水，上月分早用光了，這一個月，還沒有消息呢。我現在維持現狀，全靠上海方面特約小說的一筆款子，每月有一百多元的收入，這款子不久也就要滙來了。那時候，我一定奉璧。楊杏園道：像我們這班人，都不在洋場才子之列，想加入賣小說的這一黨，很不容易的，你居然能拿一百多元一月，至多也值四元一千字，這個資格，你如何混到的呢？陳若狂含糊答道：這算什麼！我有一位朋友，他一部小說，只做了十二回回目，就得了五百塊錢，這比四元一千字，不更值錢

嗎？楊杏園道：我彷彿也聽見有這一種傳說，當真的嗎？這到底是那家書局出的呢？陳若狂笑道：中國那有這大資本的書局，這是某部一個參事出的，原來這參事有三個兒子，都和他姨太太發生關係，大兒子逼得跑了，二兒子娶了媳婦，被這位姨母霸佔不能進新房，鬧出許多婚姻問題的笑話。我那位朋友，也不知在什麼地方，打聽了一個詳細，隨便和他經理談起來。他的經理說：這種官場醜歷史，著實可以替他鋪張一下子，痛痛快快罵他一頓，你的筆底下很俏皮，可以作一篇小說，在我們報上發表。我那朋友，自然奉命維謹的做起來，因先擬了十二回回目，請他的經理斟酌一下子。他的經理說：很好，今天就可以先把回目發表。這一來不打緊，可把那活鳥龜急壞了。他上次通信社發了一篇新聞稿，已經夠瞧的了，再要做出小說來，這一個小小前程，恐怕靠不住。只得託人向我那朋友的經理商量，情願出點代價，收買他的版權，由三千塊講價，直講到五百塊錢成交，這一部小說就此無影無蹤，這不是十二回回目賣了五百元嗎。楊杏園笑道：你這話告訴我是不要緊，若是告訴了別人，在報上索與來個新聞界之新聞，又要生出許多是非呢？陳若狂道：我原知道你，是一個不管閑事的人，我才告訴你。說著又把許多的話，來恭維楊杏園。楊杏園等他恭維夠了，才拿出一張五元的鈔票交給他，說道：我這兩天也鬧餓荒，對不住，只有這個數目，你帶著使罷。陳若狂接著鈔票道：是是！我很能原諒的，說了幾句話，他就走了。原來他在二等窩子裏留宿過多，身上已經染了許多毛病，這個時候，他正在審淋症。頭裏兩天，他并不知道，每天晚上，依舊到二等茶室裏去胡纏，後來覺得坐久怪不方便，又很痛，在小解的時候，低頭一看，曖呀，下衣全不成個樣子了。那一股腥氣，觸著鼻子，不由得人要作嘔。他這一驚，非

同小可，心想常聽人說什麼淋症，就是這個東西嗎？這如何是好呢？這是平生破題兒第一遭的事情，又不好意思問人怎樣醫治，彷彿記得報上不要緊的地方，那賣藥的廣告裏面，有什麼五淋白濁丸之類，從來沒有注意過，現在何不查他一查。想著，就把所看之報紙，翻了幾種，這一查，長了許多見識，才知道這個症候，有許多名目，和許多關係。不過賣藥的廣告，都說他的藥好，不是一個禮拜斷根，就是不靈還洋，或者是一匣就好，到底買那一樣好呢？揀來揀去，就從中揀了一樣定的價錢最賤，說得最有經驗的丸藥，買了一瓶。誰知這種藥，報上的廣告，儘管說得靈驗，吃了下去，却不見得好在那兒。他既不好意思問人，更不願意到醫院裏去診治，就依舊在報上廣告欄裏胡亂再去找丹方，甚至胡同畸角上，禁止小便地方，所貼那些花柳專科的廣告，也偷著瞧他一下。於是今天換一樣丸藥，明天換一樣丹方，鬧了整個禮拜。到底後來打聽了一樣西藥，叫著什麼三代愛美的，都說很有效力，他就去買了一瓶試試，吃下去覺得毛病好些。可是這樣東西，貴得厲害，一瓶只能用一晝夜，價錢却是兩元五角。他爲醫病起見，沒有法子，只好咬著牙齒去買，不上十天，已經花了不少的錢。他問楊杏園借錢，正是爲醫治淋症，昨天晚上，極力敷衍楊杏園，無非是想多借幾個錢，把病整好。誰知他淋症好了，別的病又發了，從這天起，精神疲倦得很，四肢常常作寒作熱。心想這是小病，不要緊的，也就沒有理會。他報館裏除了那位玉天白而外，還有一位編輯。這人就是楊杏園同鄉黃別山。他看見陳若狂一天疲倦一天，便道：若狂，我看你臉上一點兒血沒有，你表面上雖能支持，你內症可是很重，我勸你還是找個大夫瞧瞧罷。你不信，你把鏡子照照，你已經不像個人樣了。陳若狂聽了這話，當真把鏡子一照，果然眼睛陷下去許多。

，臉上白裏轉青，像蠟人一樣，不覺吃了一驚。心想我不過是一點小小感冒，怎樣病得這般厲害，再要不醫治，恐怕真要成大病了。他決定了主意，就到他一位同鄉陳大夫那裏去瞧病，這人認識的閩人很多，是由十多名同鄉議員，公函醫院，批准了的。免考醫生。手段雖不能十分高明，門診費却定二元，出診也是五元起碼。北京閩人，有個最怪的脾氣，是愛貴不愛賤，所以他的生意，居然很好。這天陳若狂到他那裏去瞧病，因為同鄉的閩人，都信任他，以為總不會錯的，所以並沒有考慮，一直就來。他到了醫生家裏，照例出了兩塊錢掛號，那門房把他引進一間診病室裏來。這屋子裏，也有些字畫文玩之類，却一大半是同鄉官員的下款。一張橫桌邊，坐了一個三十多歲的人，在那裏看拳強報。見他進來，狠客氣的，請他坐下。陳若狂看他那樣子不像是醫生，也不像是僕役，倒看不出所以然來。那人等陳若狂坐了，問了他的姓名籍貫住址，拿出一張診病單出來，給他一一用筆填上，然後再去請醫生出來，陳若狂這才知道他是醫生的助手，心想到底大名家的氣派不同。一會兒醫生由外面進來，有五十來歲年紀，嘴上略略有點鬍子，穿了一件舊羅長衫，斯文一脈的，態度很為從容。他對陳若狂微微點了一個頭，請他在張橫桌邊坐了，自己對面坐下，先把那單子看了一眼。然後問道：陳先生是什麼病？陳若狂道：身上時寒時熱，四肢無力，只覺疲倦得很，胃口也壞，一點兒東西不想吃。那陳大夫點點頭，頭裏那個開單子的人，取過一個小小的布枕頭放在桌上，陳若狂知道這是按脈的，便把手放在上頭。那陳大夫伸出一隻手來，按住他的脈，他那指甲，都有一寸來長，他只管歪著一個腦袋，凝住神數脈息，用手極力的按脈，那指甲直陷入陳若狂的肉裏，戳著生痛。一會兒，陳大夫把兩隻手的脈按完了，便對陳若狂道：不要緊

，這是受了一點風寒，吃一兩劑藥就好了。說畢，翻開桌上雪亮銅墨盒，拿起筆來，在那診病單上，開了幾句脈象和病由，後面就狂草一頓，開了十幾味藥。陳若狂所認得的，有什麼荆芥一錢，防風一錢五，紫蘇一錢，厚朴一錢，柴胡一錢五，姜制生附子一錢，乾姜一錢，其他各樣，還有他不認得的，陳大夫開完了藥方，在抽屜裏面，又拿出一顆象牙圖章，在單子上蓋了一方鮮紅的印。然後交給陳若狂，說道：先吃兩劑，好一點就不用來瞧了。陳若狂應了幾個是，就出了陳大夫家裏，轉回幸福報。誰知來的時候，還能走幾步路，這回去的時候，心裏十分難過，身子一點兒支持不住，恨不能馬上就在街上躺下，也沒問車錢多少，雇了一輛車子就坐回來。到了家裏，自己便倒在床上，將藥單交給一個聽差，教他買藥就煎，也沒有給第三個人知道。誰知這個藥，雖然不上二兩，吃下去，效驗很大，這天晚上，陳若狂大燒大吐，渾身骨頭，酸痛難言，不住的只是哼。他這個樣子，病是已經很重了，應該要好好的靜養，這幸福報內，又極嘈雜不堪。那位王天白社長，是一位大交際家，報館裏辦事的人，不過兩三位。住的閒人，倒有七八位，這班人多半是來京找事的，住在報館裏，除了白吃白喝，還可以掛個新聞記者的名義，比住公寓會館就強的多。這閑客裏面，雖然是吃白食的，也很有人才。有一位德國留學生，他學的是螺絲釘專門學。有一位是前清候補道，還有一位是張勳部下的副官長，就把以上三位而論，可幸見福報的座上客，也是應有盡有。這些賓客，一天到晚，無所事事，除了出去找朋友而外，到了報館裡，就是坐在一處，高談闊論，研究時局。他們研究時局的屋子，正在陳若狂房的隔壁，在平常的時候，陳若狂聽他們說話，也不過認為無聊，現在在枕頭上聽著，只覺吵得頭痛。但是也沒有權可以

干涉人家，只是心裏頭罵，恨不得把這些人，一個一個都給他轟出報館去。他一病三日，那陳大夫開的藥方，已經吃了兩劑，不但是沒有治好一點病，簡直火上加油，把病越發引了上來。在陳若狂以爲自己的病，不過是風寒小症，也知道陳大夫藥方，大半是發散的，吃下去，病不好，也不至於壞事。到了第四天，陳若狂便昏昏沉沉的睡著，有時候清醒過來，只覺得渾身酸痛，兩隻大眼，一點兒也移動不得。除了黃別山晚上到報館裏來的時候，去慰問他外，誰也不理他。至於王天白社長，因爲欠著紙行裏的紙錢，印刷局的印刷費，正在外面設法，更沒有工夫問他的病了。陳若狂的收入，本來有限，他對人說，那裏幾百，那裏幾十，那都不是實賬。在他這病的時候，部裏固然已經欠薪幾月，報館又正在鬧窮，他分文莫進，正是所謂貧病交迫，不但沒有人爲他醫病，就是有人爲他醫病，這筆醫藥費也是無所出啊。陳若狂病到第四天以後，已經沒有吃藥，病也不見得加重，只是昏昏沉沉的要睡。就是有一兩個人來看他，也以爲他的病要好了，不很注意。說起來很快，一過就是一星期，這天晚上，黃別山將事辦完，特地到他屋子來看他，只見他蓋著被服，歪著頭朝裏睡。在電燈底下，看見他耳朵背後，發起一塊一塊的紅疤，因便走上前來細看，這時陳若狂知道有人來，便將被服一掀，翻身。就在外向他這一掀被服的時候，一股熱氣往外一沖，黃別山便聞着一陣又腥又臭的氣味，不覺倒退幾步，一陣惡心，不由得人要吐。黃別山走了一定神，走到陳若狂床前，一眼便瞧見他額角上，額子底下，一朵一朵全是紅疤。不覺失聲道：「噫呀！若狂，你這是什麼病啊！陳若狂有氣無力的說道：我只覺心上難過，也說不出是什麼症候。黃別山道：你下部不覺得怎麼樣嗎？陳若狂躊躇一會子，答道：不見得怎麼樣？黃別山道：老弟

，你的性命要緊，你還害臊嗎？有什麼病，只管直說，或者我還可以替你想點法子啊！陳若狂道：「是有點症候，前幾天，破了一塊皮，只流清水，現在已經收口了。」黃別山跌脚道：「你怎麼不早說，這是最重的病症哩。」陳若狂看見黃別山說得這樣鄭重，也慌了，便問究竟是什麼病？黃別山道：「你解開衣服來，等我瞧瞧，陳若狂便捺起半截身體，靠着床頭，有氣無力的把紐子解開，露出胸脯來。黃別山一眼看去，只見那雪白皮膚上，有許多銅錢大的紅點，越發覺得格外鮮艷，黃別山看了，點點頭，叫陳若狂把衣服扣上。便對他道：「這是梅毒無疑，大概已經到了第二期了。這是要趕快醫治的。陳若狂聽了這話，好像一盆冷水，兜頭一淋，嚇得半天說不出話來。黃別山看見他這個樣子，又寬慰他道：「事到如今，也沒有法子。好在這個病，並非不可挽救，今天夜深了，也來不及想法子，明天一早我來送你進醫院罷。」陳若狂道：「我現在一個錢也沒有，怎麼能進醫院呢？黃別山道：「好在醫院裏，不必先付錢，進去再說，就是有什麼小費，我可以替你想點法子。陳若狂這人，是最愛接交揮霍人物的，對於這個寒酸透頂的黃別山，向來看不起他。不料這次害病，他所接交的好友，一個也沒有來瞧他。反是黃別山這人血性待人，越發覺得難得，心裏一感激，不免流下淚來。黃別山以為他是焦慮病不得好，說道：「你這病，不過延遲一點日子，並不要緊的。作客的人，一有不測，誰來管你，還是自己保重一點的好。」黃別山一說這話，兜動了陳若狂的心事，他越發嗚嗚咽咽哭起來了。黃別山安慰了他半天，又叫聽差給他泡一壺茶，放在床面前，他才出報館回家。這裏陳若狂一人睡在床上，想起黃別山說的話，梅毒已經害到了第三期，十分害怕。自己埋怨自己，不該在胡同裏亂跑，便覺得他所認識的那些妓女，一個一個都是毒如蛇蝎，

又想到真要死了，家裏丟下一個寡婦老娘，一個沒有兒子的孀妻，怎樣了局？想到此地，一陣傷心，眼淚湧着似的流了出來，從眼角邊，一直流到枕頭上，枕頭哭濕了大半邊。這時，已兩點多鐘了，滿院子裏，一點聲音也沒有，只聽見隔屋子裏的鐘，的答的答的響，屋子裏地下，也有些窸窣窸窣的響聲，伸頭一望，有三四隻耗子，在桌子下鑽進鑽出，把他的小鼻子，在地席上四處去嗅，打算找些零碎東西吃。這時，屋子裏越發覺得沉寂，陳若狂睡在床上，思前想後，那裏睡得着，偶然閉着眼睛，一會兒好像在家裏，被他母親痛罵了一頓。一會兒，又好像在醫院裏，醫生正在和他醫病，施行手術，就此糊裏糊塗，鬧了一晚。到了天亮，反而睡着了，一覺醒來，黃別山已經站在床面前，教他自己漫漫穿好衣服，替他雇了車子，親自送他到醫院裏去。陳若狂對於黃別山，這一番感激，自不必言，其實黃別山所作的事，也是朋友應盡的義務，黃別山送陳若狂進了醫院却覺得完了一樁心事，依舊遵守他步行的宗旨，走路回來。誰知爲時過遲，會館裏的午飯，已經吃過了，他一棧口袋裏，早上當了一件棉袍子，不過四塊錢，完全爲陳若狂花了。身上只剩了一二十個銅子，要上小飯館子裏吃飯，恐怕不夠，便拿了十個銅子，叫長班買七個燒餅，三個子醬菜，對付一餐。他的意思，是要留着餘下的十幾個銅子，做今天一天的散花。後來有人知道了這事，埋怨他太冤，說陳若狂這人，平常法螺吹得亂響，只愛交闊朋友，有了錢，家也不問，身也不顧，就到胡同裏去胡花，事到如今，也是活該。你當了衣服，飯也捨不得吃，替他去醫病，那是何必！黃別山聽了，不過笑笑，這也是合着古人一句話，各行其心之所安罷了。從此以後，黃別山就每日到醫院裏去一次，看望陳若狂，過了幾天，醫生背地裏對黃別山說，先生和害病的是什

麼關係？黃別山說：是同事的。醫生道：這個人中毒太深，恐怕無法醫治，最好是通知他家庭一聲。黃別山聽了這話，嚇了一跳，就找他們的經理王天白商量。王天白道：這個人。既然是你送進醫院去的，那末，人情做到底，你就拍個電報到他家裏去罷，我這幾天很忙，沒有工夫過問他。黃別山道：拍電報到他家裏去，那是自然，不過據醫生說，這人恐怕在旦夕之間，等不及他家裏人來，這後事總得先籌畫。我是一個窮光蛋，你是知道的，除非出點力，款子是挪不動的。到底他和我們同事一場，你要替他設一點法子才好。王天白沉吟着道：我多少可以籌一點款子，但是他家裏人來了，要不問這筆賬，那如何是好？難道說，還要我墊出來嗎？黃別山聽了這話，心裏已經是很氣，心想騙他墊出來再說。便道：聽說他家裏很富有的，決不能連累朋友，這可以不必過慮。但不知道你能籌多少？王天白道：我籌十塊錢罷。黃別山見他這樣不講交情，把臉都氣黃了。正想發作王天白幾句，忽然醫院來了一個電話，說是陳若狂忽然病重，已經於十二點鐘死了，請報館裏人前去收屍。黃別山王天白都不料他死得這樣快，大家爲之愕然，後事如何？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

疑雨疑雲 斂光驚一瞥
是空是色 貝葉祝雙棲

却說王天白黃別山正在討論陳若狂身後，不料就得了他的死信。黃別山對王天白道：現在沒有別的話說，第一要買定一口棺木。只要把死人裝殮了，其餘都不妨待他家裏人來了再說，這事就望你担任一下子罷。王天白忽然一驚道：一口棺木，這還了得，至少也要一百塊錢啦，我現在這幾天，正鬧饑荒，那裏去籌這筆款子？黃別山道：我也知道錢數過多，你現在或者拿不出來，但是只要你肯出面子，我儘有熟識的壽材鋪，可以賒他一口，然後緩緩的籌款子還他。王天白道：你既有熟識的壽材鋪，很好，你就去賒一口得了。何必又要我出面子？黃別山道：我這個窮鬼，是出了名的，越是熟人，越發和我斷絕銀錢的往來，你究竟是幸福報的社長，就把這社長兩個字去賒口棺木，儘可沒有問題。再說北京的壽材鋪，都是有眼睛的，他不打聽別的，只要看見你報館門口常常停着一輛社長的馬車，他就可以把棺木賒給你了。王天白道：我剛才不是說了嗎？倘若他家裏人來了，不認這筆賬，我不免要墊出來，到教我做了陳若狂的孝子慈孫，那不是冤狂嗎？黃別山聽了這話，只冷笑一陣。說到這裏，只聽見門外軋軋的汽車聲響，接上門房就拿進一張名片進來，說道：有人要見社長和黃先生。王天白接過名片一看，上頭印着惠工銀行經理陳竹平兩行字。王天白忽然臉上一現笑容道：他找我做什麼？我們並沒有交情啊。因問黃別山道：別山你認識嗎？黃別山道：我并不認識。門房道：那末，我就去回他，說都不在家罷。王天白道：胡說，人家銀行裏的經理，親自來見我，把人回掉他，這是什麼話？你做事，簡直越做越回去了。還不快請客廳裏坐，門房答應着去了。王天白和黃別山，也隨後到客廳裏來，這時，門房已經把那

位惠工銀行的經理陳竹平，請進來了。彼此見面，少不得寒暄一番。陳竹平先說道：兄弟這回來，不是別的事，因為朋友傳說，舍姪已生重病，蒙二位送到醫院裏去了，特為送點款子來接濟他。但不知病得怎樣了？王天白心裏一驚道：難道陳若狂還有這樣一個叔叔？這真是我一向過於大意了。便問道：若狂先生，就是令姪嗎？陳竹平歎了一口氣道：不瞞二位說，我和他是嫡親的叔叔，只因先兄去世以後，他母子吵着要我分家，就此分開了。不到十年，先兄的遺業，他們就花得乾乾淨淨；前年先嫂去世，舍姪到北京來找我，我念他係骨肉至親，把他安置在銀行裏，他反終日花天酒地鬧個不休，只幾個月功夫，虧空銀行裡一萬多，是我氣不過，和他斷絕往來，後來聽見說，他在貴報，又在部裏有點事情，我也很喜歡，以為浪子回頭，倘非不可救藥。不料這兩日，又聽見人說，他害了很重的花柳病，諒他是胡鬧來的，我也不好意思去見他，所以帶點款子來，請二位交給他去用。說着就在身上掏出一搭鈔票來，交給王天白說道：這是二百元，大概醫藥費也就夠了。黃別山接囑說道：陳先生這一來，正是雪中送炭了。剛才接着醫院裏的電話，令姪已經於今日早上去世了，我正在這裏籌畫，怎樣料理他的身後呢？王天白生怕他將出十塊錢，不肯代賒棺材的話說出來，便搶著說道：兄弟和令姪同事一場，他中途相棄而去，我好像少了一條臂膀，十分傷感！多呢，我也不敢說，我正預備三百元辦理他的身後。陳先生既來了，這越發好了。陳竹平聽着姪兒已死的話，早是含着一包眼淚，不過在生朋友前未便哭出來。只歎了幾口氣道：這個孽障就這樣去了，叫我怎樣對得起他的父親呢？王先生這番盛意，我很感激，我要不來，他少不得要連累朋友了。王天白說道，若是陳先生不來，若狂兄身後的事，自然是我們應當盡力的，就是

現在，兄弟還可以幫同料理料理。陳竹平道：那到不敢當，盛意很爲感激，兄弟現在就要到醫院裏去先看看，擇日再談罷。說着就站起身來，王天白只好把剛才接收過來的那一摺鈔票，依舊交還了陳竹平，陳竹平和他兩人拱拱手，就辭着走了。他自會去收殮他的姪兒，這却不用我們掛慮的。單說黃別山自從陳若狂死後，看透了王天白不是一個朋友，便想另謀打算，脫離幸福報。有一天下午楊杏園在會館裏沒有出門，黃別山特地走到他院子裏去，找他說話。只見楊杏園睡在一張睡椅上，歪着頭向裏，左腿架在右腿，只是搖曳不定，好像在那裏推敲什麼章句似的。看看他書桌上，墨盒蓋掀開在一旁，一枝墨汁猶潤的筆，架在墨盒上。桌面前鋪着一張宣川紙，上面歪歪斜斜，寫了許多字。黃別山不聲不響，走到桌子邊偷眼一瞧，原來是幾首無題詩。那是寫道：

碧海精禽事有無，揚州塵夢總模糊，畫屏幻影疑蝴蝶，隔座春風感鷓鴣。小鳥依人方解恨，梨花帶雨不禁扶，銷魂最是微醺夜，偷看春棠睡後圖。

江南豆子太相思，杜牧年來尙有詩。如我本難消絕福，古人却不少情痴！高燒紅燭吟桃葉，細格朱欄寫竹枝。搗麝留塵餘熱在，佳期猶阻自成時。

迢迢家山不可提，雲箋十版寫無題。垂簾問字留香去，剪燭談心掩袖啼。

黃別山看到這裏，不覺失聲道：此福却難消受！楊杏園回頭一看，笑着跳起來，就把詩稿一把搶了過去。黃別山說道：這何必藏起來，充其量，不過幾首絕詩罷了。有什麼不可給人看的。楊杏園笑道：我不是不公開，我嫌他做得不好，所以不給人看。黃別山還未答言，只見吳碧波慌慌忙忙的走了進來，說道：還好！杏園在家裏

。楊杏園道：什麼事？你這樣抓不着頭腦似的。吳碧波道：你說奇怪不奇怪？長了二三十歲的人會給丟了。楊杏園道：不用說，這又是誰跑了姨太太了。吳碧波道：跑了姨太太，那很不算奇，現在可是丟了一個男的。我先把這事的緣由告訴你，上星期六，我有一個同學李俊生，他邀我去逛新世界，我本來不願去的，無奈他死拉活扯，只得去了。先和他看了一陣坤戲，後來我到大鼓書場，一轉身就不見他了。戲散之後，我找不着他，只得就先回寄宿舍。到了第二日，他還是沒有回校，我以為他住在城外了，大概是再玩一天，可以回來的，也沒有理會。誰知今天整整一星期，連一點信息沒有，這不是可怪嗎？我這天不和他一道出門，我也不負什麼責任，現在他失蹤的時候，就是我和他同逛新世界的晚上，我焉能脫離得關係？昨天我還是乾着急，今天我在他桌子抽屜裏，發現幾封婚姻問題的信，我怕他自殺了，那就糟糕了。我特地跑來，和你們商量，想在報上登個找人的啟事。楊杏園道：他果然自殺了，你登啟事找他，有什麼用？若是沒有死，他自然會回來，也無登啟事之必要。但是你能料準他為婚姻問題嗎？吳碧波道：那我不敢斷定。黃別山道：你發現的信，內容說些什麼呢？吳碧波道：我沒看見信的內容，我只看見幾封女子大學劉絨的信封，由此類推：這位劉女士必是他的好友，但他家裏，可是有老婆，如此說來，兩兩印證，就很像為的是婚姻問題了。楊杏園道：你這人說話太武斷了。難道和女人有信件往來的人，就都有婚姻問題嗎？你的理想，恐怕根本錯誤吧？我來問你，你所說的李俊生，是不是和你同室住的那個小白臉。吳碧波道：是的。楊杏園道：那就沒有問題了，前天晚上，在十二點多鐘的時候，我到西河沿陽台旅館去會朋友，親眼看見他從外面進去。我心裡還想着，這不是碧波的同學嗎？他一個人

在這夜深的時候，爲什麼到這裏來呢？不過我想不起他姓什麼來，你這一說，我就明白了。吳碧波道：這話當真嗎？他看見你沒有？楊杏園道：我何必冤你，自然是真話咧。至於他看見我沒有，我可不知道，他反正也不認得我呀。吳碧波道：若是真的，那就好極了。我倒要到旅館門口去偵探偵探。黃別山道：這個做不得，凡一個人無緣無故的，藏在旅館裏整個星期，決沒有什麼好事。你要是撞破了人家的秘密，於你一點好處沒有。恐怕反要惹出別的枝節來呢。楊杏園道：這話倒是真的，你却不可亂來。吳碧波道：我怕你看錯了人，所以要去勸個實在，若是真的，我也可以不必問他。楊杏園道：千真萬確，決不會錯，你放心罷！吳碧波見他說得這樣實在，也就把心放下。楊杏園道：天已經不早，你難得出城，我請你吃了晚飯再回去罷。吳碧波道：吃飯可以，你們常常光顧那個冰鮑春，我是不領教，東西又髒，口味又不好，僅僅一個便宜而已。況且他那裏吃飯的人多，叫起夥計來，只是聽見其嘴，不見其人，我就不耐煩。楊杏園道：離我這裏不遠，有個統一西南園，菜很有湖南的風味，到那裏去如何？吳碧波道：我也吃過兩回，但是他那個菜來得太緩。只好平均半點鐘一樣罷了。我也是受不了。黃別山道：這個統一西南園，名字倒有點意思，從前原名望鄉園，生意十分不好。到了冬天。朔風慘厲，街上行人稀少，遠望他那個三層樓上，點一兩盞電燈，窗子裏頭人影依稀，冷淡不堪言狀！加上他又有一個屋頂，上面蓋了小亭子。很像一座塔。有些善說挖苦話的人，說這不是望鄉園，改爲望鄉台，倒名符其實呢。楊杏園道：這是人家常常笑他的，不過他改了名字以後，把西南的菜，給他統了一一番，有些好奇的人，故意前去嘗嘗，生意到還不錯。吳碧波道：不要討論了，要吃晚飯。講完合味點，還是到香廠錢德興去

混。他那裏人也少，也不算十分貴。楊杏園道：好罷，就是他那裏罷。說定了，黃別山有事不肯去，只有他二人前往。到了錢德興，揀了一間傍街的房子坐了，各人隨便要了幾樣菜。楊杏園抓着南瓜子漫漫的噙着，一聲不響。吳碧波道：兩個人吃飯，沒趣得很，找個熟人來坐坐罷。楊杏園道：找誰呢？吳碧波笑道：是有有個人，怕你不能十分同意，便拿筷子，在茶杯裏濕了一濕，在桌上寫了一個梨字。笑着問道：好不好？楊杏園笑道：算了，我們隨便吃飯，請他們做什麼？吳碧波道：要是隨便吃飯，他們來了，才肯隨便的說說笑笑。如果真是在大宴會場上，那我又主不張了。我知道你兩人的交情。有一個電話就行了，這個我還可以代勞呢。說着就跑去打電話。楊杏園要攔阻也來不及。一會兒，吳碧波笑着轉來道：我猜得很準，果然答應着來了。楊杏園聽了這話，便站到欄杆邊，朝馬路上望去，不大工夫，果見梨雲乘着一輛膠皮車，飛也似的來了。他在樓下望見楊杏園便笑着點點頭，楊杏園轉身告訴吳碧波道：來了，並且還是一個人。吳碧波笑道：那就好極了。我最怕他屋子裏的阿毛語言無味，面目可憎，他要跟着來了，實在煞風景不少。楊杏園道：他那阿毛罷了。究竟是房間裏的人，不難對付。梨雲的領家無錫老三。真是風流場中的惡魔，看見他滿臉是笑容，他眉目中都含有一股殺氣，真是叫近也近不得，遠也遠不得。我認識梨雲的時候。他正到上海去了，自從他回京以後，這一個多月，我到松竹班去，總是樂不敵苦。所以我也去的少了。楊杏園話沒有說完，只見門簾子一掀，梨雲笑着進來道：好哇！你們在這裏罵我姆媽，我回去告訴他，不答應你們。楊杏園道：你怎麼不聲不響的就上來了。梨雲道：我上來半天了，我招呼茶房，叫他不要作聲，特爲偷着聽你們說什麼呢？楊杏園便把下手方的椅子拉攏一

點，梨雲一挨身坐下。笑道：今天，我要痛痛快快吃一餐，你二位，到底誰作東啊？吳碧波笑道：你沒有來是杏園請我，你來了呢，是我請你夫妻倆。梨雲笑着啞了吳碧波一口，把中指甲濕了一點茶。把大拇指接着，隔着桌子對吳碧波一彈，灑了他臉上幾點水珠。笑着說道：你們總喜歡瞎說。吳碧波揩着臉上的水笑道：你不要害羞，總有那一天嘛。你既然要痛痛快快吃一餐，你說，你要吃什麼？梨雲問楊杏園道：是不是你的東？楊杏園笑道：管他誰的東，反正不要你請我們得了。梨雲道：不是那樣說，要是你的東，我就不必客氣了。楊杏園道：正是我的東。你就不必客氣罷。梨雲先問了一問他們吃的菜，然後要了一個涼拌鴨掌和一個乳湯鱔魚。楊杏園道：你要痛痛快快的吃一餐，這就夠了嗎？梨雲道：我說的痛快，不是要多吃東西，說的是沒有人管，我要自由自在的吃一餐。楊杏園道：我正要問你，今天這位怎麼要你一個人出來？說着把右手伸出三個指頭。梨雲道：阿毛病了，不能出門，姆媽又不能親跟着出來，只好讓我一個人來了。楊杏園道：既然不歡迎我，今天怎麼裏去，老三沒有說我嗎？梨雲把嘴一撇道：哼！你以為人家很歡迎你嗎？楊杏園道：既然不歡迎我，今天怎麼樣又讓你來呢？梨雲道：懣大！他心裏儘管不歡喜你，面子上也不能得罪你呀。楊杏園點點頭，大家說笑了一陣，剛吃了幾樣菜。茶房進來說道：松竹班來了電話，請梨雲姑娘說話。梨雲道：不必接話了，你告訴他，我就回來。茶房去了，梨雲發氣道：真是見神見鬼，難道這一會兒工夫，人家就把我吃下去不成？吳碧波道：你准知道電話是叫你回去嗎？楊杏園道：那是自然，要是再過十分鐘不到家，恐怕第二次電話就來了。又過了一會，果然來了一個電話。楊杏園道：怎麼樣？我不是猜中了嗎？因對梨雲道：罷罷罷！你去罷。不要讓我們把

你吃下去了。說得梨雲倒笑了，因起身漱漱口，擦了一把手巾，笑着問楊杏園道：吃完飯過去坐一坐，好不好？楊杏園沉吟道：再說罷。梨雲道：不要再說，你就去一回罷。又對吳碧波笑笑道：對不住。這才走了。吳碧波道：沒趣得很，沒談幾句話就走了。楊杏園道：我說了不必多此一舉，我是有經驗的，你不信，我也就沒法子。我現在把風月場中的情形，已看得十分透澈，只是像佛一樣，拈花微笑。吳碧波道：算了，你這些道德經在我面前念，我是不聽的。楊杏園道：這是真話，你們當學生的人，尤其是不可胡來。因為你們學生爲了經濟問題，常常降入二等，這是最危險的事，因把陳若狂害楊梅毒死的一段故事，源源本本告訴吳碧波。說道：這不是一個很好的風月寶鑑嗎？吳碧波聽了，也只笑笑。兩人把飯吃畢，已經八點多鐘，吳碧波道：我要進城，不能陪你去上梨雲那裏去了。楊杏園道：我並不去，也不要你陪。吳碧波笑道：你總是嘴硬，其實何苦呢？兩人一笑而別。單說吳碧波雇車進城，剛走到煤市街口，只見迎面一輛車子，飛也似的跑了過來。兩乘車子，相讓不及，碰在一處。兩方面的車夫，正要開口相罵，吳碧波一看來車坐的不是別人，正是失蹤一星期打算登報去找他的李俊生。吳碧波不由得暖起來，說道：密斯脫李！好呀！你這七八天上那裡去了？李俊生道：我上天津去了。吳碧波道：何以那天晚上，你就不辭而別？李俊生道：這話很長，等我回來再說罷。這兩邊車夫，見主顧是熟人，也就各自把車拉開，沒有吵起來。吳碧波再要問話時，李俊生的車子，已經拉起走了。李俊生他順口說他真是上天津去了，那全是謊話。楊杏園說在陽台旅館看見他，那却是真事。原來李俊生那晚在新世界逛的時候，看了兩齣坤戲，隨便上二層樓兜兜圈子。他走到新戲場門口，被人踏了一腳。正待發作幾句，

只見聽嬌滴滴的聲音說道：勞駕！勞駕！李俊生定神一看，原來是個很標致的女人，他上面梳一個鬢髮西式頭，身上穿了一套印花嗶嘰的衣裙，褂子短短的，挖着一個方式套領，露出那雪白的脖子來，他年紀看去好像有二十多歲，可是他那一雙水汪汪的眼睛，和那白裏翻紅的鴨蛋臉，很有幾分風頭。他的高跟皮鞋，也不知怎麼那樣巧，踏了李俊生一脚。他一面說勞駕，一面拿一塊淡紅洋綉手絹，握着嘴只是笑。這時李俊生一肚子氣，也不知消到那裏去了。只說：不要緊，不要緊！那女的對李俊生瞟了一眼，又笑了一笑，慢慢的上三層樓去了。李俊生身不由己的，也跟了上去，走到三層樓口，那女的回頭一望，看見李俊生跟上了來，只格格的笑。一直上到四層樓屋頂上，四圍已經沒有人，那女的便站住了脚。李俊生膽怯怯的，還不敢十分走近，那女的倒走過來迎着他，笑着說道：你膽怎麼這樣小？李俊生還沒有開口，那女的又道：你在那個學堂讀書？李俊生還是破題兒第一，遇着這個道兒，倒是一老一實的說了，在京都大學。那女的道：你貴姓？李俊生又說了姓李？便轉問他貴姓，那女的却只笑笑，不肯說出來。歇了一會兒，女的說道：姑着這個地方怪累人的，找個地方坐一會兒罷。照理，這個時候，李俊生就應該說，請他去吃大菜。無奈他是一個十足的外行，一點兒不知道，隨手指道：那邊有一張露椅，那裏坐罷。那女的把他一雙俊眼，對李俊生上下打量一番，倒覺得他真是個未經此道的，反而歡喜起來。當時那女的見李俊生不懂他話裏有話，把一個指頭戳着李俊生的額角道：你這個人，怎麼這樣死心眼兒啦？李俊生倒羞得臉通紅的。好得是站在黑影裏頭，那女的瞧不見，不然，倒有點難為情呢。那女的道：我帶你上一個地方去談談，你敢去嗎？李俊生心想道：再不要讓他說我死心眼了。便道：你能帶

我去的地方，我總可以去的。那女的笑笑，握着他的手，輕輕的對他說道：我帶你上西河沿旅館裏去，好不好？這時李俊生被他握着的手，只覺手心裏一陣熱烘烘的，身上就像觸了電一樣，心裏反而慌着一團。鼻子聞着他身上一陣濃香，不由得神魂飄蕩起來。那女的道：時候不早了，我們就走罷，免得回頭散戲的時候，門口怪擠的。說着就轉身走下樓來，李俊生正像吸鐵石吸住了一樣，一點兒也不會移動，只跟着他走。兩個人出了新世界，雇了兩輛膠皮車，就往西河沿來。到了陽台旅館門口，那女的給了車錢，大步走進旅館。李俊生看見旅館裏的人，進進出出，都把眼睛對他望着，心裏懷着鬼胎，十分害怕。兩隻腿，好像在三九天受了凍一樣，只是抖個不住。但是到了這裏，也不容他退回去，只跟着那女的進去。這時早走過來一個茶房低低的向李俊生道：樓上有大房間，請上樓罷。李俊生聽了，那裏回答得半個字出來。那女的便搶着說道：好罷。你給我開了，等我看看。那茶房拿着一把鑰匙向前走，他兩人隨着上樓。茶房走到一間門口，先將房門上電機一扭，房裏的電燈，頓時通亮，從玻璃窗裏放出光來。茶房合着鑰匙，將門開了，便把身子一閃，把門往裏一推，讓他二人進去。李俊生一看，裏面除了桌椅洗臉架之外，床上的帳被枕頭俱全。那茶房問道：這房間怎麼樣？那女的點點頭道：好罷，就是這裏罷。茶房轉身出去，打了一面盆水進來，又泡了一壺茶。垂手站着道：沒有別的事嗎？這時那女的把他手上繞着的銀練皮錢袋，解了下來，在裏面掏出一張鈔票來，也不知是幾元的，交給那茶房道：你去罷。茶房接了鈔票，把一雙眼睛笑得成了一條縫，一屈腿，對女的請了一個安。口裏說道：您啦多禮！還要您先賞錢。說着退出去，順手把門往外一拉，就關上了。茶房拿了賞錢出去，喜歡得眉開眼笑。有一個

新來的茶房，是天津來的，便說道：伙計們，你別癩了，你惹得起他嗎？這個茶房道：他是誰？那個茶房道：我在天津，伺候過他，他的歷史我是知道的。他不是太太姨太太，不是少奶奶，也不是小姐。凡是他手下的差役，都稱他一聲大人，背着他的時候，恭維他一點，又稱他一聲妹督。嬌滴滴的妹字下面，加上一個雄糾糾的督字，這個人的資格，你也可以想起來呀。他有四個哥哥，都是大官，在民國元二年的時候，他的大哥，不過是一個團長，紮在黃河沿岸。直到了二次革命，袁世凱大殺革命黨，他大哥就立了一點汗馬功勞，不上兩年的工夫，一直就巴結到一個師長。這時候也就把他大哥姚慕唐姓名，常在報上搬來搬去。這樣幾年下去，老二慕虞，老三慕商，老四慕周，也都抖起來了。這裏頭要算慕周最厲害，人家都叫作姚屠戶，人家說起來，都是怕的。又過幾年，姚慕唐已經得了一個都督，他的三個兄弟，也稱起二督三督四督來了。這時他四兄弟在一省裏面，無所不爲，人家都說他弟兄四人，是四個凶神。可是高蠟燭台，照人總不能照己。他的令妹，在家裏比他又厲害些，爺兒們不做的事他都能做。當他大哥作團長的時候，隔壁有一家裁縫舖。他家上上下下的衣服，都是這裁縫舖裏做。這舖子裏有一個徒弟，叫小毛子。送接衣服，都歸他辦理。因此上，他在姚家走的很熟。這孩子那時不過十二三歲，雖是窮人家孩子，却生得十分清秀，一嚮嘴尤其會說。因此上姚家的人，上上下下，沒有不喜歡他的。也是這小毛子，活該走運，有一天送衣服過來，正碰在姚慕唐高興的時候。他看見小毛子白淨淨一個小臉蛋兒，就摸著他的頭說：很好的一個小孩子，可惜在裁縫舖裏糟塌了。姚慕唐的妻子在一邊笑說：你要喜歡他，何不收他做個乾兒子？那末，他以後是團長的小爺，就不糟塌了。姚慕唐還沒有答話，也是

這孩子福至心靈，聽了這話，他趁着姚慕唐夫妻站在一處，就口叫乾爺乾娘，跪了下去，恭恭敬敬的磕了幾個頭。這時倒弄得姚慕唐不好收拾，又覺得他這一點小心眼兒很玲瓏可愛，只得將錯就錯，承認了。後來以爲乾少爺在裁縫舖裏學徒，總不很好聽，索性向裁縫舖掌櫃商量，謬作義子，收在家裏，脫離裁縫舖關係。這孩子本來沒有父母的。裁縫舖樂得答應了，巴結團長大人。從此以後，這小毛子，就成了姚家的少爺了。這時妹督還小啦。時常和這位義姪，在一塊兒玩耍，一直到姚慕唐作了都督，小毛子也當了一位軍官，每遇衝鋒惡仗，總是他上前。因此姚慕唐更十分喜歡，情同當真的父子一般，穿房入閤，一概不忌。他倚恃着乾爹幾分歡喜，也就和他的姑母，格外親密起來。後來妹督更胆大了，硬在老太太面前說，要嫁這位義姪。姚慕唐聽了這話不肯，說道：他雖然不姓姚，是我的義子，誰不知道，妹姪要嫁了他，那豈不成了笑話？妹督見他哥哥說得有理，無法駁他，便發氣道：你不肯就不肯，反正我和他要好定了，我跟着他一百歲也不嫁啦。從此以後，妹督和小毛子，是怎樣一個情形，不必我細說了。又過了兩年，姚慕唐給廣東軍隊趕跑，小毛子也被人家拘留起來了，妹督對他哥哥丟了官，倒不算回事，只是小毛子被拘，眼看性命難保，如何是好，只得親自出馬，前去講情。人家便說：我知道你們很刮了些地皮。你要我放他，非三十萬贖款不可。說來說去，到底出了十萬，才把小毛子弄回來。這些錢却全是在他家裏，硬把他哥哥的財產變賣出來的。你說他厲害不厲害？他就常喜歡帶着小毛子白贖住旅館，今天大概又是新弄上一個了。他花錢可是不在乎，得罪了他，也受不了，你留一點心罷。這茶房聽了，倒捏着一把汗。那邊屋子裏李俊生是個沒有經過世故的學生，他那裏看得出來，還只是盤問妹督的來歷。

。妹督笑著說：你不要問我，我告訴你，也沒有真話。你要多管閒事，那我馬上就走了。李俊生聽了這話，就不敢再問。到了次日，他們直睡到一點多鐘才起來，旅館裏有的是現存的梳頭老媽，妹督就吩咐茶房，叫一個老媽進來，和他梳了一個頭。李俊生却買了幾分日報，坐在一邊看，頭梳完了，妹督給了老媽一塊錢說道：你明天來，我明天還住在這兒呢。老媽子謝著去了。妹督笑著對李俊生道：到了白天，旅館裏就不方便了，鬍子擦臉粉一樣也沒有，梳了頭，就這隨隨便便的，我却弄不慣。我現在急於要到親戚家裏去拾落拾落，我們就是依著昨晚那個話，今天晚上在新世界會面罷。說着他把茶房叫了進來，說道：你暫爲不要開眼，我這裏給你十塊錢，你把房間，給我留着，說畢，就在錢袋裏，拿出一張鈔票，交給茶房。茶房答應了幾個是，退了出去，妹督笑着握住李俊生的手，又摸摸他的臉道：好孩子，別忘了我的話，晚上再會。說畢，一撒手，提了他那個錢袋，挺着胸脯子走了。李俊生坐在屋子裏，就聽見他那高跟皮鞋的響聲，由樓上回廊裏。直響到樓梯邊去。心裏想道：這婦人到底是個什麼路數，真叫人看不出，說他是姨太太吧？看他又不是下賤出身，而且舉止動靜，又很有些大派。說他是小姐少奶奶吧？決不能這樣沒有拘束。他是拆白的吧？我有什麼可拆的，況且從昨晚到今天，他差不多已經花了他二三十元，他又圖著什麼呢？猜了半天，還是猜不出來，心想管他呢，反正是替便宜事，且和他在一處混混再說。到了今晚，我總可以看出一點形跡來的。他打定主義，也就處之坦然，每天睡到十二點多鐘起來，洗洗臉，吃吃飯，已經兩三點鐘了，正是到新世界去的時光。雇了車子，一直就到新世界去，到了晚上，妹督自會來找他回旅館，這樣一禮拜下來，雖說不到什麼戀愛，兩個人已經混得極熟了。

李俊生因屢次要探他的來歷，都被他嚴爲拒絕，只好罷了，但是彼此天天在一處，說來說去：妹督少不得要緊出些破綻來，李俊生也猜透了幾分，都擱在心裡。到了第七天晚上，妹督笑著拍着俊生的頭道：「你這孩子，跟着我玩，大概有好幾天沒回學堂去了。」李俊生道：「只要你不嫌我，我一輩子跟着你，也是情願的。管他學堂裏作什麼？」妹督笑道：「看你不出，也會瀝起米湯來了。說着在錢袋裏掏出一捲鈔票來，交給李俊生道：「這幾天，你也瘦了許多，這一點子錢，給你買點大補的東西吃。」李俊生道：「你前天給我的二十塊錢，我還沒有用一半啦，怎樣又要使你的錢。」妹督道：「你別管，我給你，你收了就得了。」李俊生當真收下，沒有知道他是什麼用意，也不好意思查點數目，只塞在床上枕頭底下，晚上依舊和妹督說說笑笑，到兩點多鐘才睡。次日李俊生一早醒來，忽見炕上少了一個人，心想今天他怎麼先走了，正不解緣故，一眼看見枕頭上擱着一張紙條，急忙拿過來要看，却被一根小金針兒插住。李俊生把金針拔起來，拿過紙條，就枕頭上二看，上面寫道：「我現在回天津去了，何日再來，很說不定，若要有緣分，自然會見面的，你別忘記我。」留下金針一根，就當紀念品罷。李俊生擦擦眼睛，從新一看，可不是那幾句話嗎？摸摸枕頭底下的鈔票還在，拿出來數一數，一共是六十塊錢。李俊生想道：「這明明是絕我而去了，我說哩，他昨天晚上，幹嗎給我這些錢？原來他大有用意呀。自己想着了半天，也不知道什麼事得罪了人家，但是仔細想起來，又像不對，因爲人家要見怪，也不會給許多錢呀。自己一個人想來想去，究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，一面穿衣服，一面下坑，便接著鈴叫茶房進來。茶房一進門，先不讓李俊生開口，便帶着笑容說道：「李先生，所有的賬，太太都算清楚了，您今天不走嗎。」李俊生隨口答道：「不

走，但是看那茶房的臉色。他心裏很懷着鬼胎似的。便把話扯開，叫茶房倒水泡茶。洗了臉之後。喝着茶，也照往日一樣，買了幾分日報看，誰知心上有事，報儘管看下去，看了半天，也不知道上面說什麼，上面二號字的大題目，還會唸不出句子來。把報一丟，自己躺在一張沙發椅上，眼睛望着天花板，只是呆想。想了半天，只想出一個主意，是在這陽台旅館再住一天，或者人家回來，也未可知。這天晚上，李俊生也依舊到新世界城南遊藝園混鑽，希望將妹督碰著，那晚吳碧波在煤市街口遇見他，就是這個時候了。他在新世界遊藝園戲場站在男座上，伸着一個脖子，把一雙眼睛，對女座裏飛電也似的去望，只要是梳着盪髮頭的，就拚命的釘上幾眼，看他是心上的人也不是，鬧了一晚，結果，一點影子也沒有，仍舊回旅館住了一宿。到了次日，李俊生一想，這完全是絕望了，在旅館裡多住一天，便要多花三四塊錢，還是回學校去罷。決定了主意，他就垂頭喪氣的回去。白天雖然上課，到了晚上，他還是放心不下，總要跑出城來，在新世界游藝場兜圈子，以為總有一天碰得着那婦人。直鬧了一個多星期，才慢慢淡下去。日後有一天：在第一舞臺看戲，出門的時候，也遇過那婦人一回他也慢慢的挨上前去，把眼光射在他身上，很想招呼一聲，誰知那婦人揚着頭睬也不睬，走出大門，坐了汽車，飛也似的逕自去了。從此以後，他才死心踏地，不害這個單相思。也究竟猜不透這婦人是什麼人物，好像做了一場夢一樣，後來他告訴吳碧波，吳碧波仔細想了一想，說道：我們同鄉，有這一個怪物，照你所說的模樣兒，和他的舉止動靜，那是姚慕唐的妹妹無疑，你沒有發生什麼意外，那是你的萬幸了。李俊生聽了這話，倒抽了一口涼氣，從此不敢再提了，這也不在話下。却說這個時候，天氣漸漸的熱了，時光容易，吳碧

波已經到了暑假的時候。這日吳碧波將功課考完，跑到楊杏園這裏來，告訴他道：我今年不回家了，打算找一個幽雅的地方，溫習幾個月功課，你看那個地方好？楊杏園道：最好是沒過於西山了。吳碧波道：那是濶人掛高陞招牌的地方，不是讀書之處，況且那些地方出租的房子，都是比上等旅館還貴，我也沒有那些錢呀。楊杏園道：你不是和道泉寺和尚認識嗎？何不搬到那裏去住兩個月哩。吳碧波道：我恨他們比俗家還俗，不願意見他們，若要到那裏去住，那是很容易。光住房子，每個月給他十塊錢，那道泉寺和尚，就眉開眼笑了。楊杏園道：今天我們無事，何不去玩玩，看看有相當的房子沒有。吳碧波見他說得高興，當真就和他到道泉寺來，偏偏不湊巧，走到廟門口，就碰見那可厭的席後顏。那席後顏對二人一拱手道：二位那裏去？又指一指楊杏園道。第一次我們是在這裡見面，第二次我們又在這裏見面，真巧啦。噫！這幾天爲我們湖南水災籌賑會，忙得頭腦發昏，他們因爲我對政學各界，熟人很多，就推我爲幹事，二位也知道這樁事嗎？吳碧波道：倒也未曾聽見。席後顏又對楊杏園道，以後我們有交換消息的機會了，兄弟現在兼了一個小事，當了上海中報的通信員了。楊杏園隨口答應他道：很好！很好，吳碧波不讓他再說話，拉着他就往裏面走。到了裏面，法坡和尚却好在家，便請他二人在客廳裏坐，先說了幾句閑話。吳碧波對法坡道：我今天來，不爲別的事，我現在暑假假期裡沒有事，打算在寶剎裡借間房子養養神，讀讀書，不知道有沒有？法坡道：有是有的，但是我這裏，究竟在城裏，還不算幽靜。我可以介紹吳先生到一個挺好的地方去住兩個月。吳碧波以爲這和尚要錢，所以推諉，便說道：這裏有地方呢，很好！我可出點香火錢；若是沒有就算了，不要老師傅爲難。法坡聽了這話，把他那一雙一

邊高一邊低的肩膀，望上一聳，又望下一落，合着掌道：阿彌陀佛！那來的話？吳先生誤會了我的意思了。我有一個師弟，釋號法航，他是西便門外歡喜寺的方丈，那地方，前後都是柵樹林子，門口還有個荷花池，十分的幽雅。寺的東邊是一所黃將軍的花園，寺的右邊，是奔西山的大道，一出門，西山就在面前，景緻非常的好。我的意思，是要介紹吳先生到那兒去住，並不是推諉。楊杏園道：那地方，自然好，但是香火錢要多出一點吧？法坡道：不但不要錢，並且可以好好的招待，因為我這師弟，昨天寫信來，秋天要作佛事，要請一個文墨好的，抄一點經，我正找不到人，吳先生若要肯去，又避了暑，又做了功德，那是再好沒有了。吳碧波笑道：我又沒有出過家，怎樣抄得來佛經，況且我原是要找地方讀書去，照這樣說，我到是見習做和尚了。法坡和尚聽了這話也笑了。說道：這個吳先生不必顧慮的，並沒有多少經卷文件要抄，不過請吳先生修飾稿件，好像各衙門請的洋顧問，雖然不可少，却是沒有多少事。楊杏園道：老師傅是出家人，倒善於詞令，碧波何妨試試，也是一件有趣的事呢？法坡和尚合掌道：阿彌陀佛，這是很大的功德，不算是趣事。楊杏園也極力主張他去。吳碧波也就答應了，約定下星期一，和法坡一路出城到歡喜寺去。把話說完，吳碧波便和楊杏園告辭出廟回去，原來這歡喜寺，是西便門外，最大一所古廟，廟裏的產業，有十幾頃地，城裏還有許多房子，每年收入很好。這廟裏的當家和尚法航，是法坡的師弟，他所以能把這所廟弄到手裏，也是全靠法坡借着熊總長的勢力，運動來的。這法航和尚，不過三十來歲年紀，生得細皮白肉，很像一個讀書的人。他雖然是湖南人，在蘇州許多年，學得一口好蘇白。城裏有許多蘇州省的太太少奶奶們，常到這裏來進香，都說這法航師傳人和氣，說得好蘇

州話，可惜年紀輕輕的出了家。不過他是在綢緞舖裏當小夥計的出身，雖然念得來幾句經文，會唱幾句好風流餘韻，可是文字差的狠，所以他要找個文理好的幫忙。又因北京城裏，儘管有不少文字好的和尚，可是他們和尚，也有派別，一派是湖南幫，一派是北京幫，北京幫有好的，他也不敢要，湖南幫又人少，所以只好找個俗家來承辦了。時光容易，轉眼就是一星期，法坡和尚已經把吳碧波介紹到歡喜寺來。這法航和尚看見他是一個文弱書生，倒很歡迎，便在西邊配殿上，給他收拾了兩間房子。這房子外頭有一個走廊，走廊外面，便是葡萄架。這個時候，正長得綠油油地，連窗戶桌椅，都映著成了綠色。那和尚又揀了幾盆大紅洋綉球，大紅海棠的小盆景，放在窗戶台上，綠陰裏頭，擺着幾盆小小的紅花，越發顯得嬌艷動人。隔壁正殿上，焚的檀香，有時候被風吹著過來，又微微的夾着一陣木魚聲，正是別有一種境況。吳碧波很是歡喜，況且這廟裏，除了法航而外，只有兩個小和尚，一個老和尚，常在佛堂上念經，其餘還有兩個做粗事的和尚，只在廚房裏，不到前面來的，所以這廟裏格外清靜。吳碧波也會問那法航，說是這一所大廟，何以只這幾個人，法航道：這廟裏本來有七八個人，只因爲他們不守清規，我都把他們辭走了，我們不要不在外面張羅齋醮，這幾個人儘夠管理這所廟的了。吳碧波心想：出家人本來要清靜的，這話也有道理，也就不以爲怪。他在這廟裏，一住就是一個星期，也替法航抄寫了些經文，倒是法航招待的很好，饕餮的素火食，辦得很精緻，什麼口辣啦，麵筋啦，那都不算稀奇，只有那本廟菜園裏，摘來的新鮮菜蔬，茄子莧菜白菜之類，現摘現煮，這種口味，住在北京城裏，是永久想不到的。那法航又把他們湖南寄來的雨前茶葉，天天給他泡着喝，也是不易得的。吳碧波坐着煩膩的時候，

也常常踱出廟去，找個樹陰底下乘涼，看看西山的山色，或者找老和尚談談天，問些佛們的規矩，也很有趣。這老和尚名叫性慈，年壯的時候，各大名山都已去過，現在年老多病，而且耳朵又有些聾，所以只跟著法航，管管佛殿，其餘一概不問。吳碧波倒覺得這和尚是個有根底的人，很喜歡和他說笑，有一天正午的時候，吳碧波走到正殿上來，又來找性慈，却不見他。就是兩個小和尚，也不知那裏去了。他就由正殿上踱過塔檐來，忽看見那東配殿，往常不開的院門，已經虛掩著了。心想我到這廟裏來了許久，這東配殿還沒有進來過，却要看看這裏面，比西配殿如何？便順手將門推開，側著身子進去，這裏面一樣是一架葡萄，左右廂房，都是空的。上面三間配殿，供了三尊佛，中間是觀音大士，左邊送子娘娘，右邊是個鬚髮俱白的月老，大士面前兩枝紅蠟，這是油汁淋漓的，中間插了一把半截的茄南香，香烟繚繞，繞成一個一個的小圈兒，慢慢大，慢慢往上繞，一直繞到屋頂上去。這配殿裏一點聲息也沒有，但是看這個樣子，好像沒有老久的時候，這裏有人來進過香似的。他正在這裏猜想，忽然低頭看見蒲團旁邊，有一塊鮮紅奪目的東西，檢起來一看，却是一條大紅織花亮綢手絹。他拿著手裡，只覺一陣濃鬱撲鼻的香氣，沁入心脾，這分明是婦女們所用的東西無疑了，何以落在這個地方呢？他又想道：那個廟裏，沒有太太們進香，這大概是敬香的太太們吊下來的，也不算一回事。便把那手絹疊起，揣在口袋裏，因為看見佛龕後面，還有個小門，裏面射出光線來，好像這後面，還有出路，便推開這門進去。轉過佛龕，果然是個小院子，院子裏擺了許多花盆，和一隻金魚缸。上面三間住房，兩明一暗，吳碧波正要進去，只聽見東邊房裏，有一陣男女嘻笑之聲，他好生奇怪，赶快縮住腳，退了回來，藏在金魚缸

後面。這金魚缸上面，正長出了幾十幹傘那大的荷葉，疊起一座翠屏一般，正好把他擋住。他就把半截身子，鑽在荷葉背後，側著耳朵聽他說些什麼。只聽見一個女人的聲音說道：我好幾回要請你教我念大悲咒，總是沒有功夫，今天你可好好的教給我。就聽見一個男人的聲音，笑著說道：你要學這個作什麼？這人正是法航說話。那女的說道：我聽見說，大悲咒是最靈的佛經，一天念上幾十遍，有救苦救難的觀音菩薩搭救我們。法航笑道：你們吃好的，穿好的，出來坐的是汽車，在家裏住的是高房子，風不吹，雨不洒，有什麼災難。那女的笑道：馱瓜，我也應當修條來生哪，今生給人家老賊作姨太太，來生還替人家作姨太太嗎？法航笑道：那末，你是望來生嫁個好丈夫，一夫一妻，白頭到老的。要是來生，我還是這個樣子，又沒有出家，你嫁我不嫁呢？那女的道：來生你要不出家，是個小白臉兒，那又不要我了。法航道：阿彌陀佛，像你這樣的人作老婆，還說不要，那個人也是沒長眼睛珠子了。我是怕你家大人利害，要不然，我就還俗帶你逃跑，我也是情願的。那女的道：賊禿，你打算拐帶良家婦女，我要到警察廳告發你。法航笑道：你捨得麼？就聽見嘻嘻哈哈，笑作一團。那女的道，別囉唆，太不像樣子。又聽見他說道：小桃，你到院子裏去玩，我不叫你，你不許進來。就聽見一個小女孩的的聲音，答應着走了出來。吳碧波要躲也來不及，究竟撞着了也沒有，且聽下回交代。

第六回

塵海感知音寄詩當藥
瓜棚選晚唱咏月書懷

却說吳碧波藏在荷花缸後面，正聽到得意忘情之際，忽然那麥歡喜禪的一僧一俗，一男一女，打斷話頭，却嗚咐一個小女孩離開他們出來玩，吳碧波原想走開，免得撞破，大家難爲情。他忽然又轉一個念頭，想道：既然到此，索性看一個究竟，便依舊藏在荷花缸後面。這時，屋子裏走出來一個小女孩，約有十一二歲，頭上梳兩條辮子，身上穿了一套半新不舊水紅洋紗的短衫袴，鈕扣邊，也掛着一條白紗手絹。小小的白胖臉兒，配着一頭漆黑的頭髮，却也玲瓏可愛，大概是個很得意的小丫頭。吳碧波也不去驚動他，聽那上面屋子裡時，先還是平常的聲音，在那裏說笑，後來聲浪越久越小，一點兒也聽不清楚。那個小丫頭到也聽話，只在院子裏玩，却不進去，也不離開。吳碧波看到這裏，已猜透了十二分，等那小丫頭玩到院子那邊去了，輕輕的由荷花缸後面，退了出來。依舊走配殿上繞到前面，打那小院子門出來。剛一出門，頂頭就碰見那兩個小和尚。這兩個小和尚，一個叫慧風，一個叫慧月。這慧月年紀大一點，很懂世情，他一見吳碧波從東配殿出來，嚇了一跳。吳碧波却裝着沒事似的，笑着說道：我指望東配殿很深，原來像西配殿一樣，也是一進。慧月見他沒有往後去，心裏才落了一塊石頭。也笑着說道：我正想找吳先生下象棋，原來却在這裏，走走走，我們下棋去。說着，拖了吳碧波就往西配殿來。吳碧波被他逼得沒法，只得和他下了一盤棋，那慧月走來就下當頭砲，吳碧波又沒有起馬，只幾着棋，就下得大輸特輸了。其實他那有心下棋，一心要偵探那邊肉身佈施的，究竟是個什麼人，便把棋盤一推道：算我輸了罷。我身體不很舒服，要去睡午覺呢。慧月巴不得他去睡，並不攔阻他，只去收拾棋盤。

上的棋子，他等吳碧波睡了，走出院子去，將院門隨手一關，就在外面反扣上。吳碧波聽得關院門的聲音，一骨碌就爬起來，由門縫裏望外張看，那慧月和慧風，交頭接耳，正在那裏說什麼呢。吳碧波都看在肚裏，絲毫

不去驚動他們，便搬了一張睡椅輕輕的攔門放下，自己躺在睡椅上，只把眼睛對門縫裏張看。約有一個鐘頭，東配殿的院門，呀的一聲開了。裏面共走出來三個人，第一個是那法航和尚，第二個是那小女孩子，最後有一個二十來歲的婦人，梳了一個如意頭，前面的覆髮，直罩到眉毛上。擦了一臉的胭脂，穿了一件葱綠色的單褂子，下面也繫了一條黑紗裙子，下面是一雙半大脚，穿着綠緞子平底鞋，水紅絲襪，把一隻手扶着那小女孩子，慢慢地走出大殿來，却由大殿道上往大門口去。走到院子當中，那婦人對法航道：你不必送了，我們花園裏那些花兒匠，正在澆水呢。法航道：我們對施主，應當客氣，總要送到大門口，才是道理呀。那婦人道：你不要說這些客氣話，你留神替我找找那條手絹是正經，東西值不了什麼，我可不願意外人檢去。法航道：除非沒丟在裏面，丟在這廟裏，一定可以找到的。那婦人才沒有說什麼，扶着那女孩子走了。吳碧波看了這一幕趣劇，才相信古兒詞上所說和尚設地窖的話，很有來歷，絕非信口誣讒佛門弟子。只是這個婦人，却是誰呢？也虧他忍耐的調查，兩三天的工夫，他在老和尚性慈口裏，話裏套話，也知道一點來歷。原來這婦人是北班子裏出身，後來被他大人愛上了，就討他做了第三房姨太太。他的大人姓黃，知道他做過很大的武官，離這廟不遠，是他們在城外蓋的別墅。因為這三姨太太好靜好佛，只帶了幾個隨身使喚的人，住在別墅裏，他隔不了兩三天，就到歡喜寺裏來敬香，說是年青的時候，作孽太多，要這樣燒香念佛，才好修修下半輩子啦。他們大人，常

常誇英雄，說是他好心眼兒，很放心的教他在城外住着，只恨那幾個姨太太，喜歡打牌看戲，一點兒也不能學他。以爲天下的姨太太，都要像這個樣子，這個多妻制，也就不成問題了。吳碧波聽了老和尚的話，歎了幾口氣，心想這一樁事，其罪也不在法航一人。不過他發現這樁事，就不願再在這裏住了。勉強住了一個禮拜，借着別的事故，依舊搬進城來，就住在楊杏園一處。楊杏園這裏，本有兩間屋子，吳碧波住在一處，也不算擠，吳碧波，就現身說法的，把歡喜寺那椿風流案告訴楊杏園。楊杏園道：現在是人慾橫流的時候，這很不算一回事。你還不知道呢，陸無涯這傢伙，他還鬧了個大笑話，拆平等大學一個大爛污，幾乎鬧得人家關門呢。吳碧波道：大概是他和他那位令徒一重公案，已經發作了，是也不是？楊杏園道：可不是嗎？他們兩人，本來一個是有夫之婦，一個是有婦之夫，沒有結婚的機會，但是戀愛的熱度，又到了沸點，大家丟不開。結果，就在暑假前，一個背夫一個棄婦，相約而逃。他們總算一走了之，這女家還有親戚在京，不能答應，和平等大學，大辦交涉，說你們今日也提倡男女同學，明日也提倡男女同學，却原來招了女生，來當你們教員的小老婆，這還了得！在這男女社交公開，剛剛有點影子的時候，不料破壞的人就是你們提倡的人，從重處言，你們是窩藏拐犯；從輕處言，你們也是管理不嚴。這一篇大義論，真教人無言對答，依女家那方面的主張，一定要起訴，後來平等大學的當事人，託人出來調停，說是要這樣一鬧，大家沒有面子，你們投鼠忌器，那又何苦？況且我們學堂裏請教員，只以他的學問爲去取，他個人外面的行動，我們那裏管得着，從此以後，我得了個教訓，就是無論如何，不准男教員和學生接近。女家方面，起初不依，一定要起訴，無奈平等大學，再三託人懇求，說

是你一定要起訴，我們只好先關門，免得事情弄糟了，到後來不能招生。女家想想，也不能專怪平等大學的當事人，大家嘆一口氣，只得罷了。你說陸無涯這個亂子，鬧得還小嗎？吳碧波道：他們上那兒去了呢？楊杏園道：有人看見他們從東車站出京，有的說他們到日本去了，有的說還在奉天，人海無涯，這一對野鴛鴦，浪花風絮，恐怕沒有好結果呢。吳碧波笑道：卅六鴛鴦同命鳥，一雙蝴蝶可憐蟲，誰也不笑誰，不過各人的機遇不同罷了。楊杏園道：我沒有同命鳥，也不是可憐蟲，不要無病而呻。正說到這裏，長班進來說道：外面有一個姑娘，說要見楊先生。楊杏園道：奇了，誰到這兒來見我呀？吳碧波笑道：可不是，說曹操，曹操就到了。一言未了，只聽見外面鴛鴦嗚嗚的叫了一聲楊老爺。楊杏園一聽，並不是鴛鴦的聲音，掀開窗簾子往外一瞧，原來是何劍塵要好的花君。花君梳了一個愛絲頭，穿了一套夏布衣裙，穿了一雙白番布高跟鞋，冉冉而來，真是玉樹臨風，洗盡了繁華習氣。他腦下夾着一包東西。遠遠的瞧去，不知道是什麼。他背後跟着一個車夫，手上捧了兩個大西瓜，一道進來。楊杏園看見，一疊連聲的着嚶道：請請！便自己撐起簾子，讓他進來。花君一進屋子，將手上拿的東西放下，車夫把兩隻西瓜，也擱在地下。楊杏園看這樣子，一定是送他的東西，便在衣袋裏，掏了一塊錢，給那車夫，那車夫請個安，便和長班退出去了。花君四圍一看這屋子，兩面都垂下門簾，中間這屋，糊裱得雪亮，只有幾項簾竹器具，和幾盆晚香玉玉簪花，笑着對楊杏園道：蠻清爽，那是你住的屋子？楊杏園便掀開門簾子道：請進來坐。花君一進門，看見吳碧波，是一個面生的人，未免略停了一停。楊杏園道：這也是劍塵的朋友，還到你那裏去過呢。吳碧波便笑着迎了起來說道：你還記得有個喝醉了酒的人，打破

了一隻茶杯嗎？花君把一個指頭，按着嘴唇想了一想，笑道：你貴姓是吳，是不是？我太沒有記心了，對不住！吳碧波操着蘇白笑道：勿要客氣嘍！請坐請坐。花君笑着坐了。這時，長班提着一壺開水進來泡茶，楊杏園在書廚裏，拿出一把仿古泥金茶壺，交給長班，先用水盪了一遍。又在柳條籃子裏，取出一隻白木盒，盒子裏面，是洋鐵瓶盛的碧螺茶葉。楊杏園抓了一把，放在壺裏，叫長班沏上，又在書架上，拿下那隻雨過天青色，透明漏花御密的酒杯，親自用手巾揩了一揩，然後倒上一杯茶，送給花君。花君站起身來，兩個手接着茶杯，眯眯的對楊杏園一笑道：折煞！折煞！方才坐下喝茶。吳碧波笑道：老五，這茶的味道怎麼樣？花君道：好。吳碧波道：茶倒罷了，說着用手一指那茶杯道：這是杏園家傳的一種愛物，平常只是擺着，自己也捨不得用。我和他是五六年的朋友，沒有給我喝過一回，今天爲了你，親自斟上，這個面子不小呀。花君笑道：那末，謝謝楊老爺了。楊杏園道：你不要聽他瞎說，我倒要先謝謝你哩。花君忽操着京話笑道：你瞧，我這人多糊塗，不知道來幹嗎的。說着便在外屋裏，把那一包東西拿進來。一面說，一面打開來道：昨日我到瑞峽禪去剪衣料。看見這種湖水色的直羅，做長衫挺好，我就想起你來了，特爲剪一件料來送你，又拿出一包字紙來，笑着說道：這是你那位女學生寫的，叫我帶來，請你和他批改。楊杏園因爲花君送他的衣料，口裏只囔謝謝，花君說請他改字，口說得溜了，還是說謝謝，惹得吳碧波和花君都笑起來了。花君又道：那兩個西瓜呢。也是你的學生交給我的錢，託我買了帶來的，並沒有別人知道。你見了面，可以不必問他，大家心裏明白就是了。吳碧波早聽得呆了，等花君說完了，楊杏園笑着對吳碧波說道：幣重而言甘……吳碧波不等楊杏園說完，便止住

他道：不然，我看他是一個散相思的氫氫使。花君聽他們說話，雖然不懂，很知道他們是俏皮的話，便說道：你們不要陪三話四，老實說，我是因為楊老爺幫了我的忙，謝謝他。梨雲送他的禮，是什麼意思，我不知道。說到這裏，對楊杏園笑了一笑，說道：我還有一句話，要我說不要我說。楊杏園道：你儘管說，不要緊。花君道，梨雲說，他寫的這一捲字，比送你一百塊錢的禮物還重，叫我告訴你，不要讓別個人看見，我不知道寫的是什麼，大概是一碗很濃的米湯吧？吳碧波聽了這話，就要去拿那一捲字，花君手快，一把搶了過來，交給楊杏園道：這沒有我的關係了，你好好的收起來。楊杏園當真接了過來，望書櫥裏一塞。在袋裏掏出鑰匙，順手一把鎖了。吳碧波笑着搖搖頭道：這其中大有問題，不可說！不可說！花君笑道：本來人家秘密的表紀東西，外人也不應該過問啦。說到這裏，抬起那隻雪藕也似的手，翻過手背來，看了一眼手表，便站起身來道：我本來是到中央公園去的，因為要到你們這兒來，繞了一個大圈子進城，我姆媽早在那等我，我不能再坐了。說着起身就走，楊杏園知道他這回來不是公開的，就和吳碧波一直送到門口，才回轉來。吳碧波道：梨雲送來的東西，那是情理中的事情，我不懂花君，無緣無故，為什麼送你這一份厚禮？楊杏園道：這裏面還大有作用呢，你想，靠我們一個寒邊的朋友，他却送上十七八塊錢的重禮，這決不是偶然的事。況且這個事，他又是瞞着你的呢。吳碧波道：那末，其用意安在？楊杏園道：他雖然沒有說，我却猜中了一半。他和何劍塵，向來很好，雙方原沒有什麼嫁娶的意思，近來劍塵的夫人在故鄉病故了，劍塵方在盛年，自然是要續絃的，就很想把花君討回去。後來一班朋友都勸他，開花只好開中看，一折歸來便不香，討青樓中的人作妾，已經是不可以的了，

現在你却要明媒正娶的，娶他爲正室，很犯不着。一來這裏的人，不知道柴米油鹽的艱難，不會治家；二來也難望生育，至於圍圍以內的風潮，他是正室，雖可望幸免，可是這種人放浪慣了的，他這顆心是不容易收藏起來的，恐怕苦惱在後呢。劍塵他對人情世故，本來是很透徹的，他想這話很不錯，就把這事擱下。不料花君聽說何劍塵夫人病故了，又幾次試試劍塵的口氣，很有意思討他，他反而很願意嫁給劍塵。他也不知道劍塵不免有一番顧慮，所以來運動我，做一個撮合的月老。吳碧波道：這奇了，像花君這樣的人，雖然說不上紅姑娘，也不至於倒霉，何以這樣要嫁劍塵？楊杏園道：愛情這樣東西，真是神祕得很，男女雙方，只要有一方存了一個愛字在心裏，那方面至少要受一點感情上的衝動，若兩方面都有愛字存在心裡，那怕一方面是碧玉年華的小姑娘，一方面是鷄皮鶴髮的老叟，也能團結起來。若是郎才女貌，都有個相稱，那更不必談了。吳碧波道：此話固然，但是青樓中人，却要除外。楊杏園道：你以爲青樓中的人，當真沒有講愛情的嗎？我們不用說什麼李香君關盼盼，就以眼前而論，那些在外面胡鬧的姑娘，打倒貼，辦戲子，你看他的行爲很下賤，若用新學說什麼戀愛自由四個字說起來，不能不承認他是愛情作用。我再進一步說，大概妓女對於嫖客的去取，可分三項，一是人物漂亮。二是性格溫存，三是言行一致，至於錢的話，那是他們的生意經，並不在內。等到從良的時候，錢的問題，方才要考慮一番，但是能合於上說的三個條件，只要能維持生活。他就可以將就。現在花君眼裏的何劍塵，正是樣樣都合。尤其是他們難逢的機會，可以做正太太。你想妓女的出路，本來不是做姨太太，就是飄流到老，現在能夠正正派派的嫁一個人，他那有不願意之理。我不是說了嗎？愛情是神祕的東西，劍塵那樣精

明的人，他遇事不上人的當，可是一到了花君那裏，就很聽他的指揮，不能自主了。雙方愛的程度，本來有幾分可以接近了，現在又得了這樣一個機會，所以這個嫁娶的問題，就像春花怒發，不可收拾了。吳碧波笑道：你這一篇議論，算得煙學概論，也可以算得是愛情廣義，我今天本有事，早就要出門去，被他一來，就攔我半天了，我現就走，讓你好去看情人的情書罷。說畢，就笑着走了。這裏楊杏園當真把梨雲寫的字，拿出來看，原來這捲字紙，外面是用報紙捲好的。楊杏園以爲這裏面，必定是他練習的字紙，誰知剝開一層，又是一層，全是報紙捲的，一直剝了七八層，又是白紙。楊杏園好生奇怪，又剝了兩層白紙，忽然露出一個鮮紅奪目的東西來，他看見這樣東西，反而呆了，原來是一個半新舊的大紅結子。這個結子，是梨雲平常喜歡帶的，楊杏園一見就認得，他看見這樣東西雖早明白是梨雲激動他的一種手腕，總覺得不是泛泛之交。不過不知道單送一個結子，是什麼用意，順手拿起結子一看，只見結子底下，有一張薄紙，疊了四折，打開來一看，雖然字體歪斜，大小不一，倒是寫得清楚。那字上說道：

楊先生：你以今有八天沒來，不知道你是什麼意事？是那得罪了你呢！還是我得罪了你呢？我想：一定不是爲我，若是爲他，你就不來。你的心事，我才小得，那何必呢？我的事你也種小得，可連，我有好多話，不和你說，我去和誰說呀？人人都說王運苦，我比王運苦十分，今天老五進城，我送你兩樣東西，兩個西瓜，是圓圓的意事，這紅節子，是你告我的，什麼節同心，就表一點我的心吧？信寫得不好，你不要見怪，望你見信就來，千給！千給，問

你好

你妹梨雲老七

這信統共不到二百個字，以情書論，一句也不得力，又沒有文法，又是別字。在平常人眼光看起來，可算是一個譏笑的資料，可是楊杏園帶猜帶看，句句都打入他的心坎裏去。並且想道：他不過念了一本半千字課，就能寫信，總是聰明人，要不是落在火坑裏，焉知不是一個可造之才。無論他誠意如何，寫起這封信來，他很容易，就這一點，教人就很可能激哩。想到這裏，不免一陣臉紅耳熱，心中說不出來一種感想，又是煩惱，又是痛快。原來楊杏園哀樂中年，早已無心歌舞之場，只因梨雲生得嬌小可憐，善解人意，總教他無法擺脫。偏偏梨雲的領家，又是一個有名的無錫老三，他要敲起竹槓來，一百五十，你就得應酬他。要不然，他當你卿卿我我的時候，他捧着一管二馬車的水烟袋，也坐在一塊來，有一句沒有一句的，便對梨雲說：鞋子店裏的賬，欠上多少了，裁縫工錢欠上多少了，那裏的會錢到期了，小房子的錢已經欠了好幾個月了，嘮嘮叨叨，說一個不斷，你插嘴不好，不插嘴也不好，教你真是難受。這還是善說啦，有時候他就硬說：誰的屋子裏今天有花頭，誰的客人肯花錢，說梨雲沒有手段，屋子裏老是冷清清的，阿要坍台？再一看看那一張肉臉，板得一點笑容也沒有，梨雲低着頭，嚇得那裏敢說一個字。有時候，楊杏園厚着臉皮，替他頂上兩句，說北京各機關，都是整年的不發薪，一班老爺們，自己的衣食都維持不了，那裏還能在外面逛，胡同裏生意清些，也是勢所必然。況且老七是個清信人，有這樣的場面，也就比不上不足，比下有餘啦。無錫老三就說：啊嚨！楊老爺，我們吃這碗倣子飯，真不容易，你那裏知道呀！說到這裡就要背上一大本賬簿，又指着梨雲說：阿囡年紀輕，好勝不過，

看見人家穿的什麼好看，他也要穿什麼，人家戴的什麼時新，他也要戴什麼，我那裏忙得過來。你要不答應，他就鬧小因脾氣，這也不是，那也不是，有時候連飯也不吃。楊老爺，你是知道的，我是把他當作肚皮裏出來的一樣看待，總拗他不過，只得借債和他弄了來，就是這一項，就大鬧虧空了。楊杏園聽了他這一篇議論，那裏有什麼法子駁回，到了終局，總是鼻子裏哼着答應一陣了事。因此以來，他覺得到梨雲那裏去，樂不敵苦，懶得去了。這天他接着梨雲的信，才兜起了他的心事，心想不去吧？不說和梨雲的交情如何，就看這一封信的情面，也不能那樣決絕，去吧？又恨極了那個無錫老三。盤算了半天，不覺已到吃晚飯的時候，等到晚飯吃過再也忍耐不住，只得穿起長衫，吩咐車夫拉車出去。上車的時候，輕輕的對車夫說了韓家潭三個字。原來這治遊的朋友，白天是沒有什麼癢，一到了晚上七八點鐘的時候，晚飯吃過，無事可做，就會想到胡同裏去。要是兩三個同志在一處，就有一個人笑着先開口，說道：去吧？第二個人必定笑着答應道，去呀，先上那一家呢？再不待第三句，不由得腳就動起來了。還有一班人走得慣了，竟有一定的時刻，到了時候非去不可，要不去就好像這天晚上，有一樁事情沒做，心裏老是不安。照這樣說來，楊杏園這晚的行動，也就國法人情，皆可相恕的了。他到了松竹班，那毛夥都認得他，早提着嗓子嚷道：梨雲七小姐！叫了一聲，這就算告訴他客來了的意思。梨雲掀開一角門簾子望了一望，見是楊杏園，笑着說道：哎喲！稀客！楊杏園也笑着說了一聲道：稀客！一進門就看見無錫老三，穿一套半黑半黃舊湘雲紗的褲褂，袖子捲得高高的，露出碗來粗的一雙胳膊，坐在白竹布蒙的沙發椅上，有一下沒一下的扇扇子，他一看見楊杏園進來，笑着站起來道：真是稀客，大概今天是

走錯了路罷？可憐老七一天也不知念了多少遍，說不知道是什麼事得罪了楊老爺，真是嘴也念乾了。楊杏園笑着問梨雲道：這話當真嗎？梨雲道：你說真就真，說假就假，天氣很熱的，脫了長衫，正經坐一會罷。說著，便走過來和楊杏園解鈕扣，楊杏園把鼻子嗅了幾嗅，說道好香，低頭一看，看見梨雲胸前前鈕扣上，掛了兩朵白蘭花，便低着頭拿鼻子湊上去聞。梨雲輕輕的一推道：自在點嚕。楊杏園還沒有說話，只聽見院子裏嚷了起來，有一人操着一口藍青官話，嚷道：也不打聽你老爺是誰？對你直說了罷，陸軍部，劉都督駐京代表處，我都有差事，惹起我的火來，仔細我寫信給警察廳，請他來封你們的大門。楊杏園聽了這話，就把門簾子掀開一點兒縫，對外張望，只見兩個大高個兒，站在院子中間，一個手上拿着一根手杖，指手劃腳，在那裏罵人。一個便拉着他走，說道：走罷，我們別和他一般見識。那人便搖着手杖，帶罵帶說的道：這不能放過他們，咱們哥兒身上，那天不有幾十張鈔票，要照他們這樣說，我們都使的是假的，要給總長和劉都督知道，不說咱們哥兒損壞他的名譽嗎？你別攔我，我就打電話給辦公處，叫他們來人。這些毛夥聽見他叫人的話，也有點兒害怕，都遠遠的站著看。還好，另外一個大個兒，死命的把他拉住，不讓他去打電話。誰知他兩個拉扯得厲害，長衫裏面，吊下一樣東西來，毛夥搶上前拾起來一看，却是一條蔥綠色物華葛女褲。那一個大個兒，看見露出了破綻，只當沒有事，舉起手杖，指着毛夥罵道：我沒有功夫攔你這班王八旦，回頭我叫人來收拾你們，說着，就和那個大個兒，一路罵着出去了。這裏龜爪子，都笑了一陣，說這樣的客人，要是多了，姑娘們的衣服，都得保險才好。楊杏園聽見也笑了，便脫長衫，坐在風扇旁邊。這時，阿毛早捧出半個黃瓤西瓜來。楊杏園道：

我今天在家裏吃一天的西瓜，早吃夠了，不能再吃了，你們要吃，請隨便罷。無錫老三道：家裏是家裏的，我這裏，是我們這裏的，總得嘗一點。說着，拿出一隻白銅茶匙，一個小飯杯，挖了半碗瓜瓢，遞給楊杏園，他只得吃了一茶匙，把碗放在棹上。說道：我在這裡，用不着客氣。實在是家裏吃多了，不能再吃。無錫老三道：勸人家裏那來許多的西瓜，吃得這樣飽。楊杏園笑道：也是一個至好的朋友送的，我向來不很吃瓜果，那要會巴巴的買來吃。無錫老三笑道：楊老爺這句話露出馬腳來了。既然不很吃瓜果，知己的朋友，就不應當送西瓜，就是送來了，也不至於吃個飽。照這樹說來，至好送的東西，總要吃飽。在我們這裏只吃一小勺子，顯然見得，不把老七當是至好了。楊杏園聽了這話，目視梨雲，微微一笑。梨雲生怕無錫老三看出破綻來，也笑着說道：你笑什麼，姆媽這幾句話，還不是很對嗎？他口裏雖然這樣說，究竟裏面心虛，滿臉通紅。無錫老三雖然是個有手段的人，也猜不出他們私下另外有段交涉，所以還把梨雲說的話，當作是撒嬌，那裏知道人家秋波微送，已是靈犀暗通哩。楊杏園這一回來，本是梨雲那封信的效力，打算見面之後，說幾句安慰他的話，偏偏無錫老三坐在一處，無機可乘。只是說些閑話，那裏的電影片子好了，公園裏面那天的人多了。談了半天，轉眼已是九點鐘，楊杏園要到報館裏去了，便穿起長衫來要走。梨雲是知道他有事的也沒有留他，便和他扣上紐絆。恰好這個時候，無錫老三有事走出屋子去了。楊杏園笑着向梨雲道：你那封信寫得好，只是別字多了些，我還要留着當紀念品呢。梨雲把楊杏園的胳膊，輕輕的捏了一把，搖搖手，又對門廝子外面努努嘴，楊杏園也不好再說什麼，只和他點點頭，就一掀門廝子走了。這天楊杏園多吃了一點西瓜，晚上從報館裏回來，又

晚了一點，吹了幾口風，到了家裏，身上有點涼颼颼的，一覺醒來，四肢疲倦得很。起來洗了臉，一面喝茶，一面看報。誰知只看了幾個二號字的標題，人就頭重腳輕，撐持不住，轉身又摸上床去睡。糊裏糊塗睡了幾個鐘頭。第二次醒來，覺着身上有些東西，睜開眼睛一看，身上已經蓋了一牀舊洋綢的秋被，吳碧波拿着一本書，坐在下面桌子上看。他便一翻身，問吳碧波幾點鐘了，一句話說完，接上就哼了一聲。吳碧波道：杏園，我看你這病起得很猛，請個大夫瞧瞧罷？我剛才給你蓋上被條，叫你幾遍，你都不知道，我一摸你的額角上，燒得像火炭一樣。恐怕不是小病。楊杏園道：大概受了一點感冒。不要緊的，藥吃快了，也怕誤事，過一半天再說罷。吳碧波也覺得他說得有理，把請大夫的話攔下。誰知到了次日不但燒沒有退，而且時時作惡心要嘔吐。楊杏園知道病已害成功了，便叫老長班胡二進來，問這裏附近有什麼好的醫生沒有，胡二說道：這街口上的宋大夫就很好，他門口掛滿了匾額，是很有名的。楊杏園想道：這無非是小病，隨便吃點藥就好了，在附近找一個醫生也好，便叫胡二把那位宋大夫請來。這位宋大夫也知道他是新聞界的人物，治好了人家。也好請人家鼓吹鼓吹，還仔細問了他的病源。聽到他說是吃西瓜吹了晚風來的病，只當他受了涼，便下了幾味細辛乾姜發散的藥，楊杏園看藥單，以為也離不了那裡去，便照方子抓一劑藥吃了。誰知一吃下去，出了一身汗，發散算是發散了，可是嘔吐更厲害了，頭也痛起來了。眼睛一閉上，就像看電影一樣，山川城市人物鳥獸一幕一幕的過去，心裏只覺燒得難過，又說不出什麼痛苦來。這時何劍塵已得楊杏園害病的消息，特地來看他，恰好楊杏園睡着了。吳碧波低着頭背着兩隻手，只在中間屋子裡踱來踱去，一聲不響。何劍塵一看楊杏園昏沉沉地睡

着，被條蓋着半截身子，面朝外睡，眼睛睜了下來，頰骨突起，兩頰瘦削，燒得通紅。走到床面前輕輕的喊了一句杏園，他答應了一聲，一翻身，仍舊閉着眼睛，朝裡睡了。何劍塵走到外頭屋子裏，輕輕地對吳碧波道：「這個樣子，恐怕不是受涼或者中暑，很像是腥紅熱。何劍塵說腥紅熱三個字，倒嚇了吳碧波一跳。吳碧波道：腥紅熱這個病，太過於危險，中醫是絕對沒有方法醫治的。那末，我們趕快想法子，把他送進醫院去罷。何劍塵道：我也不敢斷定他是腥紅熱。先得請個西醫決斷一下再說，因為北京的醫院，只有日華德國兩家，能治這個病，若是亂送去醫治，恐怕有害無利。何劍塵道：我有個朋友劉子明，醫理很好，我去打電話請他來，先請他來看看。說畢，便打電話去，恰好這劉子明在家，過一會就來了。他在皮包裏，先取出測溫器，放在楊杏園口裏，一面便解他的衣服，聽了五分鐘脈，然後取出看看，是三十九度。便對何劍塵道：病是很重的，只要再不增加熱度，那還不要緊。吳碧波禁不住先插口問道：這不是腥紅熱嗎？劉子明笑道：不是，不是，若是那個病，病人不能睡得這樣舒服了。何劍塵道：只要不是腥紅熱，那就好辦，無論我在這裏不在這裏，請你每日來一回，診金日後歸我再算。劉子明聽了何劍塵的話，照例謙遜了幾句，然後再走。從這日起，楊杏園就糊裏糊塗睡在床上，一直到第四天頭上，人清醒些，病才慢慢的好起來。不過睡在床上，兩隻眼睛，只是望着帳頂，十分不耐煩。白天還好些，到了晚上，大家都睡了，一個人在床上翻來覆去，總是不免南天北地，胡思亂想起來。偏偏越想又越睡不着，睜開眼睛，就對着桌上的一盞燈，聽聽窗子外頭，也只有階沿下，幾頭蟋蟀，唧唧叫的聲音。好容易，閉着眼睛，睡了一覺，不到一刻兒工夫，又醒過來。望着桌上，燈還依舊的亮着，

一摸枕頭底下，拿出表來看，還只三點鐘。夏天雖然夜短，不用提，離天亮還早。這個時候，口裏渴得厲害，很想喝口茶，便一個人扶着床起來，把桌上茶壺裏的剩茶，到上半茶杯，就燈下一看，全轉了黑色，勉強喝一口，又涼又澀，全沒有茶味，只得擱下，依舊爬上床去睡。本想叫吳碧波起來，設法弄點茶來喝，一來想，白天累得人家够了，半夜三更，又去把人吵起來，很不過意。況且就是人家起來，有了水，也沒有火，忍耐一點，只得罷了。睜開眼睛輪着，清醒白醒的，望見窗子上發亮。過了一會，隔牆大街上，得兒的得，得兒的得，騾車輪盤子轉動的聲音，也陸續響起來。又過了一會，窗上的亮光越發白了，由床上望窗子外，看見那柯梨樹的樹葉兒，被風吹着搖動。在這個拂曉的時候，旁人正睡得有味，楊杏園病在床上，却睡得滿心煩燥。半夜的時候，恨不得立刻就天亮，天亮了，又恨不得立刻就出太陽，其實他反正是睡着，天不亮也罷，太陽不出也罷，一點沒有關係。一會兒，隔壁屋子裡的鐘，噹噹的敲了六下。他一想，不料醒了半天，還是這樣早，這次要茶沒有茶，要水沒有水，心裏非常的焦急。想起若是這個時候，陡然發症死了，有誰知道，可見孤身作客的人，這病境最是可憐的。想了半天，由追悔不該到北京來，一直悔到不該讀書。心想病一好了，什麼事也不幹，趕快回家罷。一個人睡在床上，只是這樣昏沉沉的想，等到吳碧波起來了，說說閑話，才把念頭打消，到了晚上，依舊又是如此。所以他的病外表雖有點起色，只是心中憂慮過甚，病根很難剷除。時光容易，轉眼他就病了十幾天，一天清早，楊杏園因爲一晚沒睡穩，天亮以後反睡着了。正睡得迷糊的時候，忽覺得有個人摸他的手，睜開眼睛一看，一個穿花衣裳的人，站在床前，接上就有一個女子的聲音說話，問道你身體阿好些？他

再抬頭一看，却是梨雲，他穿了一套花點子蘇紗褲褂，辮子蓬鬆鬆的，正是晨裝未上的打扮，他後面站着阿毛，見楊杏園醒了，也點點頭說道：楊老爺好點嗎？楊杏園作夢也想不到他們會來，趕着問梨雲道：你怎麼來了？那阿毛插嘴道：他早就要來，總是沒有工夫，今天早上，他叫我送他到小房子裏去，走到半路裏，他說謝謝我，叫我嘴着姆媽，同來看看你。我說楊老爺人很好，應該看看他，我就拚着碰一個釘子送他來了。楊杏園聽了這話，在枕頭上點一點頭道：那末，我也謝謝你。說時，就在被服裏伸出一隻手來，握着梨雲的手道：你怎樣知道我病了？梨雲道：我知道好幾天了，因為我有一天打電話到你報館裏去問你，說你害了病，沒有來，回頭我又打電話到這兒來問，果然說是你病了。我想你既然睡在床上許多天，決計不是小病，很想打聽打聽，偏偏這幾天，一個熟人也沒有遇見，今天早上，我只好自己跑了來了。楊杏園道：這真是不敢當！便對阿毛道：請坐，請坐，我睡在床上，不能招呼你！對不住！阿毛一面坐下，一面笑道：你太客氣了，將來你把七小姐討去了，我還要伺候你啦，你這樣客氣，將來這主人的牌子，是扶不起來的來了。梨雲把眉毛一皺，對阿毛道：你總有許多話說。楊杏園扯他的手道：你也坐下。梨雲斜着身子，就在床沿上坐下了。這時，只見吳碧波笑嘻嘻的進來，後面跟着長班，把一個托盤，托着一壺茶，四碟點心進來，全放在桌上。梨雲笑道：我說呢，你把我一引進來，就不見了，原來是忙這個呀。吳碧波笑道：這又算得什麼呢，各盡各人的心罷了。梨雲知道他這話中有話，到羞得滿臉通紅。吳碧波也覺得自己失言，只得忙着請他們喝茶，吃點心，敷衍一陣。阿毛輕輕的對梨雲說道：七小姐，不早了，走罷。梨雲抵着許多的人在當面，除問了楊杏園幾句病況而外，別的話

一句沒說，反而和吳碧波說了一陣應酬話。梨雲也怕坐久了，被無錫老三知道，低着頭沉吟了一會兒，只得站起來，握着楊杏園的手道：你保重點，我們再會罷。楊杏園握着他的手，點點頭，阿毛早站起來了。梨雲只得低頭跟着他走，走到房門邊，又回過頭，對楊杏園說了一句保重點，這才走了。梨雲這一來不打緊，又添了楊杏園一樁心事，心想如此看來，妓女的愛情，不見得全是假的。又想：就算假的罷，他能特地來看我，也算難得，我在北京的朋友，儘管不少，除了兩三個極熟的人，誰又會來看過病呢？想到這裏，反而覺得梨雲小小年紀，到他一個知己，心想我要討了他回來，也就算萬願皆足了。但是梨雲還是清信人，要討他談何容易，至少也得三千五千，自己既然是個窮措大，而硯田所入，又半供甘冒，那裏還能作這個豪舉？一層一層想去，總覺灰心，一天到晚，胡思亂想，病那裏好得起來。吳碧波何劍塵雖然也勸他，隔靴搔癢，那裏有效？這日上午，吳碧波出去了，日長人靜，楊杏園一個人睡在床上。望着窗戶，隔院子裡大槐樹，正鋪着一層綠暗暗的影子，遮着了這邊半個院子。樹枝上三四處蟬聲，喳喳的叫得不斷。楊杏園悶得很，想起陶詩上的臥看山海經一句話，正想摸下床來，找本陶靖節集看看。忽然長班送一封快信進來，請楊杏園蓋章。楊杏園將信收下，一看信封上，發信的人，是南京落葉菴釋蓮寄。楊杏園想道：怪呀！這好像一個尼姑的名字，我在南京，那有這樣一個熟人呢？楊杏園拆開信來一看，是一張很長的白紙寫的，筆跡十分熟悉，那信說道。

杏園吾弟：南浦唱別，星霜六易矣。前因朝佛普陀，路過天竺，道遇故人，備問起居，知伯母康泰，健飯猶昔，合十遙祝，竊慰所懷。而吾弟詞華日益，風格不渝，憔悴京華，耿介如昨，益信風泊鸞飄，折羽有時，

秋菊春蘭，英華靡絕。期許所符，歡欣奚若？姊飽經憂患，倏已中年，自謂肆力硯田，終老闔閭，所期父母俱存，弱弟長立，畢生大願，悉盡於此。不期罡風遽起，忽與大變，弱弟初以痘瘍，椿萱並因慘折，小屋如舟，三棺並列，肝腸寸裂，視聽都非。途人爲之揮涕，言者無不變色，人非鑽石，孰能當此？自念子焉一身，塊然獨處，前途蒼莽，皆爲慘境，因是削髮空門，藉懺慧孽。年來瞻拜名山，歷覽勝境，古井不波，塵障盡去，一切因緣，皆如夢幻，故應醉久攝，鴻鯉俱絕。近以吾師住錫白門，相依落葉，得遇燕趙歸人，備悉旅況，所謂梧桐夜雨，瘦損詞人，蕪院西風，魂消旅夢，歎屈子之多愁，復長卿之善病，雖相隔世外，能不凄然？引領雲表，益增怛惻。伏念訂交竹馬，感懷手足，海山迢遞，苦無所慰？晚來依影青燈，檢點笈，則有然脂餘韻，罷繡舊詞，撫拾成篇，飄零未盡，雖掩卷不免長吁，存之亦復多事，特付郵筒，另簡寄呈。庶若末座忝倍，一堂恍對，寄詩當藥，爲爾消愁，伏維察之。一雨宜秋，嫩寒初起，朔地風霜，有異江南，吾弟千萬珍重！亦不負世外人之一番饒舌也。釋靜蓮合十卽義姊黃玉鍊

楊杏園將信看完，才知道是一個音信久絕的義姊寫的，悵悵的看了半天，固然十分歡喜，但是想起從前在小時候一處遊戲的光景，好像還在目前，不料六年一別，現在人家長齋供佛，自己也是貧病交加，又未免百感俱集。過了幾天，楊杏園果然接到一卷詩稿，是掛號寄來的，他便折開來，放在枕頭邊，慢慢的看，內中果然不少性靈之作，有時候摘出內中好的句子，還和吳碧波討論討論。自這天起，他的病慢慢的就有點起色，時光容易，轉瞬就過了中元節，楊杏園已覺步履如恒，可以行動自由。這天是七月十六，夕陽將下的時候，照着半邊粉

爐，都是黃金色。院子裏的十幾盆木本草本的花，剛剛澆上水，放出一陣一陣的晚香，楊杏園端了一把籐椅，放在梨樹底下，躺在上面，笑着花枝。覺得半月以來，惟今天最為適意。忽然他的朋友舒九成，提着一隻軟皮包進來，兩個人都不覺呵呀一聲。舒九成先說道：我聽說你病得很厲害，特爲來看你，原來你的病已經好了。楊杏園道：這是過去的事，我聽見你和你的未婚夫人已經到西湖避暑去了，怎麼又沒有去呢？舒九成道：我早回來了，不料一到北京，公司裏面，就鬧得一塌糊塗，我整整有一個禮拜，晚上沒有工夫睡覺，白天沒有工夫吃飯，所以就沒有來看你。直到昨天，公司的事情，稍微有點頭緒，才打聽出來，你害了一場大病。楊杏園道：多久不見，見了要暢談一回才好。今天天氣很好，不如我們同到那個地方去消遣消遣，你以爲如何？舒九成道：也好，就是遊藝園罷，我們先在裡面小有天吃晚飯，吃完了飯，可在東邊花苑裏，泡壺茶，在月亮底下談天。現在遊藝園的樹木，已經漸漸長大了，坐在水邊下，聞着隔岸的花香聽着滿草堆裏的蟲聲，也很有趣味。楊杏園道：也好，要去就去，我病得膩極了，也正想出去解解悶。說着，二人就坐了車子，到遊藝園來。這時候，正是日戲已散，晚戲未演的時候，外面花園裏，來來去去，滿地裏都是人。他二人兜了一個圈子，便到小有天來吃飯，一進門，滿屋子裏座位都坐滿了，幾個夥計，正在人叢裏頭，穿梭也似的跑來跑去。只聽見四面筷子敲盤碗響，都在要飯催菜。舒九成笑道：好生意，這些人吃東西，都好像不要錢似的。這個時候，一個胖子夥計，一件藍長衫都濕透了，手裏端了一大盤魚，口裏只嚷借光。楊杏園一手攔住，問他有座位沒有，他一隻手拉着肩膀上的手巾頭，擦頭上的汗，一面說道：你哪，正忙着啦。還沒有說第三句，已經走了。楊杏

園看看這裏亂的很，只得出來，和舒九成在大餐館裏隨便吃點東西，再走到外面花園裏來。這時已經是夜幕初張，星斗橫天了。二人順着小河外岸，一面說話一面走路，又不覺走了一個圈子。舒九成道：水中間。那塊地方，很是幽靜，我們上那裏喝茶去罷。說話時，渡過平橋，靠水邊下，有一個瓜棚，綠葉垂垂，好像蓋了一座小亭子一樣。棚外面許多雜花，被晚風一吹，都吐出清香，河岸上的青葙裏面，那些青蛙，彼此落落的，闐闐關，一陣一陣的叫。望着河裏，天上的星，都倒在水裏面，有點兒風來，水上略畧起一點波紋，惹得滿天星斗，都搖動起來。楊杏園道：這個地方很好，我們就在這個地方坐罷。便招呼茶亭子裏面的茶房，在瓜棚下，擺下棹椅，臨水晶茗。東邊一輪月亮，不覺已湧起來幾丈高，照見滿園雪亮。遠望先農壇，一片蘆葦，青隱隱地、朦朧的月色，罩着三三兩兩，黑巍巍的古柏，和那樹上的半截鐘樓，風景十分幽靜。舒九成道：這很有點西洋油畫的意味，良宵不可無詩，我們來聯句玩玩，好不好？楊杏園道：我幾個月也沒有弄過這樣東西，詩與枯拙得很，恐怕聯不上來。舒九成道：反正弄着好玩，比比詩興，試試何妨？楊杏園抬頭一看天上，一點雲彩也沒有，笑道：我到有現存的七個字的起句，是碧天迢遞月淒涼。舒九成道：不好，起得太頹喪了，況且也好像遊仙詩。我主張不要這些無病而呻的荒涼字樣。楊杏園道：不能說敗興話嗎？那末，說一句挺好的銀河迢遞接紅牆罷。舒九成道：這又太鈍了，不像月下聯句的詩。楊杏園笑道：這就太難了，說得清淒不好，說得濃艷也不好，那如何才對呢？因低頭想了一想，說道：我還是照原來的字面，改爲碧天迢遞夜方長罷。舒九成笑道：好罷不好，到像起句，就是他罷。我接一句，月影隨人過草塘。楊杏園道：好，現成的句子，被你得了。原來你

要留這個月字自己用，你且說底下的。舒九成道：得水新蛙鳴閣閣。楊杏園笑道：說你圖現成，你越發檢便宜了，把這河裡的蝦蟆，都利用起來。舒九成道：蛙字不可以入詩嗎？楊杏園道：自然是可以的。舒九成道：却又來，既然可以，那就沒得說了。況且我還另有意思呢！楊杏園道：我知道，但是我們聯我們的句，諷刺他們別甚，況且閣閣兩個字，七陽裏面，雖有堂堂洋洋幾個字面來對，一定做不好，不如改了。舒九成也不做聲，走出瓜棚去，在樹底下，站了一會。笑着過來道：我有一句好的了，樹外市聲風後定，如何？楊杏園笑道：還可以，我對一句：水邊院落晚來涼。舒九成道：這句也不錯，底下呢？楊杏園道：底下是看花無酒能醫俗。舒九成道：這是應該轉的，我對一句對客高歌未改狂。再說一句不用悲秋與別恨，你去收罷。楊杏園道：中宵詩緒已蒼茫。舒九成道：收得韻脚太生硬，要改一句才好。楊杏園道：姑存之，我們再望下聯罷。兩人復又聯成兩首，共是三首。聯完了，楊杏園掏出日記本子，把他記上。那詩道：

碧天迢遞夜方長，（楊），月影隨人過草塘。樹外市聲風後定，（舒），水邊院落晚來涼。看花無酒能醫俗，（楊）對客高歌未改狂。不用悲秋與別恨，（舒），中宵詩緒已蒼茫。（楊）。

野堂人靜更清幽，（楊），一院蟲聲兩岸秋。淺水蘆花憐月冷，（舒），西風落木爲詩愁。不堪薄醉消良夜，（楊），終把殘篇記浪遊。莫厭頻過歌舞地，（舒），等閑白了少年頭。（楊）。

強把秋光當作春，（楊），登臨轉覺悔風塵。却輸花月能千古，（舒），願約雲霞作四隣。酣飲莫談天下事，（楊）苦吟都是箇中人。歸來今夜江南夢，（舒）憔悴京華病後身。（楊）。

楊杏園寫完，低低吟了一遍，笑道：道體順通，竟可以說得過去。舒九成低下頭，對瓜棚外頭一望，只見月亮已照在頭頂上，衣服碰着瓜棚邊的深草，濕了一大塊。不覺失聲道，這正是月華滿天，露下沾襟了。時候不早，我要先回東城了。楊杏園道：你若有事，就請先走，今晚的月色很好，我還要在這裏玩玩。舒九成道：你新病初好，你也少坐一會兒罷。楊杏園道：我知道，你只管請罷。舒九成聽了這話，只得先走了。楊杏園會了茶錢，渡過平橋，順着河岸，慢慢的走去。只見柳陰底下露椅上，一對一對的男女，坐在那裏談話，唧唧喞喞，真是男歡女愛，大會無遮。信步走來，又過了一道橋，只見花木參差，月影滿地。那邊戲園子裏面，正在演遊園驚夢，笛聲從水面上，被風吹著過來，格外悠揚好聽，便走進亭子來，靠下風頭坐著，那個笛聲裏面，良辰美景奈何天，暢心樂事誰家院的曲詞，彷彿還聽得出來。楊杏園正聽得出神的時候，隔壁亭子裏，忽有兩個人哈哈大笑起來，猛然間到嚇了一跳。只聽見一個人說道：你且不要快活，這事成功不成功，現在還拿不穩。又有一個人道：我看沒有什麼問題，不過能長久不能長久，就在乎你的手段了。那人道：就怕不能成功，只要上了手，我相信決不會拆夥，我們的話，就是這樣說，請你告訴劉老板，我們明日還在原地方會面，至於你自己的話，暫不要提。又有一個人道：那是自然。說畢，兩個人中，就走了一個。還有一個人，在亭子裏面。楊杏園聽了他們的話，覺得這裏面很有文章，便跨過亭子的欄杆，在竹叢子裏面，對隔壁亭子張望，這一張望，不打緊，越發引動了楊杏園的好奇心。要知道他看出什麼來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

一笑賊龍波客來不速
孤燈照淚影我見猶憐

却說楊杏園隔著竹叢，對那邊亭子一看，不是別人，是他一位老同學洪俊生，便走出竹叢，在亭子外繞了一個圈，走進亭子去。這亭子裏面，本來安了一盞小電燈，洪俊生看見楊杏園走了進來，便嚷起來道：「呵呀！好久不見，你好哇？」楊杏園笑道：「一場病，幾乎病得要死，還有什麼好？」洪俊生道：「我彷彿聽見你害了病了，總想來看你，無奈我被私債逼得厲害，日夜不安，鬧得喪魂失魄，這半個來月，我實在連自己都鬧糊塗了，沒有來看你，請你原諒。」楊杏園道：「那過去的事不要提，但是你一不供家，二不養口，一二百塊錢一個月的薪水，按月現拿，怎樣還會借上許多債。」洪俊生道：「一言難盡，無非是嫖賭鴉片煙。」楊杏園道：「你又吃上鴉片煙了嗎？」年紀輕輕的，那是何必。」洪俊生嘴不留神，一口說了出來，收不回去，未免臉上一紅。便道：「到也沒有上癮，不過每天和同事的在一處，輪輸燈。」楊杏園道：「吃煙的人，都無非是由輸燈而起。我勸你，連燈也不要輸。」洪俊生道：「傻，你有所不知，我們銀行裏的同事，十個有九個是抽煙的，天天和他們在一處，他們抽煙的時候，我少不得坐在牀上談話，他們有時將煙燒好，順過槍來，老要我嘗一口，自然不能回回都拒絕，嘗得多了，就每天習以為慣。後來想老吃人家的煙，很不好意思，自己私下也買一點兒土蒸出來請人，就這樣糊裏糊塗抽上了。」楊杏園道：「現在講應酬，都少不了這東西，年青人上癮却也難怪。他明知楊杏園這種惡詞言外有意，却又不好再把話來分辯，便把別的話來搪塞道：「我有一段很好的社會新聞告訴你，你願意聽不願意聽？」楊杏園笑道：「請問，我是幹什麼的？自然願意聽呀。」洪俊生躊躇了一會，笑著說道：「我新聞是告訴你，並不是供給你報上

的材料，你可不許登報。楊杏園明知他所說的，不外乎剛才他和人談話裏面的問題，正想考察他們鬧些什麼鬼，便道：新聞原有可登不可登之別，你且把詳情告訴我，若是與你有妨碍，我自然不發表。洪俊生道：那末，我可以放心告訴你了，你想我一個人坐在這亭子裏做什麼？難道也像你們書呆子一樣，玩什麼月，尋什麼詩嗎？老實告訴你，說到這裏，他把頭伸出亭子外面，四處望望，然後把楊杏園一拉，同坐在亭子欄杆上，輕輕的說道：不客氣一句話，就是拆白。楊杏園故意說道：你不要瞎扯，又來騙我。洪生俊道：我騙你幹嗎？不過這拆白的，並不是我。楊杏園笑道：幸虧有你這一句轉筆，要不然，我的朋友，都有拆白黨，我還成什麼人啦。洪俊生笑道：你不要當面罵人，你沒有拆白的朋友、我却有拆白的朋友呀。楊杏園道：閒話少說，言歸正傳，你且把新聞告訴我。洪俊生道：我有個朋友，他是華國大學的學生，人雖長得不算十分漂亮，他是江蘇人，衣帽鞋襪，却十分時髦，學堂裏有整個月不去，到是遊藝園每天少不了來一回。他來了又不正正經經的聽戲看電影，東處站一會，西處跑一會，只在男女混雜的地方亂鑽。楊杏園道：這種事很多，也不算什麼新聞。洪俊生道：還有啦，好的在後面呢，他一年到頭，專在這裏面鬼混，認識的婦女確是不少。他現在又想出新辦法出來了，說是在外頭胡鬧，身體很是吃虧，若再花錢，未免太冤。就此改了宗旨，專門注意有錢的姨太太，只要能給他錢，年紀雖老一點，姿色差一點，都不講究。俗言道的：物以類聚，他們也居然有這一黨，這就是社會上所叫的拆白黨了。前幾天，我無意中和他在一處玩，忽然碰見同雙飯店的劉掌櫃，他疑惑我也是他們一黨，第二天他就特地找到我，問我，怎樣認識那華國大學的學生，我說原是在一處看戲認識的，沒有什麼深交情

。劉掌櫃說：那就好辦了。老實告訴你，現在有個很好的姨太太，託我在外頭找一個人，提出三個條件，一是要學生，二是要年紀輕，身體結實，三是要江蘇人。這第二第三兩條，我都有法子辦，學生我却一個也不認識，實在不容易找，我看那天和你先生在一處的那位學生，到這樣可以對付。我起初還說：人家是規矩矩矩的大學生，不做這樣的事，你不要瞎說。他笑道：洪先生，我們一雙眼睛，也不知道看過多少把戲。他是個什麼人，我還看不出來嗎？我說：猜是被你猜著了，不過他也是一個大滑頭，他願意不願意，他必定要自己審度一番，等我探探他的口氣再說。劉掌櫃道：你只管去說，我包他願意，我聽了這話，當真代他轉達，居然一拍就合。今天晚上，是他約雙方在這裏會面的日子，誰知道劉掌櫃臨時變卦，要男的方面，現拿出一百塊錢來，作介紹費，另外還要寫一張二百元的借字，限定三個月以內還清。你想男的方面，還沒見著女的是老是少，是長是短，那裏會肯拿出這一筆錢，我聽了攔在肚裏，沒有去說，所以還沒有見面。那位學生，痴心妄想，還指望在這裏面發一筆財，你說好笑不好笑？楊杏園道：他既然索這一大筆介紹費，必定成功以後，有些油水，你何不替他辦成呢？洪俊生搖搖頭道：你那裏知道，這一班青年獵艷家，和窩子裏的妓女一樣，外面風流儒雅，見了婦女十二分溫存體貼，實在他的心，比毒蛇還惡，你不給他錢，他先不願意，他那裏還能拿錢出來呢？楊杏園只管和他說話，不覺得夜已很深，回頭望望那邊戲場，鑼鼓無聲，戲早散了。花園裏面，萬籟俱寂，抬頭望樹頂上的月亮，亮晶晶地，那些染了露水的花枝，被月亮照著，葉子上都放出一種光彩。說話的時候不覺得，這時風從樹裏頭鑽來，吹在身上，很有些冷。再聽聽遠處，一陣陣的人聲如潮水一般，正是大門口遊人和車馬喧鬧

的聲浪，破空而來。這時楊杏園和洪俊生的談話，雖然沒有說完，時候不早，只得各自回家。洪俊生一走出大門口，就碰見兩個同事，一個叫胡調仁，一個叫吳卜微，兩個人站在門洞子裏邊，並排立着，那些從遊藝園出去的人，恰好男男女女，一個個都從他們面前過去。洪俊生在人叢裏擠了過去，將胡調仁的衣服一拉，說道：「喂！又在這裏排班嗎？等誰呀？胡調仁對他丟了一個眼色，把他也是一拉，沒有說別什麼。洪俊生知道他們又有什麼把戲，也就站在一處看他們鬧些什麼。果然，不到一會的工夫，有兩個十多歲的女學生來了，一個梳了兩個辮子頭，一個打了一根辮子，前面額頂上，都捲了一束燙髮，身上一例白竹布褂，藍羽毛紗短裙，梳辮子的胸前，還插上一管自來水筆，雖然不是十分美貌，到也雪白的皮膚。內中那個梳頭的，年紀大一點，走到胡調仁面前，故意停了一停，他們這三個人，六隻眼睛的光線，不由得就全射在這兩人身上。那個梳辮子的女學生，好像知道有人注意。低了頭，扯扯那梳頭女學生的衣服，那梳頭的女學生，就低下眼睛皮，似看不看的，對胡調仁望了一眼，就挨身走了過去。三個人那裏肯放，趕緊就在後面跟上。四面的車夫，只管兜攬過來，這兩位女學生，却不雇車，只是走了過去。走到大森里的後面，那個梳辮子的女學生，問那個梳頭的女學生道：「姐姐，我們雇車罷。那個就提高嗓子喊道：洋車，闖王廟街。胡調仁三個人，都聽得清清楚楚。當時就有幾個車夫，拉攏過來，問南頭北頭，那女學生道：橫胡同裏，門牌零號。吳卜微聽了這話，就把洪俊生和胡調仁兩個人，往後拉着就跑，他兩個人不知道什麼事，怕是那女學生的家裏人追來了，也只好跟着走。心裏反而十分驚慌！怕惹出事來。吳卜微等那女學生離得遠了，才站住了脚。吐了一口口水道：呸！倒穩！倒穩！胡調仁

連忙問道：你這樣鬼鬼祟祟的，什麼事？吳卜微道：還說呢，天天在外頭逛。這樣內行，那樣也內行，今天在陽溝裏翻了船了。洪俊生聽見他話裏有話，便問道：怎麼樣？這兩位不是正路貨嗎？吳卜微道：你們難道還看不出來？胡調仁道：我真看不出來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你看他有什麼破綻嗎？吳卜微道：什麼破綻不破綻，這是南城的土貨，冒充女學生在外騙人，愧你還當作奇貨，釘了他一夜的梢，人家背後一定要笑掉牙齒，罵你們是傻瓜呢。洪俊生道：你怎麼知道他是土貨，難道他還有什麼記號不成？吳卜微道：記號雖然沒有，但是這種人，很可以看得出來的。第一，女學生他總大方些，不會像這樣鬼鬼祟祟的，第二，女學生吊膀子，他不能和我們這樣公開。胡調仁道：算了，你這些話毫無理由，我不愛聽。吳卜微道：我知道，你看中了他，所以你不願意我糟踏他，告訴你，我實在另外有一個真憑實據，知道他是土貨。胡調仁道：你且說出來聽聽。吳卜微道：他剛才不是給我們打了個無線電話：說是住在閻王廟街橫胡同零號嗎？這個零號，就是土貨公司，他住在那裏面，你想想土貨不是？洪俊生道：你何以知道那裏就是這種地方呢？吳卜微正要回話，有一個警察，拿着指揮刀，亂砍洋車夫趕了過來，看見他們三個人，站在路旁邊唧唧噥噥的說話，很為詫異，站着打量了一番。吳卜微輕輕的道：走罷，警察都在注意我們了，三個人便一面走，一面說。胡調仁又提起剛才的話，吳卜微道：你不要問，這很容易証明的，你要真是看中了那兩位女學生，你花兩塊錢，我可以帶你去會會他。洪俊生便湊起趣來，說道：調仁，你就花幾塊錢，看他這話真不真。胡調仁道：好！就是這樣辦。又對吳卜微道：明日幾點鐘，你約一約。吳卜微笑道：你們真要去嗎？胡調仁道：你就想抽梯嗎？怎麼不是真要去，你既然誇下

海口，現在你想推諉也不行。吳卜微笑道：我推諉作什麼，就怕你們不去，既然這樣說，很好，也不用誰約誰。明天下午四點鐘在行裏辦完了事，大家一路去，好不好？洪俊生和胡調仁都答應了，便各自雇車回家。一宿無話，到了次日，三人在支那銀行會了面，彼此相視而笑，都不作聲。一等打過四點鐘，彼此丟了一個眼色，就一路出門，那些專拉銀行買賣的車夫，早拖着車子，圍了過來。口裏亂喊道：大森里，石頭胡同，遊藝園，這裏來，我的車子乾淨，包快。他們三人，也沒有說車價，揀了三輛乾淨車子，坐到閻王廟街口上，便下了車，隨手抓了些銅子給車夫。原來他們都是這樣慣了的，若要在熟車夫面前講價錢，那就不算是在銀行裏辦事的人了。他們三人下了車子，就順着閻王廟街進了橫胡同走來，吳卜微數着門牌，一號二號的挨家數去，一數數到一個洋式紅牆的一家只見上面門牌，藍底白字，明明寫的是零號。吳卜微輕輕的對洪俊生胡調仁道：到了，你兩人跟我進去。胡調仁一看，洋式紅漆門樓，上面釘了雪亮的白銅環，門上掛了一塊銅牌，上面寫了碗來大的兩個黑字，寫的是王寓。胡調仁將吳卜微一拉道：喂！慢點，慢點！不要胡鬧，這是人家的住宅，不要亂闖。闖出禍來了，我可不管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胡調仁話沒有說完，吳卜微早已將門敲開，門裏走出來一個老頭子，對三人看了一眼，硬撇撇的問道：找誰？洪俊生心裏想道：糟了，走錯門了，怎麼辦？胡調仁看見老頭子這副情形，也很爲着慌。在這個時候，洪俊生和胡調仁，就想抽腿往後走，吳卜微却一點也沒有事。反問老頭子道：這裏是零號嗎？老頭子道：是的。吳卜微道：那就不錯了，說着，開步就往裏走。洪俊生和胡調仁站在後面，進去不好，不進去也不好，躊躇得很。吳卜微回轉頭來道：走哇，就是這裏呀。他二人看看那老頭子站在大門

一邊，讓吳卜微走了進去，却不攔阻，似乎又有一點道路，二人只得硬着頭皮，跟他走了進去。走進門，是個屏門，轉過屏門去，却是個四合院子，裏面靜悄悄的，不聽見一點聲音。他們三人，正不知道往那邊去好，只見上面簾子一掀，走出一個中年婦人，他正顏厲色的，照門口老頭子一句例話，問道：找誰？洪俊生和胡調仁又羞一驚，大家捏了一把汗。吳卜微不慌不忙的道：你這裏是峇號嗎？那婦人道：不錯。吳卜微道：我們是李媽媽叫過來的。那婦人連忙轉下一副笑臉道：是的，是的，請裏面坐。說着，就替他打開簾子。這時洪俊生心裏，才放下一塊石頭，胡調仁心裏，也是十五個提桶汲水，七上八下，如今方才安妥，却佩服吳卜微這種探險的手段，真是有談笑揮敵，如入無人之境之概，那個膽子，不由得大了幾十倍，便大踏步和吳卜微走了進去。這正中屋子要是個過廳，雖然陳設的是些半新木器傢伙，倒也擦抹得乾淨，壁上也胡亂掛了幾張字畫，看看有點像客廳的意思。吳卜微便毫不客氣，先坐下了。那婦人道：你三位貴姓？怎樣認識李媽媽？吳卜微道：我姓吳，和他是最熟的人，這兩年，我介紹他的主顧不少，你見了面，只要問他支那銀行的吳先生，他就知道是我了。那婦人聽了是銀行裏的人，格外現出殷情的樣子，接上又問洪胡二人的貴姓，他兩人都照實說了，也問那婦人一句貴姓。那婦人笑道，二位大概少逛我們走一路。要是走得不多，也許聽見過人說王大嫂，我就是的。吳卜微笑道：那自然是有名的了，要不然，我們怎樣會找上門來呢？王大嫂看看吳卜微，很像一個內行，自然十二分巴結，連說不敢當。便提着嗓子喊道，李家兒，拿開壺來。這時，便有個老媽子捧了一壺茶進來，和他們倒上二杯茶。那婦人又道：你去買包大長城來。吳卜微笑道：你不要客氣，煙到隨便，家裏今天有人沒有？那婦

人眯着眼睛笑道：您三位來了，還能教您空跑嗎？沒有人，我也得想法子呀？吳卜微道：要是家裏有人，就叫出來看看罷。王大嫂道：你們今日來得真不湊巧，家裏一個人也沒有，我得出去叫去。吳卜微皺眉道：知道叫得什麼時候回來，我們那裏能儘等？王大嫂道：路都不遠，一會兒，我就可以回來。吳卜微把手捏着半個拳頭，把大姆指和小指兩頭一翹，把大姆指擱在嘴裏一吸，比着說道：家裡有這個沒有？王大嫂笑道：這個東西我們沒有預備。吳卜微道：你放心，儘管拿出來，難道還把我們當外人嗎？王大嫂笑道，有是有一點，是我自己吃的，倘若您要玩兩口，我只好擺出來，那末，請您三位，後面坐罷。說着，就把他三人，由過廳帶進後院，往東一拐，有三間正房，兩間廂房，王大嫂引他們進了正房，中間是個小客廳，斜擺着一張黃漆桌子，四把椅子，左邊一張舊睡榻，蒙的花布面，像駱駝的背一樣，一處高，一處低，大概是裏面的鋼絲壞了。右邊擺一張小檯櫃桌子，上面亂擱着許多料器煤油燈，和一些洋鐵茶葉瓶，洋蠟燭台之類，這屋就算滿了。兩邊的屋子，都掛了門簾，他們走進左邊屋子來，只見擺了一張小床，一張小條桌，兩把椅子，一個洗臉架。胡調仁這時話出來了：便對洪俊生道：這很像公寓的排場。王大嫂指着床上道：您瞧！公寓裏有這樣乾淨鋪蓋嗎？吳卜微就往床上一輪道：你先把煙條伙拿來，我們燒煙等着，別儘管說廢話罷。一會兒，王大嫂把煙盤端來，放在床中間，吳卜微和洪俊生兩個人輪着對燒，胡調仁坐在椅子上看他們燒鴉片。王大嫂道：吳先生，我現在找人去了，請等一等，轉身一掀門簾子，就要走。吳卜微拿着簽子正在燒煙，見他要走，便把手指頭，夾着煙簽子對王大嫂招手道：慢來，慢來，你這樣糊裏糊塗就走，叫個什麼人來？王大嫂道：那末，您說呀，要怎樣的人呢？別

等我叫來了，先生們只挑眼，鬧得大家怪難爲情的。吳卜微一指胡調仁道：你問他就知道。王大嫂便問胡調仁笑道：要怎樣的人？您說。胡調仁笑道：要怎樣的人，漂亮就得了。吳卜微道：不是那樣說，他問你這一句話裏面大有文章，是問你要姨太太的呢，是要女學生式的呢，還是要……一句話還沒有說完，只見外面院子裏，嬌滴滴的，有一個女人的聲音，叫了一聲乾媽。王大嫂一面答應着，一面對三人努努嘴，便對外面答應道：你進來，我在屋子裏呢。說話時，就聽見脚步声，一路走進中間屋子來了，只見簾子抖着一動，一個人影子一閃，又縮了轉去，接上就格格的笑個不了。說道：嗚！屋子裏有人啦。王大嫂道：有人怕什麼，誰會吃了你去嗎？進來。那人隔着簾子道：全是生人。王大嫂道：生人怕什麼？一回見過，二回就是熟人了，快進來罷。他聽了這話，才打起簾子進來，低着頭，抿着嘴笑。挨着王大嫂站着，胡調仁一看，不是別人，正是昨晚在遊藝園碰見的，那位梳辮子的女學生，今天打扮還是一樣，不過把那條裙子脫了。王大嫂拉着他一隻手，把手摸着，一面笑着問吳卜微道：吳先生，您瞧，這是我的乾姑娘，好不好？吳卜微把煙簽子一放，不約而同和洪俊生坐了起來，不由得嚷起來道：那裏是生人，我們熟得很啦。說着，便站起來，在王大嫂手裏，把手拉過了來。這位王大嫂的乾姑娘，到也不嫌人家冒失，就跟借人家拉手的時間，一歪身子走過去，隨身就坐在床沿上。吳卜微一面摸着他的手，一面笑着問道：你貴姓？答道：姓陳。吳卜微道：叫什麼名字呢？他却笑着不說。王大嫂插嘴笑道：人家的小名兒，可不能讓人亂叫呀。吳卜微道：那末，我們日後見面，怎樣稱呼呢？王大嫂道：叫他二姑娘得了。吳卜微連忙就把頭低下來，湊到他面前叫二姑娘。這時，胡調仁才明白可以隨

便鬧着玩，後悔不該讓吳卜微奪了過去，臉上未免有點不自在的樣子。吳卜微看見，在鴉片床上站了下來，兩隻手扶着二姑娘輕輕一推，推在胡調仁身上，笑着說道：「你兩個人，昨晚在遊藝園裏面，打了一晚上的無線電，怎麼這會子不說話呢？又對胡調仁道：我今天是專門做媒來了的，你不要眼睛饞，現在可以從人願了。」胡調仁巴不得一聲，見吳卜微如此，正合其意，只是默笑。便問二姑娘道：「你認識字嗎？」二姑娘搖搖頭道：「不認得字。」胡調仁道：「既然認不得字，爲什麼打扮得像女學生一樣。」二姑娘笑道：「鬧着好玩啦。不認識字，就不許作女學生打扮嗎？」胡調仁道：「可以的。我問你，那梳兩個頭的是誰？」二姑娘道：「那是我姐姐。」吳卜微接嘴道：「不是你說，我到忘了。」便對王大嫂道：「快去請來，我們那位洪先生……是……是……洪俊生對王大嫂搖搖頭道：「不！吳卜微道：「得了，什麼不呀不的，昨晚上爲什麼釘人家的梢來着，去請來罷。」便對王大嫂道：「還不去麼？」王大嫂聽了這話，就當真笑着去了。不一會兒，王大嫂果然把陳大姑娘也請來了，他進來就比二姑娘大方得多，和大家打了一個招呼。吳卜微笑道：「你認得我嗎？」陳大姑娘笑道：「從前不認識，現在認識了。」吳卜微道：「你到會裝糗糊，昨天晚上，咱們不是就認識了嗎？」大姑娘笑道：「還虧你說呢，真等你們三個人，釘得我們沒有法子。」吳卜微指着洪俊生對大姑娘道：「我和你作個媒好不好。」大姑娘點頭道：「好哇。但是他兩個人都有一個人，你呢，吳卜微道：「我今天不趕這個熱鬧，那天有工夫，一個人來，說着，把一隻眼睛對二姑娘夾了一夾。」二姑娘笑着對他呸了一聲。王大嫂也笑道：「是真的，我也去和吳先生叫一個來罷。」吳卜微搖手道：「不用，不用，要用我自然會說話。」王大嫂只得罷了。這時，二姑娘和胡調仁坐在一處，擠着說話，大姑娘挨着洪

俊生坐在床沿上，也是問長問短。吳卜微燒了幾口烟，對王大嫂道：擠這一屋子人幹嗎？還不把他們帶了出去。王大嫂道：不是我不帶去，人家還沒有說出來呀。吳卜微道：你看這一雙兩對的樣子，還要說嗎？王大嫂笑着不作聲，先把大姑娘二姑娘叫出去了，以後又做兩回，把胡調仁和洪俊生也請出去了。洪俊生和胡調仁兩個人，也不知道在什麼地方，混了一會，復又到吳卜微燒鴉片的這間屋子來，大家取笑了一陣子。胡調仁便向吳卜微的耳朵邊，輕輕問道：這要給多少錢？吳卜微道：大概的規矩，是兩塊錢。但是也看人說話，不可一概而論，你要好看點，就每人給他個三數。那末，他們除給王大嫂的面外，本人還可以落兩塊錢，至於這個鴉片，我自有本事，自撥他的，你不要過問。胡調仁聽了，又和洪俊生唧唧噥噥的商量了一陣，便連煙在內，一共給了王大嫂七塊錢，把這位王大嫂，喜歡得眉毛眼睛，都要笑起來。千叮囑，萬叮囑，請他們常來，他們一直鬧了三四個鐘頭，才走出王大嫂家。路上吳卜微問胡調仁道：怎麼樣，好嗎？胡調仁笑道：別有風味。地方既清靜，花錢又乾脆，自然比胡同裏那些地方好得多。吳卜微笑道：我既然帶你見識了這個地方，你們也應該幫我一點忙，便問洪俊生道：我請你一樁事情，行不行？洪俊生道：什麼事情呢？我請你吃小館子嗎。吳卜微道：吃小館子算什麼，還要提出要求來嗎？我因為常聽見你說，你認得許多報館裏的朋友，我這裏有一條新聞稿子請你拿去登一登。洪俊生道：這事容易辦，你且把稿子拿來。吳卜微聽了，就在袋裡找了半天，找出一張毛邊紙寫的稿子，交給他。洪俊生也沒有看，接了過來，就揣在袋裏。其實他那裏認得多少報館裏的人，僅僅不過認識楊杏園一個。到了次日，他就寫了一封信，把稿子附在裏面，送到楊杏園報館裏去。這天晚上，楊杏園到

了報館裏，把信拆開一看，還以為洪俊生要把上次所告訴他的話，正式宣布，誰知一看稿子，却是攻擊他朋友余詠西的一段稿子。說他停妻再娶，要騙人家的小姐作姨太太。楊杏園看了，也不作聲，依就把信收好。到了次日，便特意去看余詠西，告訴他這一段事。原來這余詠西，也是一個怪人，他一個人在北京候差，不住公寓，不住會館，却花二十多塊錢，賃了一座獨門獨院的房子住着。只用一個上了年紀的老媽子看門。不知道的，都說他好靜，其實他專門在遊戲場夜市上，幹那不正當的勾當。有那單身的婦女，外表透着幾分風流，他就死命的釘着。或是在黑暗裡追上的時候，或是在人叢裏相擠的時候，他就在他家上，輕輕拍一下。若是人家罵下來，他就鼠竄而去；若是不罵，他越挨越近，等到身邊沒有人，他就請人去喝茶或者吃飯，只要人家不破口罵他，他總有法子把人家引到家裏去。他一個人住一棟房子，命意却在此，旁人那裡知道。這日楊杏園跑到余詠西那兒去，先就敲了半天的門，等到那老媽子出來開門，就對楊杏園上上下下，打量一番。笑着說道：余先生不在家。楊杏園一看這種情形，知道余詠西一定在裡面，不過還有其他的人在一處，所以他這個老媽子，就用了搗糊的方法，說不在家。便假說道：他約我這時候來的，不能不在家呀，也許是他睡了，所以你這樣說。說着就拿出一張名片，遞給那老媽子道：你拿進去，余先生看一看，他就知道了。那老媽子道：那末，請你在外面等一等呀。他說了還不甘心，怕他闖了進去，依就把門關上。楊杏園心想好緊的門戶，越覺得危險得很。不一會，門呀的一聲開了，余詠西笑了出來，拱手說道：對不住！對不住！快請裏面坐。便在前引路，把楊杏園引在一個小客室裏坐了。楊杏園笑道：近來很得意吧？余詠西道：窮差事，幾個月不發薪，什麼得意。楊杏園

道：不是差事的話，是問你有得意的人沒有？余詠西道：我也無非是好玩，那裏有什麼得意的人。楊杏園道：你不說老實話，我也不逼你，我先請你看一樣東西，他一面說，一面就在身上，把洪俊生的那封信，還有一張稿子，都交給余詠西看，說道：這總事出有因吧？余詠西接過稿子一看，不覺臉上一紅，便問道：這稿子你打算發表不發表？楊杏園笑道：那也不一定，不過我念在同鄉的交情上，先來通知你一聲，你看還是發表呢？還是不發表呢？余詠西笑道：無論虛實如何，我決沒有讓你發表的道理，這何待於問。楊杏園道：那末，這稿子上的話，并不是子虛烏有了。照我猜起來，這個人恐怕就在你屋裏。余詠西笑笑，却不作聲。楊杏園道：你要不把我當外人，就應該給我介紹介紹。余詠西笑道：可是可以的，不知人家同意不同意，待我去問問。說畢，一路笑着到對過的上房去了，約莫有五分鐘的工夫，余詠西在那邊招手說道：這裏來坐。楊杏園便忍住笑走了過去，一進門，却見有兩個女學生裝束的人，到出乎他意料之外。一個有二十一二歲的光景，梳了愛絲頭，上身穿的紫色柳條絲光布褂子，下面穿的墨華絲葛裙子，白番布皮鞋，是張胖胖鴨蛋臉，大有一種大小姐和少奶奶的派頭。一個是有十七八歲的光景，上身是藍柳條褂子，下身是藍華絲葛短裙子，足上穿的是一雙圓頭漆皮鞋，圓圓的臉兒，前面的覆髮，一直罩到眉毛上，配着那一雙水汪汪的眼睛，越發有風頭，正是一個妙齡時代的中等學校的女學生。他們看見楊杏園進門，都站起來，行一個鞠躬禮。余詠西對楊杏園把手一指，對那女學生道：這是我同鄉密斯脫楊。又對楊杏園道：這兩位是密斯白瘦秋，白素秋。楊杏園又重新點了一個頭，這時那位年紀小的女學生，叫白素秋坐着桌子，有點不好意思，低頭裝着看桌上報，那年紀大的，却很大方，先

對楊杏園道：請坐，隨又倒了一杯茶遞給他。這時的楊杏園，到十分拘束起來，不知道怎樣去應酬這兩人才好。只有密斯白現在那個學堂裏讀書這一句話，作爲談話的開端。白瘦秋道：上學期在令儀女學，下半年我打算換學校了。楊杏園掉過了臉對白素秋道：這位密斯白呢，大概也在令儀女學了。白素秋看見人家問他的話，更不好意思，低着頭看報，只是憨笑。白瘦秋道：你瞧，這丫頭耳朵聾了，人家問他的話，他只當沒有聽見。白瘦秋不說不要緊，這一說，他忍不住，便噗哧的一聲笑了出來，伏在報上，只是格格的笑。楊杏園看他一味的嬌態，也不覺爲之失笑，不過彼此到底是初見面，說了幾句客氣的話，沒有他話可說。楊杏園覺得在一處坐，很不自然，便告辭要走，余詠西一直送到大門口，背地又着實的道謝了一陣。過了幾日，余詠西特地寫信到會館來，約楊杏園去談天，信未並添了一行小註，說是密斯白亦在此相候。楊杏園一想，什麼事呢？難道他們發生了問題，要我去想法子嗎？也沒有十分研究，就一直到了余詠西家來，他一進門，余詠西不讓他進客廳，就請他到上房去坐，走到上房，只見白瘦秋白素秋都在裡面。余詠西對楊杏園道：請你來不爲別的事，兩位密斯白發了麻雀癢，急於要打牌，無奈我門這裏三差一，不能成局，所以把你請了來，湊上一脚。說着，一個人便把桌子拉開，拿出一匣麻雀牌，花啦啦就往桌上一倒，口裡說道：來來來。白瘦秋笑道：你怎麼這樣性急，人家密斯脫楊還沒有說來不來的話呀？余詠西道：不用說：既來之，則安之。沒有不來的。說着，就檢出東南西北風四張牌，一陣亂抹，把四張牌疊好了，手裡握着兩粒骰子，一面搖，一面對楊杏園道：坐下，坐下，好班莊定座。楊杏園笑道：當真你就不徵求我的同意嗎？余詠西笑着對白素秋一指道：看在這兩位生客的面子上，你

也不好意思說不來兩個字呀。白素秋道：你自家要打牌，還說看人家的面子，好會說話。楊杏園一面坐下，一面笑道：不要緊，不要緊，我是和詠西鬧着玩，其實我也是牌鬼，只怕沒有機會呢。說話的時間，白氏姊妹，也站在桌子邊，余詠西早擲下骰子去。班莊的結果，白瘦秋坐在余詠西的上手，楊杏園坐在白素秋的上手，四個人便又起麻雀來。楊杏園一面理牌，一面說道：我早就想打牌，總沒有機會，不料今天在這裏打起來了。余詠西笑道：難道梨雲那裡，你也沒有報效過嗎？楊杏園見他在女朋友前面，談起姪兒，覺得他太過於放浪，便和他丟個眼色。余詠西會意，也就沒有往下說。這天楊杏園的手氣很好，十牌倒有七八牌是他和，他下手的白素秋，總沒有開和。到了四圈的末牌，正是白素秋的莊，四家都下了買子，白素秋一面起牌，一面說道：就是這一牌，我要班本了。余詠西推准楊杏園道：聽見沒有，你放牌要留心點呀。楊杏園道：反正照規矩打就得了。白素秋笑道：密斯脫楊，你還說照規矩打嗎？四圈到底，還沒有放我和過一牌呀。楊杏園道：那奇怪密斯脫的手氣壞，不能怪我上家扣牌呀。說時，牌已起完了，白素秋一看，有四五筒兩張。一對三筒，一對二筒，一張么筒，一對九筒，和一張八筒，另外南風一張，五索一對，六索一張，照理應該打出南風去，他因為看見筒子多，想留么張配雜一色，起手便打了一張六索去。一個圈子過來，楊杏園打了一張三筒，白素秋搶着便叫碰，回頭一看，自己二三筒的對子，可以兩頭上的，便只把四五筒吃下來，打出一張五索去。對面的余詠西道：怪呀，這麼起手就折五六索的盤子？白素秋也不作聲。第二圈子，楊杏園又打了一張七筒，白素秋想吃，又捨不得拆散一對九筒，況且要貪一色，地下的牌也不宜太多，未免躊躇了一會子。結果，還是抓了一張六筒，很

是歡喜。因爲剛才已經打了一張五索，便扣住五索，先打南風出去，恰好下手對了。白瘦秋笑道：我剛補成一對的，你要早打出來，那就沒事了。楊杏園聽了這話，更注意白素秋的牌，知道他必定在做筒子的一色。這時他有一四筒上，就和嵌七筒，七筒上，就和一四筒，已經是定局了。余詠西又推楊杏園道：莊家的牌已落定了，留心點啊。楊杏園道：不用你招呼，我自然知道。又抹了幾個圈子，白素秋補上了一張四筒，打出五索去單和嵌七筒，偏偏白素秋又不小心，起牌的時候，補衫把一對九筒挨着倒了出去，他雖然趕快理起來，楊杏園眼快，已經看見了。他一想，我先放七筒，他要吃沒吃，後來他又沒打出八筒，無論如何，他不是和六九筒的清一色，就是和七筒的清一色了。和六九筒沒有他的法子，若是和七筒，自己和四七筒，正好攔他的上和，斷定了，也不作聲，只裝不知道。抹了幾個圈子，大家都沒有進張，白素秋急的很，便問楊杏園道：密斯脫楊，我的牌：又被你扣了罷？楊杏園道：我手上現在只有四張牌，怎樣扣得住人家的牌，難道自己不想和嗎？一言未了，余詠西拍的一聲，打出一張七筒。白素秋看見，好不快活，連忙站起來，一手搶了過來，把面前的牌一攔，拍手道：呵，三翻！三翻！清一色！清一色！楊杏園看見他這樣高興，而且又把牌攤下來了，若是攤出牌來攔他的上和，不用提，差不多和焚琴煮鶴一樣，是個最煞風景的事情，只得讓他和了便把四張牌握在手掌心裏，給白素秋看道：密斯白，你這牌和得好快，你瞧，我這好的牌，都和你不過。白素秋一看，見他是兩張二萬，五六筒一墩，正要的是這張七筒，攔自己的上和。他還沒有說話，楊杏園便把手上四張牌，往牌推裏一攔，早和亂了。白素秋見他如此，知道他存心讓他和，心裏一動，未免臉上一紅，也不便說什麼。四圈打過之一

後，又接上打了四圈，依余詠西的意思，還要接上的打，楊杏園因為辦事的時間到了，執意不肯，這才休手。自這天起，楊杏園和白氏姊妹，又熟了許多，才知道余詠西的正式拚頭，雖是白瘦秋，而他的意思，實在是屬於白素秋。不過白素秋天真爛漫，對於余詠西，無可無不可，反而叫余詠西不好應酬。在楊杏園眼裡看去，二馬同槽，早就料到不能沒有風波。有一天上午，天氣十分晴朗，楊杏園要趁這收潮的天氣，把書廳曬，便叫長班在他自己的小院子裡，架起一副鋪板，在院子當中曬書。自己彎着腰，正在一部一部的清理，忽然拍的一聲，有人在他肩上拍了一下，出其不意，却嚇了一跳，十分不高興。正想對那個人發作兩句，回轉頭來一看，只見白素秋穿了件水紅物花葛夾襖，套上黑鐵機紗坎肩，底下又是藍印度綢裙子，湖水色起花緞子高跟鞋，身上套了一條淡青色蒙頭紗，打扮得十分俏皮。站在面前，只覺一陣陣的花露精香氣，從他領圈上和衫袖裏面出來。楊杏園還沒有說話，白素秋先眯眯一笑，說道：你猜不着是我吧？楊杏園道：這真是想不到的事，快請裡面坐！說着，便在前引路，把白素秋引進屋子去。楊杏園道：你總是和令姐一路走的，怎麼今天你一個人到我這裡來？白素秋笑道：難道就不許我一個人出來嗎？楊杏園道：不是那麼說，你們姊妹感情好，不至於一個人單獨行動啊，余詠西那裏今天去了嗎？白素秋淡淡的說道：沒有去。他就把話扯開，問道：這院子裏面，就是你一個人獨住嗎？楊杏園道：前不多天，有一個姓吳的學生同住，現在只剩我一個了。白素秋笑道：一個人住一所獨院子，晚上不害怕嗎？楊杏園道：我向來不信神鬼這一路的話，根本上就不會害怕。白素秋道：就算不害怕，一個人在屋子裏，冷冷清清，也寂寞得很啦。楊杏園道：單身作客的人，都是如此，那也是沒有法子的

事。白素秋聽了楊杏園這句話，笑了一笑，問道：何以不把你的太太接來陪你？楊杏園笑道：有太太，當然要接來，但是我的太太，還不知道姓什麼，那裏去接呢？白素秋一撇嘴道：哼！你沒有太太，我不相信。楊杏園道：這是很平常的事，有就有，沒有就沒有，我何必瞞你呢？白素秋臉一紅，又笑着問道：那回打牌，余詠西他對你說，什麼梨雲那裏，這梨雲總是你的好友吧？楊杏園道：你信他瞎說呢。我男朋友還不多，那裏來的女朋友呢？白素秋道：你當面就撒謊，還說不瞞人嗎？楊杏園道：你且說，我什麼事當面撒謊。白素秋道：面前就有一個女朋友，這不是當面撒謊嗎？楊杏園聽他如此說，也不覺笑了起來。於是南天北地的，又說了半天，不覺已是吃中飯的時間。楊杏園看他不走，只好留他吃飯。白素秋道：你不要客氣，我是吃了飯出來的，你儘管吃你的。要不，我就走。楊杏園知道他能說能行，只得由他。一會子長班送上飯菜來，白素秋一看，只得三樣菜，一碟韭黃炒肉絲，一碟蝦子燒白菜，另外一碗菠菜豆腐湯。便拿起筷子來，在兩個碟子裏撿了幾撮，夾了一絲白菜，在口裏嘗嘗。放下筷子，笑着對楊杏園道：饕餮都是這樣的菜飯嗎？楊杏園答應是的。他又道：我看一點味兒沒有。楊杏園道：我們這還算好的啦，雖沒有味，還可以下飯。有些會館裏和公寓裏的火食，把些沒油沒鹽的菜，和你舖上三四條半生半熟的肉絲，冰冷冷的送來，不但吃，看見就要發愁哩。我們吃筆管兒飯的，有這個儘夠，那裏能和你們嬌生慣養的小姐打比呢。白素秋道：不是這樣說，菜不論壺素，總要口味弄得對，那才好吃。你們南方人，很喜歡吃我們山東餛子菜，我明天炒幾樣山東菜給你嘗，好不好？楊杏園道：好是好！這菜弄好了，你怎樣送來呢？白素秋想了一想，笑道：哦！這一點，我到沒有想到。那末，還是那

一天有工夫，我請你吃山東餛飩，由我點菜罷。楊杏園一面陪他說話，飯已吃完了。吃飯之後，白素秋依然不肯說走，一談話談到下午兩點鐘，他才回去。楊杏園也算會陪客的，陪他說五六個鐘頭的閑話，一點沒有倦容。到了次日，他一早就接到白素秋一張請客片，請下午四點鐘，在濟南春吃飯。片子後面，另外寫了兩行字是：我準按時間候您，務請早來，這張片子，不要給第二個人看見。下面還有一句，却把墨來塗了，仔細看看，那墨跡好像是「因爲是專請您的」這幾個字。楊杏園一想，這分明是昨天他許請我吃山東菜，所以今天來做這個東。我到不能不去，不過照這張帖子看來，大概他姐姐並不在一處，余詠西是更不知道的，這一男一女，在飯館子裏敘話，不是很大一個嫌疑嗎？想了半天，總覺得不去的好。就把那帖子撕了，扔在字紙簍裏。誰知不到一刻兒的工夫，長班告訴有人請電話說話，楊杏園一想，這不要就是他的電話罷？一接話機，果然是女子的聲浪，那邊說，你是密斯脫楊嗎？答道是。那邊說：我寄給你一張帖子收到了嗎？楊杏園道：收到了。那邊說：這一次，是我專請你，要是肯賞光，就請早去；若是事忙，不肯賞光，也就請你先告訴一聲，免得我去老等。說到這裏，電話裏面，格格的笑了一陣，接上說道：大概是沒有工夫，不得空吧？楊杏園本來打算不去的，被白素秋電話裏這樣的話一逼，到叫他說不出去的話，只得說一準來。到了下午四點鐘，他便如約到濟南春來。果然，除了白素秋而外，並無他人。楊杏園好像劉邦赴鴻門宴一樣，十分不安，生怕碰見熟人，未免不成樣子。好容易，到六點鐘，才把這餐飯吃完。次日，楊杏園一想，白吃人家一餐，什麼意思，就在青雲閣買了幾塊錢小說雜誌之類，由郵政局裏寄給白素秋，郵包的外面，寫了白素秋一個女同學的名字。原來這種辦法，

也是他告訴楊杏園的，以爲有什麼事，就可以冒一個女學生的口氣，寫信給他，可以掩去家裏人的耳目。這樣下去，不到一個禮拜，白素秋竟到楊杏園會館裏來過三次，來了南天北地的說閑話，又總是五六個鐘頭，而且來一回，必定換一身衣服，鬧得滿會館人說出許多風言風語。況且楊杏園住的所在，又是個獨院子，你教人家如何不疑心。又過了兩日，正是禮拜，楊杏園料定白素秋必來，一早就出去，晚飯也不回來吃，一直就上報館。誰知到了十點鐘，會館裏長班打了電話來，說家裏有客，請楊先生快回來。楊杏園問是誰，那邊便換了一個女子的聲浪答道：是我呀，你猜是誰？楊杏園道：你是素秋嗎？這時候，你從那裏來？白素秋道：我特意找你來了，請你就回來罷。楊杏園道：我的房門已經鎖了，你就在外面等我嗎？若有什麼事，就請你在電話裏告訴我罷。白素秋道：話長著啦，電話裏不好說，你要是不怕我偷你的東西，就請你吩咐長班，把門開開，大概可以放心罷？說畢，又在電話裏面格格的笑了一陣。楊杏園沒法，只得在電話裏吩咐長班，叫他將房門打開，請白小姐進去坐，電話機掛上，楊杏園一想，這越發的不對了，怎麼更深夜靜的找我，不如趕快回去，打發他走了罷。會館裏人多口雜，將來這事傳到余詠西耳朵裡去了，還說我和他演三角戀愛，還算什麼朋友。便把稿子託何劍塵發了，忽忽忙忙的回家。走到自己院子裏，三間屋子，只有臥房的燈點着，其餘都是黑洞洞的。這時，忽然興起一個念頭，心想：我這院子裏靜悄悄的，他一個人坐在我屋子裏，不知道幹什麼，我到要看看。想畢，便放輕脚步，慢慢的走到廊沿下，從窗戶格縫子裏，望裏面張望。只見窗戶邊的書桌子上，燈下放着一本書，白素秋坐在桌子邊，一隻手按着書本，一隻手托着腮，悵悵的望着燈，好像在那裏想什麼。一會子，他忽

然眼圈一紅，流下淚來。他本人還好不知道，眼淚串珠似的望下滴，衫袖上和書本上，都滴了許多淚珠，他才慢慢的在鈕扣上，抽下那條白綢手絹，來揩臉上的眼淚。楊杏園見他這樣，却是莫明其妙，心想且不驚動他，看他怎樣，誰知白素秋坐在燈下，依舊是呆呆的想，半天的工夫，也不動一動。眼淚越揩越多，泉湧也是的流了出來。楊杏園看見他這個樣子，疑他是因為等自己不來，怪朋友不理，滿腔怨憤，所以逼下這副眼淚來。心想這是我的不是了，像今天這樣的對待他，也未免拒人於千里之外了。便輕輕的退到院子中間，然後才放重脚步，走了進去。白素秋見楊杏園走進來，一邊用手絹擦眼睛，一邊強笑道：對不起，我又來吵你了。楊杏園笑道：這是我對不起你，要你一個人在這裏久等，怎樣還說你對不起我哩？說時，他偷眼看白素秋，見他眼圈還是紅的。這時正是秋初的天氣，白素秋穿了一件淺灰嘩嘩的夾襖，灰嘩嘩裙子，響雲蓬鬆，雙髻斜挽，越顯得身材窈窕，淡雅宜人。想起剛才他流淚的那一番情形，正是未免有情，誰能遣此，也未免呆了。白素秋見他只管直着眼睛看，未免不好意思，便背過臉去，望書架上的書。楊杏園道：你不是叫我快來有話說嗎？怎麼又不作聲呢？白素秋聽了這話，才回轉身來。他坐在椅子上，低頭望着胸脯，把一隻脚尖懸着點在地上，一隻腳踢着椅子角，才慢慢的說出一篇出人意料以外的話來。要知道他說些什麼，下回書準為交代明白。

春明外史第一集 第七回



第八回

隔座分香聽歌憐翠袖
爲花請命煮酒謝黃衫

上回書說到白素秋不好意思之後，忽然說出一篇話來。他說的不是別的，他却問楊杏園一句話道：你看我姐姐這個人怎麼樣？楊杏園笑道：蕩然可親這四個字，那總是對他最恰當的批評了。白素秋冷笑道：哼！蕩然可親嗎？你這句話，正是他反面的批評。我老實告訴你，他在家裏，什麼事也不問的，總是睡到太陽幾丈高，他才起來。吃起飯來，把筷子在菜飯裏挑挑撥撥，望桌上一板，便要發脾氣。我母親本來疼女兒的，不很管他，看見他鬧蕩紐，反引着他發笑。我父親又抽上一口煙，更是一概不問。有時候我母親說他幾句，他就一句頂一句反常常問我母親說：我怎樣得了？楊杏園道：這是什麼意思呢？我却不懂了，難道在你們這樣的家庭裏面，還有什麼委屈嗎？白素秋對楊杏園瞟了一眼，搖着頭微微的笑道：這個緣故，你還不明白嗎？楊杏園道：清官難斷家務事，我怎樣會知道呢？白素秋道：我和你說一句實話，他是有人家的，只因爲那個人不合他的心，他就要吵着離婚，我母親到沒有什麼不可以，只有我父親不肯。說我們兩面都是體面人家，那裏能做這樣的事，將來要打起官事來親戚朋友知道，豈不成了一場笑話？這樣一說，就把這事按下來了。我姐姐也爲這事，大鬧了幾回，總沒有鬧穿，後來他就變了辦法，總是在家裏挑眼，鬧得兩個老人家時刻不安。我父親沒法，答應不讓那邊娶，總推著在大學畢了業再說，一面露出點消息給人家知道，等他來辦交涉，再想法子。這樣挨下來，又是一年多，到底就弄出笑話來，把我都害了。說着眼圈一紅，要吊下淚來。楊杏園道：你說呀，怎麼又連累起你來了呢？白素秋臉一紅，把手絹擦了擦眼睛，笑了一笑，說道：我告訴你的話，你可別告訴人。楊杏園道：

你若是不許我說，我自然保守秘密。白素秋臉又一紅，低聲說道：我也有……沒有說完，他就借着拿手絹擦眼睛，把臉蒙上。楊杏園聽了這半句話，明知全句的意思，却故意笑著問道：你也有什麼，怎麼不說出來呢？白素秋放了手絹，對楊杏園瞟了一眼道：你這不是成心嗎？人家正正經經和你說話，你却尋人開玩笑。楊杏園道：我實在不知道你有什麼，你既這樣說，就算我明白了罷，你且望下說。白素秋道：人家現在也在山東讀書，學問雖然不算得頂好，我們是自小定的，也沒有什麼惡感，我也沒有別的意思。只爲我姐姐他和家裏作對，放書不念，老要去玩，把我也引着玩慣了。頭裏還是禮拜六和禮拜日，在公園和遊藝園玩玩，後來胆子一天大一天，上學的時候，依舊夾着書包出來，可是一出大門，便把書包寄放在胡同口上一個零碎攤子上，大家儘量的出去玩。一直到下午，要散學的時候，方才在攤子上，取出書包來，一道回去。家裏看見照着時候回來，也不追問，誰知公園和遊藝園這個地方，總不是好所在，去得多了，就有些多事的人，注意你的行動。有一回，我離開姐姐，在公園裏兜圈子散步，後面來了一個下流東西，穿得滿身的華絲葛，老在後面跟著，我心裏嚇得亂跳，一眼也不敢看他。他在後面，却笑嘻嘻地，胡說八道，說了許多廢話，我只得三步兩步，就跑開。有好幾天，不敢出去玩。不料就在這個時候，我姐姐他就做出胡鬧的事來。楊杏園笑道：難道他那樣落落大方的人，還要你來保護不成？怎麼你和他出去，他就發生出事故來了呢。白素秋把腳一頓，笑道：咳！你這個人，怎麼這樣死心眼兒呀，我是說他要我保護嗎？楊杏園笑道：就算我死心眼兒，你且說你的，後來呢？白素秋道：也不過一個禮拜的工夫，我又和他出去逛公園。走到來今雨軒，我們還沒有找好茶座，忽然一個男人，在

一張桌子邊，笑着站了起來，和我姐姐打招呼。口裏連說道：在這裏。當時我還以為他認錯了人，誰知我姐姐老老實實的走了過去。說到這裏，白素秋問楊杏園一句道：你說這男人是誰？楊杏園笑道：當然是余詠西了。白素秋深深的歎了一口氣，說道：這也是我自己不好，當時見了他，我是不好意思過去坐的。我姐姐只說，不要緊，一路過去坐坐，他就趕著給我介紹。我爲情面所拘，只得坐下了。那時余詠西對我問長問短，臊得我什麼似的，只好有一句答應一句。其實我心裏慄得厲害，生怕碰見熟人。我姐姐他却沒事似的，和余詠西說一個牽連不斷。一直到那天，我才知道，人家說公園裏是個壞地方的理由。到了晚上，我和姐姐進房睡覺，我才問他怎樣認識這個姓余的？他說是同學介紹的，後來我仔細一打聽，並沒有這回事，乾脆一句話，他是在公園裏認識的罷了。從那天起：就天天和余詠西會面，後來索性跑到人家裏去。密斯脫楊，你別看我平常喜歡鬧著玩，這回事，作的大錯特錯，我是很知道的。您說：我跟着姐姐走，這算什麼呀？楊杏園笑道：你這個文明人，怎麼樣說這腐敗的話？現在青年男女，正講的是社交公開，好爲男女平權的運動……：……：白素秋不等他說完，拿着手絹對他一揚，把嘴一撇道：得了！你這不是損我嗎？我把你當個好人，所以把許多心事話，全都告訴你啦。你反而處處把話損我，這是什麼意思呢？楊杏園道：你這就把我冤狂透了，我實在是真話，照你這樣說，難道也要學千金小姐坐在繡房裏面，那才對嗎？白素秋道：不是那樣說，社交公開，是要正堂堂的；你想我和我姐姐這樣的行動，那算什麼？我的事，你大概也知道，我早覺着很對那個人不起；誰知我們天天出來日子久了，被幾個底下人知道了，生是生非的，又說出許多閑話。兩位老人家，少不得也知道一點，這幾天對

我們的行動，盤查得十分厲害，要把我們退學。今天早晨，我姐姐在家裏大鬧一頓，就跑了出來，不知道上什麼地方去了，我也受了不少的氣。上午的時候，我在我媽屋子裡梳頭，誰知他趁這個機會，就跑到我屋子裏去，翻箱倒篋，大搜一頓，相片啦，信啦，搜去了一小包。他就拿了一張余詠西和我三個人合照的六寸相片，望我面前一板，指着我臉上問道：這上面的，一個野男人是誰？你說！這時，我實在一肚子委屈，要說一句也說不出來，只氣得弔淚。我媽向來不打我的，今日也打了我幾下，還好，我父親來了客，沒有來問我；要不然，我今天也許不能和你見面啦。那時，我知道事情不好，便偷偷的穿了一身衣服，跑了出來，一直就來找你。誰知你偏偏一天也不在家：鬧得我跑了好幾回，現在我是不敢回家去了，這事怎麼好？你向來是很熱心待朋友的，你得替我想個法子才好，說著便弔下淚來。楊杏園不料白素秋竟有這樣一場風波，一時也沒有主意，因問道：這事你告訴了余詠西沒有呢？白素秋把臉一板，很很的說道，我還告訴他嗎？我要告訴他，正中他的計了。到了這時候，我也顧不得害臊，老實告訴你，他常常背着姐姐，私下對我說，叫我一路和他到上海去，說得南方如何如何的好，竟是天上有，地下無。我也一時糊塗，受了他的欺侮，其實他家裏是有人的，不過我沒有多久，才偵查出來罷了。後來我把這話告訴我姐姐，他不但信，反說我和余詠西勾通一氣，要撇開他，鬧得姊妹不和。總而言之：過去的事，是一錯再錯，不可收拾，我還能去找這樣沒良心的人嗎？楊杏園聽他這一番話，知道他已下決心，要和余詠西脫離關係。這也不去管他，只是現在逃出家庭，如何挽回，是不好辦理的；尤其今天晚上，已經十一點鐘了，一切都來不及想法。目下最要緊的，就是今夜怎樣安頓他？自己仔細一想，

余詠西的私人道德，雖然很有缺憾，到底是幾十里路外的同鄉，決不能爲一時的不慎，得罪朋友；瓜田李下，嫌疑要避得乾乾淨淨才好。便對白素秋道：「既然事情已經決裂了，當然不能冒昧回去，你有什麼親戚家，可先借住一宵，明日一早，你到我這裏來，我必有很好的答覆。我盡今日一夜的工夫，必定和你想出一條法子來。」白素秋低着頭看着自己的脚尖，躊躇了半天，說道：「人家要知道了，那不是給人笑話嗎？」楊杏園道：「那末，同學的家裏，有可以去的嗎？」他仍低了頭，微微的擺雨擺，耳朵上兩隻寶石耳墜子，也跟着搖個不定。楊杏園一想：「不好，親戚家裏既不能去，同學家裏又不願去，這他分明還有別的意思了。自己默念良久，忽然想起一句書來，就是天下多美婦人，何必是——便立定了主意，對白素秋道：「既然這樣說，我有家熟旅館，我送你到旅館裡去住一宵罷。」白素秋道：「半夜三更的，上旅館去，什麼意思，我更不去了。」楊杏園道：「這真難死我了，怎樣辦呢？」低頭一想，忽然計上心來：「便對白素秋一笑道：「有了，我打個電話叫余詠西來，再湊上一腳，我們來一晚麻雀罷。」白素秋聽了這話，把臉一沉，說道：「不必勞你駕，我拚着一死，闖了回去罷。說着，便站起身來要走。楊杏園看見他這樣說，到弄得沒有意思，心想勸他不要回去罷？又不能如他的心願，讓他回去罷？果然有個三長兩短，這豈不是我雖不殺伯仁，伯仁由我而死？怎樣好呢？他正在這裏躊躇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白素秋已經走出了房門。那高跟的皮鞋，走得地下，只得得的響，在這種鞋跟底下得得的聲浪裏面，好像白素秋的心裏，在那兒說，你好很——你好很——楊杏園一聲不響，一直送他到大門口，便道：「我替你雇車罷。」白素秋道：「勞你駕。不用！說着，頭也不同，挺着腰子逕自去了。楊杏園無精打彩的走了回去，心裏很過意不去。又

轉一個念頭道：我將來要作了偉人，這一樁事，大概可以在史書上，大書特書一筆的了，就是小說家也可附會成文，作一篇有關陰鷲的文章呢？想到這裏，又覺自己爲人很不錯，精神十分痛快。一宿無話，到了次日清晨，白素秋竟未再來。楊杏園一想昨天晚上做的事，好像一場夢，真是平生一個很深刻的紀念。一天的工夫，心裏老不自在，好像有什麼事，沒有辦了似的。到了下午，何劍塵一個人，忽然跑來了，他說道：今天下午，閉了半天，我們找個地方去玩玩，好不好？楊杏園道：聽戲看電影，都過了時候了，公園裡面，西風瑟瑟，也沒有趣味，不如花兩角錢，去游藝園兜個圈子罷？何劍塵道：更是犯不着，我門晚上是要出來的，這個時候去，只好在坤戲場門口站班。文明新戲，我看了是會肉麻的，看不下去。再說到那三十六本的連台長片電影，走去看上一段，尤其是毫無趣味，還是找個地方洗澡去罷。楊杏園笑道：我們到無可消遣的時候，總是用這最無聊的辦法，跑去洗澡，我看也要改良改良才好。何劍塵道：那就難了，難道北京之大，就沒有個娛樂的場合嗎？楊杏園道：我倒想起了一個地方，上青雲閣一湖春去吃茶去，如何？何劍塵道：這也是下策，不過我正要找個老上一湖春的朋友，就便碰碰他也好。說畢，兩個人還往青雲閣來。他們走到三層樓上，走進一湖春，揀了兩張輪椅的茶座坐了。楊杏園笑道：中國人喜歡上茶館，也是一個奇特的嗜好，其實那個人家裏都有茶，何必又花錢，又跑路，到茶館裡來喝。何劍塵道：兩個人來喝茶，說說笑笑，那也罷了，還有一個人，跑來對著一碗茶枯坐幾個鐘頭的，他的趣味何在，那就費解了。說着把嘴向對面茶座一努。楊杏園一眼看去，只見一張桌子上光光的，只有一盞碗茶。那個人伏在桌子上，左腿架在右腿上，搖洩不定，在那裡抖文。這一邊睡椅上，也躺

的是一個人，茶碗旁邊，多了一盒煙捲，和一疊報。他把報一份一份的拿起來，查字典似的，看了一遍，就把他放下。楊杏園道：這一班人，每天在這樣的地方，犧牲幾個鐘頭的光陰，不知所爲何事。他要把一年上茶館的光陰，統計起來，那也是很可驚的事情呢。何劍塵道：那也不可一概而論，還有些人的職業，是每天非上茶館不可的，你看天橋那許多茶館，就一半爲這些人而設。他兩人正在這裡討論上茶館的問題，忽有一個人叫道：劍塵，怎麼今天你也到這裡來了。何劍塵抬頭一看，正是他要找的那位柳子敬。連忙站起來招呼道：這邊坐，這邊坐，我正要找你呢？柳子敬走了過來，何劍塵又給楊杏園介紹了，柳子敬便在躺椅橫頭，一張方凳子上坐了。一邊問何劍塵道：你難道爲前天說的那個事，特意來找我嗎？何劍塵輕輕的說道：可不是嗎？前途的款子，早已預備好了，只等你的回音，何以一過三天，你連電話都不給我一個？柳子敬道：這個事是完全碰機會的，那裏比買東西，可以把現錢買現貨呢。說着，他用指頭在茶杯裡沾了一點茶，在茶几上寫了一個閱字。說道：要換這個人上台，這條路我就寬的多了。就現在而論，間接的間接，通氣實在難，只有我以前所說的那個副字號，還可以設法。又把頭就着何劍塵的耳朵，低低的說道：老閔這個人，眼光銳利得很，早和老魏送上秋波了，將來財政總長，一定是他。那個時候，我總能小小活動，前途果然願辦，包在我身上，他何不等一等，弄一個好缺呢？柳子敬和何劍塵唧唧噥噥，說這一大篇私話的時候，楊杏園知道他們有秘密交涉，便叫送報的拿過幾份報來，他躺在睡椅上，在一邊看報，等他們交涉辦完了，最後約定明日仍在一湖春會面，楊杏園方才放下報，坐起來和他們說話。柳子敬道：我曉半天還有一處飯局，不能久陪，我可要先走一步。何劍塵道：請

客反正在七點鐘以後，這時候還早，談一會兒去也不晏，何必忙！柳子敬低聲說道：「你道這主人是誰？不是別人，正是剛才說的閔總裁。你想！在他們閔人家裏吃飯，那能不按準時候到嗎？說着他戴了帽子，就忽忽的走下樓來。他伸頭一望樓下雜貨鋪子裡的掛鐘，已經六點。心想家裏的晚飯，這時已經吃過了，趕回家去，也來不及，便走出青雲閣去。他的包車夫，見他來了，正要把車子拖過來。柳子敬道：「不必，我還要買點零碎東西，你就在這門口等着我罷。他一個人就沿着馬路走了過去。原來離這不遠的地方，有一小火燒鋪，門面雖不到四尺寬，外號耳朵眼可是他那六個蚌子一隻的火燒，一個子一隻的天津包子，包皮既大餡兒又多，很有個小名兒，所以有許多人喜歡去吃。只因爲那個地方只有一丈來深，三四尺闊，裏面又擺了小桌子小板凳，要在裏面吃火燒，非橫着身體進去不可。有時候人多了，還得站在火燒爐子邊久等，然後擠了進去。這天柳子敬因爲趕不上家裏的晚飯，也囑了包車夫，偷着到這裏來吃火燒，他擠了進去，吃了一碟包子，一碟火燒，一碗細米粥，共總還不到三十個子，真是經濟極了。他肚子吃得飽了，摸摸嘴，會了賬，走出火燒鋪，誰知頂頭就碰見楊杏園和何劍塵，他臉上一紅，只裝沒有看見，低着頭走了。他這時肚子已經吃飽，心想剛才和何劍塵商量的那一段事，果然辦到，至少也開個二三百塊錢的手續料，何樂而不爲？陳易唐他近來在閔總裁那裡跑得很熟的燈，也亮起來了，意思是就要出門。柳子敬一想，這個時候要進去會他，未免太不識相了，正要叫車夫回轉去，只見陳易唐已經從裏面走出來。他在月光底下，一眼看見柳子敬，便喊道：「那不是柳子翁嗎？柳子敬聽了，

沒口子答應，便跳下車來，說道：我本來是到府上來奉看的，因為看見易翁要公出，所以沒有進去，陳易唐道：可不是嗎？你早到一刻兒就好了，今晚閣總裁請客，約我過去招待，我不能奉陪，怎麼好呢？柳子敬拱手道：請便！請便！我明天再來奉訪罷。陳易唐也一拱手道：那末，就不恭敬了。這時，馬車夫早已把車門開了，他一彎腰坐上車去，一陣鈴響，馬車便已開走了。不多的功夫，早已到了石老娘胡同，只見閣總裁門口，停了一輛汽車，車子邊站了兩個穿軍衣的護兵，一望而知閣總裁家裏，來了一個軍官。他在此地，雖是熟人，下了車也不敢一逕往裏闖，便先到門房裏問問，來的是誰？門房回道：今天晚上，總裁請公府裡的出納處長奉禮吃便飯，怕不見客。陳易唐道：不要緊，我不一定要見總裁，我有兩項文件，要留下來，俟可呈上去。門房知道這陳易唐雖不是個大角兒，可是與克玉常共機密的人，恐怕他又有要緊的事，非會總裁不可，說道：這樣說，我就替您進去先回一聲罷。說著，逕自去了。陳易唐在闔家這方面，原是餓狗歇不了三天不上手廁的，有些禮節，都可以刪去，也就逕往內客廳裏去等着。一會子門房出來說道：總裁說，請你等一等，就會過來的。陳易唐聽了，便老老實實的候著，誰知一候就是一個多鐘頭，也不見閣克玉出來。未免煩燥得很。一會兒，有一個內宅差過身，是他向來認識的。便問道：總裁在那裡請客吃飯，怎麼外面一點響動沒有？聽差說道：今天不是請客。是留秦八爺吃便飯，這時剛在上房開飯呢。陳易唐心想道：怎麼著？把秦齊禮留在上房吃飯嗎？這人雖在老魏那裡掌權，究竟出身不高，老閣怎麼這樣連絡他？竟和他叙起通家之好來，這話要傳到外面去，那就太不好聽。想畢，只得又坐下來等，過了好一會，仍不見閣克玉出來，便一個人走出內客廳，要把文件，交給

聽差，先自回去，誰知一個聽差却也不會看見。他一時不會留心，出來一拐走廊，轉錯了一個灣，逕向上房走來。抬頭一看，只見上面屋子裏，電燈通亮，打玻璃窗子裏看去，裡面一張桌子上坐了二男一女，旁邊幾個聽差，穿梭般的在那裏伺候。他這才知道走錯了，趕忙退了回去。這男女三人有一個正是閔克玉，一個是秦彥禮，那女的名叫么鳳，却大大的有名，民國三年的時候，黃陂三傑，他曾佔一位。當年他在清吟小班的時候，人家會送他兩副對聯，把他的名字嵌在裏面。一副是鬚髮陽阿吾老矣，收香么鳳意如何？又一副是佛云阿度阿度，子曰風兮風兮。么鳳就是這樣出名的。那時候，閔克玉的手頭，鬆動的多，賭運也還好，大概總是贏，就花了許多錢，把么鳳娶了回來。誰知道他的花運好，官運賸運，却大壞而特壞，四五年的工夫，虧空下來，有三百萬。不但說得人家不肯信，簡直說得怕人。中間他也會運動作江南省長，事已有九分成功，偏偏被一個張狀元知道了，大爲不平，打了個電報給政府，說這人是邪嬖子，焉能爲一省的民政大吏？政府接了這個電報，就把原議取消，閔克玉只爲這邪嬖子三個字，把一隻煮熟的鴨子，給他飛了。他恨張狀元已極，後來他做了財政總長，張狀元電致政府，要在公款項下，移挪三十萬元，維持他的紗廠。開議上已經通融了，閔克玉記起張狀元罵他邪嬖子的仇恨，力持不可，也把原議打消。江南人士，因此說了一段笑話，說到底是狀元的文字值錢，那嬖子三個字，打斷了一筆三十萬元的收入，算起來一個字值十萬元。古人說，一使字值千金，那真小看了文字的價值了。這時閔克玉又歇了好久沒做官，實在忍不住了，知道公府裏等着要款，便和出納處長極力聯絡，這晚閔克玉請秦彥禮便飯，本來是對酌，并無別人，因爲如此，就好商量秘密問題。二也來是閔克玉一種

中段，表示親熱的意思。只要把秦彥禮聯絡好了，他和極峯嬉雅片的時候，要代爲說什麼都可以說得進去，不然你就把極峯聯絡好了，他是一天到晚包圍極峯的人，要破壞你的事情，那也很容易呀。閔克玉看到此層，以爲這人面前，不能不下一番滾熱的工夫。所以把秦彥禮當作自己家裏人看待，一直引他在內室裏吃飯。這秦彥禮的出身、說來本有傷忠厚，斗大的字，還認不了三個，你和他談什麼政治經濟，那不是廢話，所以這晚閔克玉和他說了幾句將來籌款的話，大半都是說那裡的戲好，那家班子裡的姑娘好，閑談一些不相干的事情。提起了姑娘，正合了秦彥禮的心意，他就問閔克玉道：我聽見許多人說，近來八大胡同裏的生意，都壞極了，許多姑娘都往外跑，這是什麼道理？閔克玉道：北京這地方，不像天津上海是商埠的碼頭，他是政治的中心點，市面還要靠官場來維持，怨想，現在各機關不發薪，一班人員，吃飯穿衣，還有問題，那裡有錢逛簪子。說到這裡，歎了一口氣道：比起我們玩笑的時候，那真有天淵之隔了。秦彥禮笑道：老哥玩笑的名兒，我也是很久仰的，聽說有一位姨太太……他說到這裡，頓了一頓。閔克玉笑道：是的，我有一個小妾，是在這裏娶的，我們弟兄。無不可談的話，小妾在那個時候，很有點微名。現在的胡同裏面恐怕是尋不出來了。秦彥禮笑道：那我是早已聞名的了，聽說這位姨太太，對於戲劇很有研究，西皮二簧，都唱得很好是也不是？閔克玉笑道：你老哥是內行，在別個面前，可以這樣說，在你老哥面前，是不敢說的。秦彥禮道：這樣說起來，一定是很好的了，能不能夠把我這位嫂子，請出來見見。閔克玉道：我正要請他拜見，怎麼說不能的話。便吩咐內聽差道：進去把三姨太太請出來，聽差答應着去了，不一會的工夫，只見么鳳穿了一套水紅綢的西服出來，正是宮

發堆鴉，玉肌袒雪，芍藥臨風，芙蓉出水，說不盡的花團錦簇？秦彥禮雖然出入朱門，見的不過是些北地胭脂，像這種江南尤物，和那參合中西的服裝，却是少見，說什麼色授魂與，簡直目迷五色。便含笑站立起來，閔克玉連忙指着秦彥禮告訴他道：這是秦六爺，么鳳把兩隻雪白的胳膊，垂下去挽着，對秦彥禮彎着半個腰鞠躬。秦彥禮慌了，一疊連聲的叫請座。么鳳含笑挽着閔克玉坐下，這時，秦彥禮爲着初見面，總要客氣一點，還不能和他暢談，到是么鳳大大方方的，有說有笑。一會家人開上飯來，閔克玉對么鳳道：秦六爺不是別人，你也在此地奉陪罷。么鳳自然唯唯答應。秦彥禮就和閔克玉對面坐了，么鳳坐了下面的主席，他們坐定了，這頭一巡酒照例是聽差斟好了，却將一把提柄的小銀壺，放在么鳳面前。到了第二巡酒，么鳳把那肥藕似的胳膊，提着酒壺，伸到秦彥禮面前，便往酒杯子裏斟酒。秦彥禮連忙把兩隻手舉起杯子來，口裏說道：不敢當！不敢當！么鳳把壺往懷裏一縮，操着輕脆的京調，微微一笑。對秦彥禮說道：您乾一杯。秦彥禮聽了這話，當真舉杯子。將杯子裏的餘酒，一吸而盡，回頭對么鳳一杯照？說道：乾！然後么鳳才滿滿的替他斟上一杯。秦彥禮等么鳳將酒壺放下，他拿了過來，也要回敬一杯。么鳳將手把酒杯一按，說道：反賓爲主，沒有這個道理。秦彥禮執着酒壺，站了起來，那裏肯依，么鳳只得讓他斟上。秦彥禮說道：作弟的乾了一杯，嫂子也得乾一杯。么鳳笑道：我不會喝酒，可奉陪不了。秦彥禮道：就是不會喝酒，這一杯總得賞兄弟的面子。么鳳沒法，也只好乾了一杯酒，對他一照杯，然後再由他斟上。閔克玉看見他們這樣客氣，一聲也不言語，坐在一旁，掀髯微笑。三個人一面吃，一面談話，十分痛快，秦彥禮借着幾分酒意蓋了臉無話不談，便問么鳳道：嫂子也常常

出去聽戲嗎？么鳳道：也不常去，碰着有義務戲的時候，角兒都齊備，高興就去聽幾齣，秦彥禮對閔克玉一笑道：這就是內行話了。又回轉頭來對么鳳道：我早聽說嫂子的戲，唱得很好。么鳳笑道，我什麼也不懂，這是沒有的話。秦彥禮道：閔兄老早告訴我。你又何必相瞞呢？么鳳拿出手巾來握着嘴一笑，說道：曉是曉得唱兩句，沒有板眼的，胡鬧罷了。秦彥禮道：那一定是很好的；吃完了飯，我要領教，領教。么鳳笑道：我早也聽見六爺是懂戲的，那不是關夫子面前玩大刀嗎？秦彥禮道：不要客氣，一定要領教的。一會兒把飯吃過，秦彥禮喝得幾分醉意，當真就要么鳳唱給他聽，他竟忘記這是總裁得意的姨太太。么鳳雖然不在乎什麼禮節，到底碍着閔克玉的面子，誰知閔克玉巴不得如此，好和秦彥禮做一個深密的朋友。便對么鳳說道：秦六爺不是外人，你就唱一段，請六爺指教指教罷。么鳳一看閔克玉的顏色，竟有很願意的樣子，他本是胡同裏的出身，專門能看眼色行事的，閔克玉的意思，豈有不明白的道理。便也借風轉舵，說道：你難道真要我出醜嗎？那末，我只好向六爺請教了。秦彥禮道：這才算得開通，嫂子也會拉胡琴嗎？么鳳笑道：自拉自唱，我可不能，只好清唱兩句罷了。閔克玉揮嘴道：六爺的胡琴，就拉得最好，就請六爺拉琴，你便唱得不好，有好的胡琴，也就蓋過去了，秦彥禮當真毫不客氣，說道：只要嫂子肯唱，我就湊合湊合罷。么鳳便回頭吩咐老媽子，把自己精製的胡琴拉了出來。么鳳接過，雙手遞給秦彥禮，他接過胡琴，說道：你瞧，不說別的，單瞧這把胡琴，就知道是個會唱的了。說畢，把左腮架在右腿上，拿出一方手絹蓋好膝蓋，把扶琴放在上面，先拉了一個小過門。小過門拉過，秦彥禮便和么鳳一笑道：唱什麼呢？么鳳笑道，我實在唱得不好，怎麼好呢？秦彥禮道：嫂子，

你真是太客氣，人家胡琴都拉了，你還推諉什麼？么鳳笑道：那麼，我只好獻醜了。低頭想了一想，笑道，我唱一段硃砂痣罷，說罷，輕輕的咳嗽了兩聲，解事的老媽子，早遞上一杯熱茶過來，么鳳接過來呷了一口，仍舊遞給了老媽子。那邊秦彥禮早把胡琴絃子合好，把二簧慢板拉起來，拉到合四乙四合四上尺，把頭就掉過頭來對么鳳一望，么鳳便借燈光暗地裏唱將起來，唱到莫不是嫌我老難配鸞鳳。要了一個花腔，秦彥禮把胡琴拉得飛舞。口一溜，就叫了一聲好。么鳳微微含笑，仍舊唱了下去。唱完，秦彥禮將胡琴停住，一迭連聲的叫好，閔克玉在一旁也笑着湊趣，秦彥禮道：嫂子生角唱得好，青衣也一定唱得好的，再唱一段青衣，好不好？么鳳道：青衣更難唱了，胡琴一托，我就會慌的。秦彥禮道：沒有的話，請罷！閔克玉也道：我聽你那虹霓關一段，唱得還有點對，何妨試試。秦彥禮道：好！我就最喜歡得是丫環唱的那一段，又再三催么鳳唱，么鳳呷了一口茶，又隨着秦彥禮的胡琴唱了一段，唱到一心要配鸞鳳那一句，對秦彥禮瞋了一眼。唱畢，秦彥禮放下胡琴，說道：勞駕！勞駕！親自倒了一杯茶，遞給么鳳。么鳳連連忙站起來接着，笑着說道：不敢當！不敢當！這時，么鳳喝醉之後，又唱了幾句戲，身上熱了起來，把衣服裏面的香精，臉上的香粉，一齊烘出香味來，秦彥禮在下風頭坐着，聞著香味，正是合古人那句櫻唇吐出如蘭氣，微伴何人在下風的兩句話。他心里想道：閔克玉這小子，真有福氣，怎樣弄了這好的一個姨太太，我要弄得到這樣一個人，就是花個兩三萬。我也願意呢。正在這裏胡思亂想，聽差過來回話，說是公府裏有電話來，請秦處長趕快回去，有話說。這時，秦彥禮正貪着和么鳳胡越，那裏肯走，便道：你去回話，說我有事，遲一刻才能回來。聽差自然照話向電話裏回

容，誰知那邊聽着，却罵了起來，說道：混蛋，你不會回話，換過一個人來，這人碰了一鼻子的灰，只得讓旁人去接話。那邊又道：你去告訴秦處長，老帥要洗腳，立刻等秦處長回來，快去說，快去說！這個聽差，一邊答應一邊想道，這句話怎樣好回？只得回稟秦彥禮道：公府有話和處長說，請處長自己說話罷。秦彥禮接過耳機那邊說道，我是小沈，您是秦處長嗎？那裏的電話沒有打到，誰知您還在這兒呢。老帥要洗腳，您就快點回來罷，我們伺候，他老人家總不願意呀。秦彥禮聽他這話，怕別人知道，連忙答應道：我就回來，你掛上罷。說畢，掛上耳機，就吩咐聽差開車。閔克玉道：什麼事，這樣急，說走就走。秦彥禮道：老帥有事，立等我回去，我怎樣能耽擱？閔克玉心機一動，問道是不是關於內閣的事。秦彥禮臉一紅道：不是，不是，老帥一點小事罷了。說着和么鳳一拱手道：嫂子，咱們明兒會。說畢，就匆匆的去了。閔克玉見他如此也不知道是什麼事，後來由聽差的口裏打聽出來，才知道是老帥要他回去洗腳。便和么鳳道：你瞧老魏多倚重他。洗腳都非他不可，其餘可想而知。這人可惜不大識字，我要是有他這樣的地位，何愁不能組閣？兩人說得欣羨不置。閔克玉對么鳳道：這個人老魏面前：十分走紅，我們要想活動，在他面前非加倍聯絡不可，我看他對於你到很好你可處處留點心，趁機會替我幫點忙。么鳳笑道：你這話奇了，我怎樣幫你的忙？我到要請教。閔克玉正色說道：玩笑歸玩笑，正經歸正經，我實在是真話。我的虧空，你是知道的，不說別的，就是老太太那三十萬兩銀子還是老太太在世積存下來的，他老人家原不願意存在銀行裏，是我硬在老人家面前擔保，存到中發銀行裏去。誰知一去，銀行就關了，現在毫無開門的希望，老人家天天嘮叨，說我自負為財政家，一點用處沒有，連老

娘的棺材本都花了。你想：這話不教人難受嗎？我現在的計畫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只要能上台，馬上就把金馬克這案子辦了，撈回他三四百萬再說。事成之後，那怕鬧個通緝呢，總算把身子洗乾淨了呀。所以我現在的情形，不愁經濟不能活動，只愁不能上台。老實說：靠我這樣硬撞硬的運動，不在老魏身邊安個內線，那是不行的。所以我對於秦六爺，要格外聯絡他，好請他在裏面說幾句話。就是我今晚上請他吃飯，也無非是這個意思，但是他對於我，却不過面子上的交情，要他切切實實的幫忙，不能不拿一點手段出來。不是我誇獎你的話，你的應酬工夫，實在比我好，我很希望你替我打邊鼓，一好大家好，我想你也是願意的呀。笑么鳳道：虧你不害臊，說得出這些話，堂堂一個總裁，却要姨太太替你運動差事。閔克玉也笑道：你怕這是我一個呀，我也是學得來的呢。么鳳道：那末，照你這樣說，什麼財政計畫，什麼條陳，那都是廢話了。閔克玉道：呵！你說這話，我回想起一樁事來了，便按鈴叫聽差的進來。一會兒聽差進來，垂手站立一邊。閔克玉問道：七點鐘的時候，陳易唐先生來了，我請他在客廳裏候着，後來我忘記出去會他，大概是走了，他留下什麼話沒有？聽差說：陳先生留下一捲文件，他就走了。他說總裁有事，我就明天再來，說完就去了。閔克玉點頭，也就沒有追問。原來這晚陳易唐闖進上房來了，正是么鳳秦彥禮吃酒唱戲的時候，他心下一想，閔克玉一定有陰陽八卦在內，我若久在這裏，反好像有心刺探人家的秘密，不如避嫌早走罷。所以他回到客廳裏，把文件交給聽差，他就走了。他回到家裏，不大的工夫，柳子敬就打了電話來了，說現在有幾個畢業的學生，和南方來的幾個土財主，急於要謀草字頭竹字頭，我前回託易翁的話，今天晚上，本想來面談的，不料你又到閔總裁那裏吃飯去了

。陳易唐接了電話，想了一想，說道：是有條新路子，不知前途預備多少數目，子敬兄能直接不能直接？柳子敬道：我當然能直接，數目他們也沒有酌定，若是發表能快一點，多出幾文，他們也願意，易翁的意思如何呢？陳易唐道：他們要是是有七個八個，那就可以少一點，兩三個就要多一點；因為無論多少，反正是這一套手續。柳子敬道：這個我也明白的，易翁看大概要多少呢？陳易唐道：電話裏面，也不便說，請你白天到我這裏來罷。柳子敬道：也好，我明天準到府上奉訪。說了一聲再會，就把電話掛上。到了次日，柳子敬先去會陳易唐。會過之後，到了晚上，他就一直到何劍塵報館裏來，回何劍塵的話。這時，編輯部裏還沒有動手編稿子，何劍塵史誠然揚杏園和幾個同事的，買了一大包糖炒熟栗子，一大包落花生，圍在大餐桌上，正在那裏說說笑笑，吃得快活。聽差拿進片子來，說是有位柳先生要會。何劍塵說：請在會客廳裏坐罷。說著，也就跟著出來了，見面之後，兩人坐下。柳子敬先說道：你說的那個話，辦大的不成，到是草字頭竹字頭，我已經和你打通一條路子了。不知道實在要辦的人有幾個？何劍塵道：辦簡任的有兩個，辦薦任的有七個，柳子敬把腿一拍道：這就好極。現在我這條路子，是一批特保案，只要指令照准，並不用得過銓叙局這一道難關的。你所說的人，正是不多不少，以便他自己可以加一二位進去。何劍塵道：數目要多少呢？柳子敬道：要是手續料在外，那自然好說，若是手續料在內，我們得先划算划算，介紹人究竟可以得多少，然後才好酌定。何劍塵道：要是手續料在外呢？柳子敬道：要是在外，草字頭每人一千五，竹字頭每人二千四。手續料，我這邊共三個人，照二成打對折，實分一成，總算公平交易的辦法。何劍塵搖搖頭道：似乎用不了這個數目吧？我聽說李麻子方面

·有人弄得不少，草字頭只有八數。柳子敬不等他說完，接口就說道：那有這樣容易的事，絕對不確。說着，放低一點聲音說道：你想，這個事，至少要打通老總手下的親信，豈是破了整數的買賣，可以運動他們的。何劍塵道：這錢又不要我出，只要他肯花，我焉有可望辦成之理！只是你說這個數目，和手續料，都重了一點，恐怕前途望而生畏，我們豈不自忙一陣？所以我的意思，以爲要酌乎其中才好。柳子敬偏着腦袋！想了一想，說道：依你的意思呢？何劍塵道：我也不能作主，不過我想草字頭一千，竹字頭雙倍，連兩面的手續料在內，或者可以辦。你想這個數，總計起來就不少，共是一萬一呢。柳子敬道：話雖這樣說，前途原來說得那個數，是看死了的，況且這又不是天橋買零碎，可以望天說價，就地還錢，你說是不是？我只怕到那方面照直說了，却要碰釘子。何劍塵道：這樣說，這事就僵了，那只好再找路子。柳子敬把手一扯他的衣袖道：別忙！給釘子我碰，不給釘子我碰，是前途的事，怕碰釘子不怕碰釘子，是我自己的。照你這樣說，既然你那方不肯多出，我們忙一陣子，也不能就放手，事到如今，我只好再向前途去撞撞木鐘看。那方面是老朋友，碰了釘子，也不算回事。不過你說的數目，也不能言無二價，總要有點上下才好。我才好說話。何劍塵道：那末，你上那方面去說，我在這一面說，只要能遷就成功，我們自然情願的。柳子敬心裏想道：人家說何劍塵有手段，他鬆一把，緊一把，真是不錯。便道：就這樣辦罷。二人又商量了一陣，柳子敬道：我知道你的工作時間到了，不便久談，我們明天再碰頭罷。就告辭走了。何劍塵送到大門口，便走回編輯部。楊杏園笑着問道：這位柳先生，一臉三等政客的派頭，你爲什麼和他來往得這樣親密？何劍塵笑道：不瞞你說，我因爲馬上有筆開銷。無

處挪移，沒有法，我就破了戒，作了一次一百零一回不道德的買賣。楊杏園道：難道你還做黑貨生意不成？何劍塵道：不是！不是！楊杏園道：那就是作公債買賣。何劍塵道：作公債生意，也不算不道德呀。不是不是！史誠然在旁邊說道：這個事，我很明白，他是與人方便，自己方便，一邊替人謀官，一邊爲自己築藏嬌的金屋。說着對何劍塵一笑道：你說是不是？何劍塵還沒有答話，楊杏園道：哦！這話我明白了，一定是他討花君這樁事，已經有定局了。夏天花君爲這樁事，還巴巴的送了我一個直羅的衣料，運動我做媒，我因爲劍塵談的，沒有望下說，覺着很對花君不住，誰知他們已經把條件訂好。說着，便隔着桌子和何劍塵拱手道：恭喜！是幾時孟光接了梁鴻案？何劍塵笑嘻嘻的說道：雖然有這句話，那不過說着玩罷了，那裏會真有這個事。你想想看，那個客人做了姑娘，沒有要討的話，要是一說就成事實，那末，八大胡同的班子，不必開門了。楊杏園道：這話誠然，但是你們的事，應當別論。何劍塵道：這話奇了，我們一樣的逛，他們一樣的當姑娘，何以我和花君的事，就當別論？楊杏園道：就算你們沒有這種計畫，我問你，你剛才所說，馬上有筆開銷，這是什麼開銷？何劍塵道：不過私人債務罷了。楊杏園還要往下駁，這時何劍塵拿着一枝筆，在墨盒裏沾墨，低頭老不作聲，隔着桌子，却對楊杏園瞅了一眼。楊杏園會意，也就不作聲。史誠然和幾個同事的，都沒有留意，把這話也就打銷不提了。把稿子編完以後，何劍塵對楊杏園說，我明日上午，到你那兒去，請你不要出去，等我一等。楊杏園知道必定有事，也就答應了。次日上午，何劍塵果然就到楊杏園會館裏來了。楊杏園笑道：我已經猜着你的來意了，要我作個現成的紅娘，是也不是？何劍塵道：這個到不銷，我找你還是爲款子的事。楊杏園

道：你不是自己已經在籌款子嗎？何劍塵道：那種錢水裏撈月，那裏有準。我要是辦這樁事，還得在別的地方，弄一筆可靠的錢，才能放手做去。楊杏園笑道：這裏沒有第三個人，我來問你，花君和你訂的條件，到底怎樣？你不妨講出來，大家斟酌斟酌。何劍塵笑道：沒有什麼條件，反正我替他還清債務就是了。楊杏園道：那是老章法，當然如此，我要問你，你們是怎樣興起這個念頭的，怎樣開始談判的？何劍塵笑道：這話太長，怎樣說起。楊杏園道：那有什麼難說，你從正式發動的那一天說起得了。何劍塵這時在身上烟捲匣子裏，拿出一枝烟捲來，擦了火柴抽着，呼了一口煙出來，把指頭彈一彈煙捲上的灰，昂頭想了一想，一句話沒說，嘿味的笑了。楊杏園道：你說就說，不說就不說，那有這些個作工。何劍塵笑道：我想這話，還是緩一步告訴你罷，反正你會知道就得了。楊杏園道：不行，你越是這樣做作，越有好聽的，你非說出來不可！何劍塵笑道：告訴就告訴你罷，你可不要把這話告訴梨雲，免得他們姐妹影裡傳說出去，怪難為情的。楊杏園笑道：花君雖激到鳳仙班去了，他們還是常見面，花君的事恐怕他早知道了，何必要我告訴呢。還有什麼條件沒有，我都算答應了，你再可以宣佈了罷？何劍塵又抽了一口烟，然後笑着說道：上兩個禮拜，我不是請了一天的假嗎？那天我是在一親家成吃喜酒去了。我看見人家少年夫妻，一對一對的來往，心裡好不羨慕，把這成家的心事，頓時又引了起來。我對那主人翁，借故說要回報館，別了他們，一個人偷着上仙鳳班。我到了花君屋裡，他就問我，爲什麼吃得這樣醉，兩眼通紅的。我說剛吃喜酒來。我說了這句話，一歪身就在沙發椅上躺下了。他說：麼嚕，這可醉得厲害咧，快點吃點水果罷。一面揮手巾我擦臉，一面自己削梨給我吃，其實我並沒有醉，不過走胡

同走得累了，他既要親自伺候我，我落得受用。這時，已經十二點鐘了，他也擠着坐在沙發上，握著我的手說：現在好一點沒有？我說：覺得渴得很，頭也有點昏，坐一會子，就好了。他說：明天上午，你沒有什麼事嗎？我說：事是天天都有的，不過攔也攔得下來，你要有什麼差遣，明天我當然可以抽空和你去辦。他就說道：你又裝跌，我明天有什麼事要你辦，我是說得今天的話，嗎裝跌呢。楊杏園笑道：照你這樣說來，你是子產之魚，得其所哉了。後來呢？何劍塵道：那以後的手續無非是那幾句話，就不必提了。到了一點鐘的時光，他的娘姨已經走了，他才正式和我開談判，他說：你是個老白相，在我這裏來往，也有一年多了，大家心事怎樣，是都看得出的。你平心而論，我待你怎樣？說畢：又重新聲明一句道：你可要說真話，不許灌米湯。我便說：不灌米湯的話，你待我是很好。他笑說：慙大，我不是問待你好不好的話，問我是真心待你，還是假意待你？我笑道：這句話，那就難說了，照我看來，大概不至於是假意罷！他把臉一板道：你這人真是……我不等他說完，便道：說老實話，你從前待我，也很平常。近來四五個月，照我良心上看來，我自己已經算是你一個熱客了。他說：這句話麼，也有幾分像。說着笑了一笑，又問：我家裏還有些什麼人？我說還有一個老娘，兩個兄弟。他便問老太太待人怎樣？我說他老人家，待下人是最好不過的，從前我那位太太，和他就像親生母女一樣。他說：還有你那兩位令弟，也有太太嗎？我說：有的。但是你今天晚上，為什麼盤問起我的三代履歷來了。他笑着問：你猜呢？我說：你這個意思，我早就明白了，但是我是個吃筆墨飯的人，那裏有力量在這裏頭要人？你們都是看慣了花花世界的，又那裏能跟我書呆子去過日子。我說了這句話之後，以為他必定有一篇大道

理駁我，誰知他竟承認我這幾句話有理。他說：你這話却是老實話，這個時候要你拿出一萬八千來，你自然是拿不出。但是六七百塊錢，你也拼湊不出來嗎？我說：你這話我又不信了，難道你的虧空，就只這幾個錢嗎？他說：我自己是沒有什麼虧空，就是一點小賬，那不值什麼。就是這位老的花頭太太沒有兩千，他是不會放手，我私下還有幾件鑽石，大概值一千多塊錢。說到這裏，對我笑了一笑。說：真要作人家人，這個東西沒有什麼用，說不得了，爲了你，我情願把他換脫，只要你湊幾百塊錢，這個事就成功了。我聽了這話，真出乎我意料之外。便說：你有這一番好錢，幾百塊錢的事，我那怕化緣，也要化得來。可是跟着我，只好過青菜豆腐日子，沒有洋樓住，也沒有汽車坐的，你不後悔嗎？他說：這話，你不說，我也明白的。老實說：這裏面的人，要出去住洋樓坐汽車，只好作姨太太，外面好看；心裏的苦，說不出來。到了一百歲，還是姨娘，模樣在人後面，一世也出不了頭。許多人從了良又翻出來，那裏都是願意的嗎？楊杏園道：到看花君不出，竟是能看破虛榮，很有一番打算的。你對他還有什麼條件呢？何劍塵道：這一天，就商量了一晚上，結果我儘一個月內，籌七百塊錢，籌辦到手，再和他領家媽，開正式談判。他依允，自然無事；他不依允，大概還免不了一番大交涉。好在只要我和花君打個裏應外合，也不怕他不肯。現在就是這筆款難籌。我聽見說，你在郵政局裏還有一筆儲金，我想替你移動一下，不知你可能幫我一個忙？楊杏園笑道：你也是當代的財政家，無孔不入了。老實說：這一筆款是代舍弟存的升學預備費，共總不到二百塊錢，你拿去了，還是無濟於事。何劍塵道：一處籌來，却是不容易，我只有分途募集的一個辦法。若是一口氣能籌到，那是更好了。楊杏園道：就照你的限期說，還

有兩個星期，慢慢打主意罷。真是我想不出法子來，郵政局裏那筆款，我總可以借給你，那是毫無問題的。何劍塵笑着拍拍楊杏園的肩膀道：「老弟！難得你這樣慨然幫忙，我必定爲你作個好媒人謝你。他就心滿意足的走了。楊杏園心裏正在想，不料何劍塵，還有這樣一段姻緣，只聽見外面院子有人嚷了起來道：「混蛋！徐老爺少的了你們的錢嗎？還要你這一次兩次的，在我面前來討，我明日告訴館董劉大人，會長王都統，把你們這班混賬東西，全轟了出去。」楊杏園一聽，是這館裏住的徐二先生，在那裏發脾氣。便踱出院子來，看他在鬧些什麼。只見他站在大庭裏，指手畫腳在那裏罵，長班垂手垂腳站在一邊，不敢作聲。楊杏園便上前問道：「次午先生，什麼事發這大怒？」徐二先生走近一步指着長班道：「我在這裏住了三年了，前前後後，總沒有欠過他什麼錢。這兩個月因爲手頭緊一點，差了他們兩個月飯賬，也是有的，他就問我討起錢來。我一千八百，也常常借過人家的，沒有看見人家這樣對我討過。這混賬東西，簡直瞧我不起。」楊杏園笑道：「別理他，值得和他們惹這些開氣。」徐二先生，那裏肯聽，對長班還是混賬王八旦的亂罵。這時，旁邊廂房裏走出一個人來，喊道：「徐老二！你這就不對了。他們當長班的，有多少錢和住會館的先生墊火食。他問你要錢，也是正理；就算他要錯了，你罵他一頓，也就算了，你儘鬧什麼？」楊杏園回頭看時，只見一個老頭子，禿着一顆圓頭，一臉的紅麻子，鼻子下，有一把半白的鬍子，身上穿件藍布袍，外套大襟青緞舊背心，下面穿的厚布襪子，方口布鞋，一望而知是一位來自田間的老先生。他兩隻大袖口，都捲着半邊，他一隻手摸着鬍子，一隻手拿着兩個核桃，只在手裏搓把兩隻眼睛，睜着的銅鈴也似的，望着徐二先生。徐二先生一看，先有三分心怯。便道：「胡三老，你老人家有

所不知。胡三老睜着眼睛說道：「什嗎我有所不知！過橋，比你走的路還多，那樣不知？到要請教！徐二先生碰了這一個大釘子，也弄僵了，說話不好，不說話又不好。楊杏園便把胡三老一扯道：「原來是老先生，一年不見面，越發發福了。我幾乎不認得。這回幾時到京的，說着帶拉帶扯，把他拉到自己院子裏去了。徐二先生這才過了這個難關，便溜着走了。會館裏的人，大家好笑。都說：胡三老一來是院中的財主，二來是兒子當議員，三來徐先生的書記是他薦的，不然，徐先生也不能這樣聽話呢。這裏楊杏園把胡三老拉到自己屋子裏，請他坐下，他先說道：楊先生，你瞧徐老二這人，他不過芝麻點大的小差事，動不動就端官牌子，你說可惡不可惡？楊杏園笑道：他這個人，就是這點毛病，其餘都很好。其實呢，這種人就很多，也不是他一個人。胡三老道：楊先生你說我罵的他對不對？楊杏園知他這老頭子喜歡戴高帽子，便道：你老人家是個心直口快的人，應該說的，這種打抱不平的事，也只有你這位老英雄，可以出來做。楊杏園誤打誤撞，說出了老英雄三個字，誰知正對胡三老這一股子勁，他把腿一拍道：着！老賢姪。你這句話，就是我的知己。我常說：在會館裏住的人，只有你一個人乾淨，沒有一點官味，其餘都是狗窟裡鑽一下，豬圈裏鑽一下，什嗎老爺？什嗎先生？楊杏園怕他留下罵：便道，你老人家，別理他，到會館裏來了，可以到我這裏來坐。我聽見說，你老人家年壯的時候，南北水陸路走過十五省，多見多聞，很願意在你老人家面前領教。胡三老摸着鬍子哈哈大笑道：怎麼？老賢姪，你知道我走過十五省嗎？楊杏園道：同鄉誰人不知，我早已聽見說了，胡三老把手掌心裏，握的兩個核桃，搓的得啦得啦的只響，一隻手將鬍子摸上幾下。笑道：提起當年出門的事，那真有得說了。那個時候，那有

什麼輪船火車，整萬里路，也只好走啦。走路那邊不算什麼，旱路上有旱路上的強盜，水路裏有水路裏的強盜，客住店，船靠岸，那裏不要留心。胡三老說到這裏，將衫袖望上一捲，露出他的胳膊，上面有一個大瘡疤，給楊杏園看。說道：你瞧！這就是被賽馬所砍的刀傷。楊杏園笑道：我說怎麼樣？就這一點成績，就夠得上老英雄三個字了。胡三老見楊杏園一再恭維他，喜歡得眉開眼笑，連他年輕的時候，偷殺村庄裏肥狗吃的事情，都說出來了。這天他在楊杏園這裏就談了幾個鐘頭，以後他到會館裏來，別的房子都不去，專在楊杏園屋子裏坐。光陰容易，轉眼就是一個星期，何劍塵所籌的款項，依然無着，十分找急，但是他在花君方面，却不肯丟這個面子，對花君說，總說已有把握了。就是花君自己想，六七百塊錢的事，在何劍塵當然也不算回事，一定可以有的，他就懶懶的作生意。他的領家，人家都叫他陳家裏，他是上海浦東人，年輕時就吃儂子飯，那樣事情，不看個透澈。他見花君近來和何劍塵的體形，這樣親密，早聽了幾分，正打算警戒他。這天晚上，外面來了一個條子，叫花君的局，花君見了條子，半天還沒打算走。陳家裏借着這個問題，就發揮起來，便自言自語的，大發脾氣。說道：你不要像這個樣子，揭開天窗說亮話，我沒有五千塊錢，是不能放你走的。你不要發糊塗，給我這樣硬頂。說着，拍的一聲，將桌子一拍，桌上一個茶杯，嘩啦啦的吊在地下打碎了。花君見陳家裏發氣，已經有點害怕，猛然聽得桌子一下響，嚇了一跳，便往椅子上坐，哇的一聲哭了。陳家裏冷笑一聲，說道：哼！你起得好念頭！把我當什麼人！你不要怪別人，你只怪你那鴉片鬼的爺，爲什麼把你賣了。花君聽了這句話，一陣心酸，淚如湧泉，便抽出手絹握着臉伏在桌子上，嗚嗚咽咽的哭。陳家裏在烟筒子裏拿出一枝

烟捲，擦着火柴，抽了一口。把兩個指頭夾着烟捲，指着花君說道：我對你說，你豪燥點跟我去出條子，哭麼，等到回頭沒有事，慢慢交契。花君本想和陳家裏硬挺到底，心裏一想，也不在今日一天，慢慢的和他對拚好了，想定了，只得忍住一口氣，就着臉盆裏的涼水，擦了一把臉，打開粉缸，對着鏡子，又重新擦了一點雪花膏，撲了幾撲子粉，拿出小梳子來，抿了一抿前頭的覆髮。又背對着椅子上的鏡子，回頭過來照了一照後身，拾落的齊整了，這才走出去。誰知花君一出門，正碰着何劍塵到了。何劍塵先笑道：不湊巧的很，我又要老等了，你快點回來才好。花君一把捉着何劍塵的手，眼圈一紅，怔怔的對立了一會，半天才說道：你不要對他說什麼，我自有法子，總吃我不下去。這時，停在門口的車夫，把車上四盞水月電燈，點得燦亮，又着兩個手在胸面前，對裏面望着，正等花君上車，花君也沒有再說什麼，放開何劍塵就坐上車去，車夫抬眼就跑走了。何劍塵摸不着頭腦，也呆了，兩隻腳不知不覺的走了進去，毛夥一陣叫客來，抬頭一看，才知道到了仙鳳班裏面。這時接上就有人喊道：花君小姐，何老爺來了。陳家裏聽說，便捲起簾子讓何劍塵進去，房間裏的小老媽阿根，一面趕着張羅茶煙，一面對何劍塵道：五小姐剛剛出去，早五分鐘來就碰着了。何劍塵道：誰知不要早來五分鐘，我也碰着了。阿根道：是在門口碰着的嗎？到底是老客人，情分又不同，要是別人，見姑娘不在家，他就不會進來了。陳家裏笑道：何老爺是最疼愛阿根的，那裏會做這樣滑頭的事。阿根，我不是常和你說嗎，五小姐他完全是小因脾氣，嫁給人家做姨娘，只要三天，就怕要給人家大婆子打出來。我想他要不吃儂子飯，除非有個規矩客人，討去做正太太，慢慢交契他做人家，那末，還可以帶到過去，但是這種人那裏去找呢？說

也漢巧，偏偏有這樣一個人，說着眯着眼睛，對何劍塵一笑。何劍塵只裝不知道，躺在一張沙發椅上抽煙捲，也微微對陳家裏一笑。陳家裏又道：真話歸真話，說笑歸說笑，何老爺你何不做個好事，把花君討了去。我的話，是好說，他也是不肯萬肯的。何劍塵聽了這話，未免心裏一跳，勉強笑着說道：我沒有這樣的福氣。陳家裏道：何老爺，你這話，是倒轉來說罷？不瞞你說，阿囡痴心妄想，早已有這個高攀的意思。我就笑他不知進退，心想人家也不過三十歲，就是太太死了，怕少了千金小姐續絃，那裏會到僅子裏來取人。說着掉頭一問阿根道：我格旬閑話阿對？何劍塵想道：這老傢伙今天一再討我的口氣，什麼道理，難道花君已和他開正式談判了嗎？管他，我也來試他一試罷。便笑道：好極了，那末，我預備一萬塊錢來辦這樁喜事罷。陳家裏似笑非笑的說道：一萬呢，那是要不了，我也不想在阿囡身上發財，只要把虧空洗乾淨就行了。說到這裏，把臉一板，正正經經的和何劍塵說道：規規矩矩的話，多也不要，我們只有三千來塊錢的債，何老爺你拿出三千五百塊來，人就是你的了。從前有戶客人，他也出過這個數目，想討老五去做二房，我是一個字也沒回答他。何老爺討他去做正太太，一夫一妻，是他一生的好出路，我就不能不在錢上看破一點了，何老爺，你是知道的，我是把他當自己肚皮裏出來的，一樣看待，只要能跟着你何老爺去，我心裏就十分安心，什麼事，都可以將就的。何劍塵在那裏抽煙捲，耳朵裏聽着他的話，心裏却把一句一個字，都稱了一下子，到底有多大的分量。聽完了，仍就笑嘻嘻的道：你這話，我也很相信，不過我本人，根本上就沒有拿出兩三千塊的本事，那又怎樣辦呢？阿根把嘴一撇，接嘴說道：又沒有誰問你老爺借錢，何必說這些話呢！陳家裏見何劍塵說話，絲毫不着邊際，也

不能逼着老望前提，隨便就扯着說了一些別的話。不到一個鐘頭，花君回來了，何劍塵仍舊和往常一樣。談談說說，坐了一會就走了。陳家裏回轉身來，便對阿根道：你看這個人口風多麼緊，哼！人在我手裏，看你用什麼法子攪了去。大家都放明白點！要吃裏往外，教他看老娘的手段。一個人便囉囉唆唆，說了一大篇。阿根一心聽陳家裏說話，一不留心滾在棹子邊，衣裳拖下一個茶杯來，吊在地下打破了。陳家裏道：阿根，你也愛上了那個熱客，商量着和我來搗亂嗎？阿根不敢作聲，把地下的碎盤檢起來，送出房外去了。花君偷眼一看陳家裏，只見他把臉板得鼓皮也似的緊，眼角上都含有一種殺氣，嚇得低了頭坐在一邊，正不知道怎麼好，心裏急得很，也是合該有救，接上就來了兩幫客，只這麼一混，就到一點多鐘了。陳家裏發氣的機會已過，也就自回小房子裏去了。從此以後，陳家裏和花君，一天決裂似一天，何劍塵去了兩回，聽些冷言冷語，受飽了氣回來。幾日一轉，又是一個星期，這天下午，楊杏園和胡三老談得高興，買了兩斤黃酒，一大盤子燒牛肉，半斤花生，在中間屋子裏吃花生酒，胡三老喝得酩酊大醉，走進楊杏園屋子裏去，一歪身躺在睡榻上。楊杏園教長班把屋子拾落好了，泡了一壺龍井茶，打開門，坐在門口看樹上的落葉。只見那樹上半黃半綠的葉兒，一陣一陣的，被風吹着打在白粉牆上，落在牆腳邊，剛剛要落地，起一陣旋風，把已經落在地上的葉兒，趁勢都帶着捲了起來，又吹起兩三尺高，就在院子裏打了一個胡旋，由東往西，他們竟不約而同的，一齊落了下去，偃在一個廊檐下的時角上。一陣過去，又是一陣。楊杏園看得呆了，猛抬頭，只見何劍塵急急忙忙的跑了進來，楊杏園笑道：什麼事這樣急？莫不是喜音動了。何劍塵道：人家忙得厲害，不要說趣話罷。說著，剝楊杏園拱拱手。

道：我有兩樁事奉託：其一，我今天馬上就要到天津去，報館裏的事，要偏勞偏勞。其二，你在郵政局所存的那筆款子，就請你明天取出來。楊杏園道：如何？可不是喜音動了嗎。現在消息怎樣，我願聞其詳。何劍塵道：話長哩！等我天津回來，慢慢的告訴你罷。楊杏園道：不行，必須你把喜事的地步，辦到什麼樣子告訴我，我才和你幫忙；不然，我就不管，免得白費心。何劍塵道：告訴你也未嘗不可，不過這話太長，你又是一個最喜歡搜根究底的人，我實在怕和你說得。簡單的說：花君已下了捐，住在小房子裏了。現在是專等我籌款子贖身。楊杏園道：什麼？已退捐了麼？這是那一天的事。何劍塵道：是昨天的事，我也是今天早上，才知道的。楊杏園道：他那位陳家裏，也不讓於梨雲的無錫老三，他怎樣能輕輕易易的讓花君下了捐？何劍塵道：你那裏知道，這一個星期之中，明鬧暗吵，也不知鬧有多少場。到了前天花君索與託病不見客，陳家裏氣不過，就把他叫到小房子裏去，不問三七二十一，又揪又打，重重的警戒了他一番。花君也不哭，也不鬧，忍痛受了一頓苦，回到班子裏去，不聲不響，泡了四盒火柴頭，打算喝下去。却被阿根看見，把他搶下來了。回頭陳家裏來了，龜縮聚在一處商量，說是你管得了他的人，管不了他的心，只要姓何的出幾個錢，你就讓他走罷。要不然，這樣天天鬧下去，生意是沒有望的，說若有個三長兩短，豈不人財兩空。陳家裏仔細一想，實在沒有法子，只得把他帶回小房子裏去親自看着他，對他說好說歹，說我並不是不讓你從良，只望你多幫我兩年忙，把虧空弄乾淨了，再讓你走。現在你要從良去做太太，是你一生一世的好事，我也不能爲我誤你一生。只是你輕輕快快一走，丟下我，好幾鐵匠圍裙，渾身都是火眼，怎樣得了？我這幾年，也沒有待錯你，你跟着人走了，就不

替我想嗎？況且我這些虧空，總也是爲你累下來的，你既然要走，也應該替我想想法子呀。阿囡呀！我總把你當親生的兒女一樣看待，你跟人去做太太，日子是望上長的，我求你，就這一回了。你真狠心教債主逼死我嗎？就不問我嗎？說到這裡抹着鼻涕就哭起來。楊杏園道：你何以知道這樣詳細？何劍塵道：這都是阿根來告訴我的，花君到底心軟，被他一哭，心就哭軟了。就叫阿根來把我請了去，商量這件事，說來說去，果然上了我們的算盤，要二千掛零。我算算那些鑽石，也不過值一千二三百塊錢，至少還要預備八百塊錢，在北京是決計籌不出來的，我只得親自到天津去跑一趟，順便把幾件鑽石，就在那裏賣出去。楊杏園道：花君當真把鑽石送給你嗎？何劍塵道：這個豈能假的，說着便在身上掏出一個白銀小青蔻匣子來，打開匣子，裏面有兩隻戒指，上面的鑽石，都有碗豆來大，另外一副耳圈，上面也嵌着一副小些的鑽石。何劍塵便一樣一樣拿給楊杏園看，微微笑着說道：如何？楊杏園不料花君居然有這些積蓄，還能完全交給何劍塵，真料不到的事。又是羨慕又是佩服。說道：這四件東西，何至值一千二三百塊錢，照我看，可以到一千五。完全賣脫你就不必籌多少了。何劍塵道：你不知道，不是接了人到家，就算事的。添製衣服，買木器傢伙，以及家裡零用的東西，那裏不要錢。照我算，至少還要預備一千，就是我到天津去，也沒有什麼把握，還是撞木鐘呢。說到這裏，看着手上的表，已經五點了。說道：我還要到幾個地方去，話就是那樣說，奉託，奉託！說着把青蔻匣子依舊揣在懷裡，忽忽的就走了。這天晚上，他就到天津去了。誰知一去三天，一文錢也沒有張羅到手，鑽石雖然賣了一千四百塊錢，差的還多，而且花君已住在小房子裡了，若叫他儼等，不但自己面子攸關，恐怕還有萬一之變，在天

津那裡施住下，一點沒有頭緒，又跑回來了。自己想想，可以和我畫策的，還只有楊杏園，下了火車，一直便到院中會館來。他一進門，便想和蓋告訴楊杏園，偏偏有一個紅麻子白鬍子的老頭子，坐在他屋子裏，叫他却不好開口。楊杏園看見何劍塵來了，那裏忍得住，便先問道：你在天津去三天，款子籌得怎樣了？何劍塵皺着眉毛說道：不要提起，我自己所指望的，竟是一錢莫名，這却怎樣好？我本想在那裏多住幾天，一來報館裏的事，不能久請你代勞，二來花……說到這裏方覺得傍邊還有一個生人，一時便把話頓住了。楊杏園笑道：不要緊，我們這位胡三老，也是個菩薩心腸的人，最喜歡管人家這些兒女賬，你有話只管說。何劍塵很躊躇的說道：你想想看，那位既脫離了原地，在外面住着，他就恨不早一日離開他們，不然，他就不疑心我，也要妨他們或有變化呀。所以我非急於回來不可。楊杏園道：但是你回了京，款子就有把握嗎？何劍塵把腳一頓道：那裏有把握，說着，又滿臉揶揄笑來，連連對楊杏園拱手道，你還得幫我一點忙。他們在這裏說話的時候，胡三老坐在一邊，一聲不言語，左手摸着鬍子，右手握着兩個核桃，只是得拉得拉的樣。他見何劍塵話說完了，忽地站了起來，對他說道：我來多這回事罷，我借一千塊錢給你老哥，完了這一樁喜事，好不好？何劍塵聽了這句話，真出乎意料之外，但是一看他正正派派的說話，又決不是取笑。便拱拱手道：我剛才進門，忙得過於大意，連你老人家貴姓都沒有問，真是所謂萍水相逢，那裏敢來相煩呢？胡三老漲紅了臉道：何先生你以為我這一大把鬍子的人，還和你取笑嗎？你莫瞧不起我鄉下老頭兒，拿出萬把銀子來，那邊真不算一回事呢。楊杏園聽見胡三老說借一千塊錢給何劍塵，這一喜非同小可，正想接嘴，不料何劍塵三言兩語，把老頭子就說僵了。

把一樁極好的事情，幾幾乎弄壞，連忙對他使個眼色，教他不要多說話。便笑著對胡三老道：你老人家說話，說得到，作得到，我是知道的。你老人家在興頭上，只管幹這些英雄豪傑的勾當，可是將來令郎聽見了，不知道底細，還說我作晚的，匹廝老前輩，請你老人家借出整千塊錢來，給一個不認識的人，幹這不要緊的事情，豈不冤枉？弄到那個時候，何先生一刻兒又拿不出錢來還債，反弄得大家不好，你老人家以爲如何？胡三老道：不要緊，我作我的事，那裏許他們說一個不字。你若以爲我是玩話，我明天就拿錢交出來，好不好？說着又對何劍塵道：朋友！你和我并不認識，要我借一千塊錢給你，交情上，是談不到。老實話，我是看在那位小姑娘的面子上，借錢給你的，我見他怪可憐的，借了錢給你，就好教他跳出火坑了。這老頭子夾七夾八說上一遍，何劍塵一點摸不着頭緒，楞了許久，說不出話來。楊杏園笑道：這話還得我告訴你呢。你那天上天津去！不是在我這裏說許多話嗎？老先生睡在隔壁屋子裏，就全聽見了。你去後，他老人家問我，我自然都說出來。他就很佩服花君。昨日花君打電話來請我去，問你的信息，老先生他正在這裏，他說杜十娘這樣的人，難道現在也是有的，就要一路去看看。見了面之後，他自信老眼之非花，認花君是個有覺悟的女子，所以今日慨然借這筆錢給你，是君子成人之美之意。你不知道，老先生就是這個脾氣，要幫忙，不在乎交情深淺，他老人家常常自比兒女英雄傳裏的鄂九公，其胸襟也就可想而知了。何劍塵聽了楊杏園這一番話，早已心領神會，便對胡三老恭恭敬敬作了三個揖說道：我是不知道有這番經過，要是知道，決不會推辭的。說到這裏，又於胡三老一拱手道：那末，就全仗您這位老黃衫客了。胡三老笑道：黃衫客這個獨呼，却不敢當，你也不是李益一流的人，

我這一千塊錢，不過是借給你，暫救目前之急，又不是送給你；要是白送給你，那才算得是俠義作事啦。何劍塵道：不然，君子濟貧不濟富，我並不是借錢還不起的人，自然犯不着要老先生白送。倘若真是窮小子，老先生真送一千塊錢給我，也未可知哩。這句話胡三老頗聽得入耳，摸摸鬍子，點一點頭道：這話很對。楊杏園心裏想道：何劍塵這人，真會看風轉舵，居然大拍起來了，我索興緊這老頭兒一把，別讓煮熟的鴨子飛了。便哈哈大笑道：今日之事，痛快已極，我要浮一大白。說着，拿出一塊錢來，叫長班去買上好的三斤花雕，又打電話給通商飯莊，叫他送幾樣大碗菜來。對胡三老道：你老人家常說我不配陪您喝酒，這位何先生却有個上斤的量，回頭可以和您比比了。胡三老道：喝酒我是不推辭的，不過這位何先生還沒有謝我，他怎好和我先吃起你的。來楊杏園道：有酒就喝，管他是誰的。今天算我代他謝您，明天他再還我的禮，你老人家來個雙份兒，好不好嗎？說說笑笑，一會子，菜酒都來了。楊杏園便叫長班胡二拿出一把大壺，把酒燙的滾熱，然後將菜擺在桌上，點起燈來，三個人便開懷暢飲。喝到一個鐘頭以後，胡三老一人，差不多喝了一斤半，忽地站了起來，把背心一脫，搭在胳膊上，在大袖子裏，抽出一條毛絨手巾，只揩頭上的汗。說道：不能喝了，再喝就要抬回去了。說着，踉踉跄跄，就走了出來。楊杏園一時沒攔住他，他已經出門了，心裡正怕他捧着，只聽見院子裏撲咚一聲，接上一句哎喲，大家都嚇了一跳。要知怎麼樣了，且聽下回交代。



